我的昨天正在不断消失，我的明天仍是个未知数，那么，我该为什么而活呢？

我为每一天而活，我为当下而活。

我想念我自己

[美] 莉萨·吉诺瓦（Lisa Genova）/ 著　陈嘉宁 / 译



当智慧、尊严、思绪、记忆都被脑中的橡皮擦拭去，

你是谁？你还可以是谁？

即使遗忘，即使被摧毁，爱就是救赎，就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东西

奥斯卡封后之作《依然爱丽丝》原著小说，感动全球

主演朱丽安·摩尔凭此片横扫近30项影后大奖　“暮光女”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催泪演绎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我想念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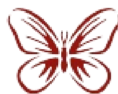
作者:[美]莉萨·吉诺瓦

译者:陈嘉宁

ISBN:9787508678030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谨以本书纪念安吉
并献给阿莱娜



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她大脑中离耳朵不远的区域，就已有神经元[注]开始死亡，然而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悄然进行，她不可能感觉得到。有人会认为，是巨大的隐患导致神经元开始自我毁灭。然而，不管是分子的谋杀还是细胞的自杀，它们都没能在临死之前警告她日后将要发生的事。

---

1. 神经元：又称神经细胞，是构成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译者注

2003年 | 9月

爱丽丝坐在卧室的书桌前，听到约翰急匆匆地奔走于楼下各个房间之间，心神不定。她要在赶飞机前对一篇投递给《认知心理学期刊》的论文进行同行评审[注]，但她刚刚盯着同一句话来回读了三遍，却依然不解其意。闹钟显示的时间是早上7点半，据她猜测大概快了10分钟。她根据这个大致的时间和约翰加快的脚步，判定他急着出门，却有东西找不到了。她一边用红笔轻轻敲着下唇，一边盯着电子钟表上的数字，知道有个声音马上就会响起。

“爱丽？”

她把笔扔到一旁，叹了口气，走下楼去，看到他正双膝跪在客厅的地板上，双手在沙发垫下面摸索着。

“找不到钥匙了？”她问。

“是眼镜。你现在可别给我讲大道理，我要迟到了。”

他慌慌张张地瞥着壁炉架，随着他的目光，她看到摆在上面的沃尔瑟姆古董钟的指针指向8点整。这款钟表以走时准确著称，但他真不应该如此信任它。家里的钟表几乎没有一只能准确报时。爱丽丝过去也经常被它们看似可靠的外表愚弄，现在只看自己的手表。果然不出所料，她走进厨房后，时光又出现倒流——微波炉上显示的时间是6点52分。

她的目光掠过干净整洁的花岗岩台面，蘑菇碗里压着尚未拆封的信件，约翰的眼镜就端坐在旁边——放眼望去没有任何物件会遮挡视线，眼镜也没被什么东西覆盖住。聪慧如他，一个科学家，怎能对眼前的事物如此视而不见？

当然，也有很多东西开始淘气地和她玩捉迷藏，隐藏在家里的各个角落。但她从未在他面前承认过，也没拽上他一起找。就在不久前，她还花了一上午慌里慌张地搜寻黑莓记事本充电器的踪影，先是在家里翻箱倒柜，然后又找遍了办公室，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她束手无策，只得放弃，去商店买了个新的，到了晚上却发现它就在自己床头边的插座上插着，她怎么会忘记检查那里？幸好约翰对这些毫不知情。她把这一切都归因于他们两人手头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忙得焦头烂额，再就是上了年纪。

他站在门口，只顾盯着她手中的眼镜。

爱丽丝笑着对他说："下次再找东西的时候，可以试着假装自己是个女人。"

"我会穿上你的裙子的。别闹了，爱丽，我真要迟到了。"

她把眼镜递给他："微波炉上的时间还早呢！"

"谢谢。"

他就像运动员接过接力棒那样，抓起眼镜就向家门口跑去。

"我周六回来时你会在家吗？"她跟着他穿过门厅，冲着他的背影问了一句。

"现在还不知道，周六实验室很忙。"

他从门厅的桌子上拿起公文包、手机和钥匙，对她说："一路平安，代我拥抱和亲吻莉迪亚。你俩最好别斗嘴。"

她在门厅的镜子中看到他们二人的模样——一个是戴着眼镜、头发棕中泛白、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男人；一个是身材娇小的卷发女人，双手抱在胸前。两个人随时都可以开始那场没完没了的争论，而此前已不知争论过多少回了。她咬紧牙关，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决定压一压火气。

"我们最近见面的时间太少了，周六能不能尽量回家？"她问。

"我知道，我尽量吧。"

他亲吻了她，虽然急着离开，却在这个吻中流连了一瞬，短暂得几乎难以察觉。若不是对他了如指掌，她可能会觉得这个吻无比浪漫，会站在原地，满怀希望地认为它代表的是"我爱你，我会想你的"。但当她望着他匆匆走向街头，只留给她一个背影时，她非常确信刚才那个吻是在告诉她：我爱你，但是如果我周六不在家，可千万别发火。

他们曾经每天早上一起步行至哈佛园[注]。都在离家不到1英里[注]的同一所学校工作，好处自然不胜枚举，但最让她欢喜的是上班路上的相互陪伴。他们总会先去杰里咖啡馆，他点一杯黑咖啡，她要一杯柠檬茶，或冰或热，取决于当时的季节，然后继续前行至哈佛园。他们会讨论一下各自的研究和课业，所在院系的事务，聊聊孩子和晚上的安排。刚刚结婚时，他们甚至会一路牵着手。她十分享受每天两人晨间漫步的轻松和甜蜜，然而后来工作和事业带来的压力让他们变得精疲力竭、焦虑不安。

时至今日，他们分头上班已有一段时间了。整个夏天，爱丽丝一直拎着行李箱四处奔波，去罗马、新奥尔良和迈阿密参加心理学会议，还是普林斯顿大学论文答辩考委会的委员。今年春天，约翰的细胞培养物

需要每天一大早进行一些漂洗工作，可他不相信有哪个学生可以始终如一地每天在实验室露面，所以干脆亲自上阵。她不记得在这之前是为了什么，但她知道每一次分离似乎都合情合理，且只是暂时的。

她回到书桌前继续看论文，却依旧无法专注，后悔没有和约翰就小女儿莉迪亚的事好好吵上一架。为什么他就不能和她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呢，哪怕只有一次？能要了他的命不成？她草草掠过剩下的内容，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一丝不苟，但鉴于她此刻的心绪和紧迫的时间，也只能如此。她写完评语和修改建议，整理完毕后将它装进信封里封好，心怀愧疚地意识到，也许她会漏掉这项研究在设计或阐释上的错误。想到这里，她又在心里暗暗咒骂起约翰，怪他连累自己损害了自身的职业道德。

她重新收拾了一下行李箱。上次出差回来后，里面的行李甚至还没来得及拿出来。她希望以后几个月可以少出点门。秋季学期的日历上只备注了为数不多的几场受邀讲座，她把大部分都安排在了周五，因为这一天她不用上课。明天就是如此，她将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斯坦福大学的秋季认知心理学系列研讨会，进行首场发言。会议结束后，她就去见莉迪亚。她会尽量不和她争吵，但她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做到。

爱丽丝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斯坦福大学中位于校园西车道和巴拿马车道交叉路口的科杜拉会堂。以她东海岸居民的眼光来看，灰泥粉饰的墙面、陶瓦砌成的屋顶和周围郁郁葱葱的园林绿化使这个地方看上去更像是加勒比海滩的度假村酒店，而不是一栋教学楼。时间尚早，但她还是径直走了进去，打算提前坐在安静的礼堂中，再过一遍自己的讲稿。

让她大为吃惊的是，她走进去后发现整个会堂已经水泄不通。一群热情高涨的人将一张自助餐桌团团围住，就像城市海滩上的海鸥那样急切地冲向食物。她本想偷偷溜进去，却发现乔什就站在她的必经之路

上，双腿稳稳地踩在地上，分开的幅度略大，仿佛随时准备朝她扑过来。他是她在哈佛读书时的老同学，也是大家公认的自大狂。

“这么丰盛，是为了欢迎我吗？”爱丽丝笑着开玩笑。

“谁说的？这样的东西我们每天都吃。这是为我们系的一位发展心理学家准备的，庆祝他昨天获得了终身教职。哈佛待你如何？”

“不错。”

“我真不敢相信这么多年你还在那里。要是你哪天待烦了，可以考虑来这儿。”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你现在怎么样？”

“好极了。你演讲完一定要来我的办公室看看，我们最新的建模数据一定会让你惊讶得连下巴都掉下来。”

“抱歉，我去不了。会议结束后我马上就要赶飞机去洛杉矶。”她说，庆幸自己有一个现成的借口。

“哦，那太可惜了。我记得上次见到你还是去年开实验心理学大会的时候，很不巧那天错过了你的讲座。”

“那你今天可有机会好好听一听了。”

“哈，现在连你都开始重复利用演讲稿啦？”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系主任戈登·米勒突然从天而降，成为拯救她的英雄，安排乔什去分发香槟酒。与哈佛一样，香槟祝酒会也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一项传统，为抵达“终身教职”这一人人梦寐以求的职业里程碑的所有教员进行庆祝。在一位教授的职业生涯中，并没有多少可以彰显进步的荣耀时刻，但获得终身教职绝对是值得庆祝的大事，这是

大家公认的。

当人人手持酒杯后，戈登走上了讲台，轻轻敲了敲话筒说：“可以占用大家一会儿时间吗？”

戈登说完后停顿了一下，整个礼堂中只有乔什突然被打断的响亮笑声仍在回荡余音。

“今天，我们会聚于此，庆祝马克被授予终身教职。我相信他对获此殊荣一定激动万分。请让我们为了他日后能取得更多耀眼的成就干杯，敬马克！”

“敬马克！”

爱丽丝和周围的人轻轻碰了碰杯，紧接着大家就迅速回到吃吃喝喝、相互交谈的状态中。当托盘中的食物接二连三地被大家拿光，最后一瓶香槟也终于见底时，戈登再次登上讲台。

“请各位就座，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演讲。”

他等待了片刻，屋里大概有75个人，他等着他们纷纷就座并安静下来。

“今天，我很荣幸向大家介绍今年学术研讨会的第一位演讲嘉宾——哈佛大学享有‘威廉·詹姆斯心理学教授’荣誉称号的爱丽丝·豪兰博士。在过去25年里，她的卓越成就在语言心理学领域树立了众多一流的标杆。在语言机制的研究方面，她开创并始终引领着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今天我们很荣幸能请到她给我们谈一谈语言的概念结构和神经机制。”

爱丽丝和戈登交换了位置，正对着所有注视她的听众。在她等待掌声平息的瞬间，她想起曾有统计数据表明，人们对于公众演讲的恐惧甚

于死亡。但她却热爱公众演讲，十分享受任何一个能在全神贯注的听众面前进行自我表达的时刻——上课、表演、讲故事、组织一场激烈辩论。她还喜欢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遭到挑战的风险越大，听众越是见多识广、咄咄逼人，她就越是兴奋。约翰是位优秀的教师，但一直对公众演讲感到痛苦和惧怕，故十分钦佩爱丽丝在这方面的激情。他对公众演讲的恐惧也许不见得会超越死亡，但超过蜘蛛和蛇还是不在话下的。

“戈登，感谢你的溢美之词。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语言的习得、组织和应用背后的心理过程’。”

这个主题她已记不清讲过多少次了，早就熟记在心，但她并不认为这是偷懒、重复利用。诚然，演讲集中讨论的是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其中有不少是她发现的，而且幻灯片中的一些内容她已经重复使用了好多年，但她依然非常自豪，并不因此就觉得羞愧或怪自己懒惰，因为这些内容，她的这些发现，依然适用于当下，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她的贡献不可磨灭，也推动着未来研究的发展；更何况她肯定还会将新的发现补充在内。

从头到尾，她都无须低头看笔记，轻松自在、生动活泼地侃侃而谈。然而，当演讲进行到大概40多分钟时，她突然卡壳了。

“这一数据显示，不规则动词的使用需要涉及心理……”

她愣是想不起来下一个词。她对讲稿的遣词造句从不进行死板的限制，但此刻却连一个合适的词都想不出来。仿佛这个词从脑海中彻底消失，就连它的首字母、发音或有几个音节都毫无印象，一点儿模糊的印象都没有。

大概是香槟在作怪。通常在演讲前，她都是滴酒不沾。即便她对演讲内容已经滚瓜烂熟，即便是在最为随意的场合，她依然希望尽可能地保持思维的敏捷，尤其是在最后的提问环节——可能充满了针锋相对和

即兴辩论，她希望自己能对答如流。但演讲前她不想因为控制酒量而冒犯到别人，而且当她再次被迫和乔什互损个不停时，喝下的香槟大概有点过量了。

也有可能是时差的缘故。她苦思冥想那个合适的词语和自己张口结舌的合理原因，心跳加速，脸颊发烫。她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忘过词，也从未在公众面前惊慌失措过。要知道，她可经历过不少听众数量远超于此的场合，见过诸多更加令人生畏的大场面。她默默暗示自己深呼吸，忘掉这一刻，继续说下去。

她用“部位”这个并不合适的表达替代了自己忘记的词语，含糊了过去，放弃了自己正在阐述的观点，翻到了下一页幻灯片。方才的停顿对她来说仿佛是显而易见的尴尬，好像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但当她望向听众席上的一张张面孔，想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了自己的卡壳时，却发现似乎没有人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尴尬或恼火。然后，她看到了乔什。他正对邻座的女士窃窃私语，眉头紧皱，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当她乘坐的飞机缓缓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LAX”[注]一词映入眼帘时，她终于想起了那个词：

Lexicon（词库）。

莉迪亚已经在洛杉矶生活三年了。如果她高中毕业后就直接去大学深造，今年春天她就已经毕业了，那样爱丽丝该有多自豪。莉迪亚大概是她三个孩子里最聪明的那一个了，比哥哥姐姐都要聪明，可他们都上了大学——一个去了法学院，一个就读医学院。

莉迪亚没有上大学，而是跑去了欧洲。爱丽丝希望她回来后能更清

楚自己想学什么专业，想读哪所学校。但她却告诉父母，她在都柏林时尝试了一下表演，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种感觉，然后立刻搬去了洛杉矶生活。

爱丽丝几乎崩溃了。黯然神伤之际，她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一局面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莉迪亚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爱丽丝和约翰忙于工作，经常出差，她又一直是个模范生，所以他俩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她，赋予了她很大的自由空间，可以恣意驰骋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为自己打算，完全不曾像其他同龄的孩子那样，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家人的管控。父母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为她树立了杰出的榜样，让她看到若是设定一个适合自己、独一无二的目标，并满怀激情、孜孜不倦地去追求，能够拥有怎样的人生。莉迪亚理解母亲对大学学历的看重，但她也拥有拒绝听从母亲建议的自信和胆量。

更何况，在这场战役中，她不是孤身奋战。爱丽丝与约翰最为激烈的一次争吵便发生在他对这件事发表看法之后。“我觉得她这样挺好的。如果她以后想读大学，还是可以再去读的。”

爱丽丝在黑莓记事本上确认了一下地址，按下了7号公寓的门铃。正当她打算再按一下时，莉迪亚开了门。

“妈妈，你到得挺早啊。”莉迪亚说。

爱丽丝看了看手表。

“我是准时到的。”

“你之前说你的航班8点到。”

“我说的是5点。”

“我的记事本上写的是8点。”

“莉迪亚，是5点45分，我已经到了。”

莉迪亚看起来有些犹豫不决，又有些惊慌失措，好像一只站在公路中央的松鼠，看到对面驶过来一辆汽车。

“对不起，进来吧。”

她们都犹豫了一下，然后拥抱了彼此，就好像在练习刚刚学会的舞蹈，不太确定如何迈出第一步或由谁来领舞；又像是要捡起原本彼此都很熟悉的舞蹈，但由于太久没在一起跳而感到生疏。

透过莉迪亚的衬衣，爱丽丝可以感觉到她脊柱和肋骨的曲线。她看起来太消瘦了，比记忆中至少要瘦10磅[注]。她希望这是她太忙的缘故，而不是由于刻意节食。莉迪亚长着一头金发，身高5.英尺[注]，比爱丽丝还要高出3英寸[注]。剑桥[注]的街头随处可见身材矮小的意大利裔和亚裔女性，莉迪亚在那里极易脱颖而出。但在洛杉矶，在每一场试镜的等候室里，外表和她相似的女孩比比皆是。

“我订了9点的座位。你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回来。”

爱丽丝站在走廊里，探着脑袋环顾厨房和起居室。屋里的家具大都像是从旧货摊上淘来的，或是父母淘汰不用的，凑在一起倒是颇具嬉皮风格——一套橙色的组合沙发、复古风的咖啡桌、《脱线家族》[注]风格的餐桌椅。白色的墙壁上几乎空无一物，只有沙发上方贴着一张马龙·白兰度的海报。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清洁剂味道，好像莉迪亚在爱丽丝到来之前刚刚突击打扫了房间。

其实，屋里有点儿过于干净了，没有四处乱放的影碟和光盘，没有随手扔在咖啡桌上的书或杂志，冰箱门上也没有贴照片，到处都寻觅不到能体现莉迪亚的兴趣爱好的生活迹象。住在这里的可以是任何人。接着，爱丽丝在身后那扇门左侧的地板上看到了一堆男式的鞋。

“跟我说说你的室友吧。”莉迪亚拿着手机，刚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爱丽丝就说道。

“他们都去工作了。”

“什么工作？”

“一个是酒吧侍者，一个送外卖。”

“我以为他们都是演员。”

“他们的确是。”

“这样啊，他们叫什么来着？”

“道格和马尔科姆。”

虽然只有那么短暂的一瞬，但爱丽丝还是看了出来，她在说出马尔科姆的名字时脸红了。莉迪亚也发现她有所察觉，眼神开始闪烁，紧张地避免和母亲对视。

“要不我们出发吧？餐厅说可以早点接待我们。”莉迪亚说。

“好，我先去下洗手间。”

爱丽丝一边洗手，一边查看洗手池边桌子上摆放的物品——露得清洗面奶和保湿霜、汤姆牌薄荷味牙膏、男士除臭剂、一盒倍得适卫生棉条。她思索了片刻，自己好像已经整个夏天没来月经了。上一次是在5月份吗？下个月她就满50岁了，自然不必担心怀孕的问题。她还没有感受到潮热或夜间盗汗，但并非所有更年期女性都会出现这些症状。她定会安然度过。

在擦干双手时，她注意到莉迪亚的美发用品后面放着一盒特洛伊牌安全套。待会儿她还要再打听一下这两个室友，尤其是那个马尔科姆。

她们来到一家名为“常春藤”的餐厅，这是洛杉矶市区一家很新潮的餐厅。坐在室外露台上的一张餐桌前，母女二人点了两杯酒——莉迪亚点了意式浓缩马天尼，爱丽丝要的是美乐红葡萄酒。

莉迪亚问：“爸爸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写得怎么样了？”

看来最近他们通过电话了，而爱丽丝上次接到她的电话还是在母亲节。

“完成了，他自豪得很。”

“安娜和汤姆怎么样？”

“很好，很忙，工作很努力。你是怎么认识道格和马尔科姆的？”

“有天晚上我在星巴克上班，遇到了他俩。”

餐厅侍者出现了，她们各自点了晚餐，又加了一杯酒。爱丽丝希望酒精能稀释两人之间紧张的气氛。这种情绪重重地压在心头，好像随时都能冲破她们之间像透写纸一样轻薄的对话。

“你是怎么认识道格和马尔科姆的？”她问。

“我刚刚已经和你说过了，为什么你从来都听不进去我的话？有天晚上我正在星巴克工作，他们走了进来，聊着找室友的事情。”

“我还以为你在一家餐厅当服务员。”

“是的，我工作日在星巴克工作，周六晚上做服务员。”

“听起来没有多少时间去演戏。”

“我现在什么都没演，但在上讲习班的课，还参加了很多试镜。”

“什么样的课？”

“迈斯纳方法课(注)。”

“试什么镜呢？”

“电视和平面媒体。”

爱丽丝旋转着杯中的红酒，喝下了最后一大口后抿了抿嘴唇。“莉迪亚，你在这里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我没打算放弃，如果你是想问这个的话。”

酒精开始起作用了，却和爱丽丝期望的效果相反。它反而成了燃料，点燃了那层薄如蝉翼的透写纸，让她俩之间的紧张气氛完全暴露了出来，并开始控制这场剑拔弩张又无比熟悉的谈话。

“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难道等你到了30岁，还要在星巴克工作吗？”

“到那时还有8年呢！你知道自己8年后会做什么吗？”

“是的，我的确知道。到了一定年纪，你要学会负责任，要付得起医疗保险、房贷，要为退休后存钱。”

“我有医疗保险，而且没准儿我真能成为一个演员呢，你知道吗？有人就做到了。他们挣的钱可比你和爸爸的加起来都要多得多呢！”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我没有变成你吗？”

“小点儿声。”

“别告诉我该做什么。”

“我不想让你成为我，莉迪亚。我只是不想让你限制自己的选择。”

“你是想替我做选择。”

“不是。”

“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我想做的事。”

“什么事？给人端超大杯的拿铁吗？你应该去读大学，你现在这个年纪应该去学习。”

“我在学习啊！我只是没有坐在哈佛的教室里，为了在政治学考试里拿个A而拼命折磨自己。我现在每周要上15个小时正儿八经的表演课。你那些学生每周又能上多少小时的课呢？有12个小时吗？”

“这不是一回事。”

“不过爸爸觉得是，他还给我交了学费。”

爱丽丝紧紧攥着裙边，双唇紧闭，她接下来想说的话并不是针对莉迪亚的。

“你甚至都没来看过我的演出。”

但约翰来过。去年冬天，他独自坐飞机前来，看了一出她出演的话剧。爱丽丝当时要事缠身，忙得不可开交，没有腾出时间。她望着莉迪

亚痛苦的眼神，却全然记不起当时在忙些什么。她对于演员这个行当本身并不反感，但是认为女儿这种一意孤行的追求，倘若没有学历的保障，就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草率行为。如果她现在不去读大学，没有获取某一领域的基础知识或正规培训，如果她没有高学历，一旦在这一行里没什么起色，该怎么办？

爱丽丝想到了洗手间里的安全套。如果莉迪亚怀孕了怎么办？爱丽丝担心她有一天会陷入生活的困境，一无所成，悔恨不已。她望着自己的女儿，感觉她浪费了太多潜力，挥霍了太多时间。

“青春一去不复返，莉迪亚。人生很快一晃而过。”

“我同意。”

晚餐端了上来，但她俩谁也没有拿起刀叉。莉迪亚用人工刺绣的亚麻布餐巾轻轻擦拭着双眼。她们总是陷入同样的争吵。爱丽丝感觉她们像是在用头部撞击混凝土墙，不仅毫无成效，还给两人带来了永久的伤害。她希望莉迪亚能感受到她的期望中的深深爱意和明智之处。她想跨过餐桌，拥抱女儿，但两人之间隔了太多盘子、杯子，还有多年的隔阂。

和她们相隔几张桌子的地方突然陷入一阵混乱，将她们的视线吸引过去。闪光灯咔嚓作响，一小群顾客和服务员将一个长得有点儿像莉迪亚的女人团团围住。

“那是谁啊？”爱丽丝问。

“妈妈……”莉迪亚的语气中透露着嫌弃和不满，这是她早在13岁时就已熟练掌握的语气，“那是詹妮弗·安妮斯顿(注)。”

她们用完晚餐，只谈论了些安全的话题，诸如食物和天气。爱丽丝还想再挖掘一下莉迪亚和马尔科姆的关系，但莉迪亚的情绪依然余火未

熄，释放着余热。爱丽丝担心会再次引发争吵，于是付了账单，离开了餐厅，酒足饭饱却并不心满意足。

“女士，请等一下！”

刚刚接待过她们的服务员从人行道上追了过来。

“您落下了这个。”

爱丽丝踌躇了片刻，努力想搞清楚为什么服务员会拿着她的黑莓记事本。她并没有在餐厅里用它查看邮件或日程表。她觉得记事本应该一直在包里，但其中并没有。她一定是在掏钱包付钱时拿出了它。

“谢谢你。”

莉迪亚不解地望着她，似乎想说些什么与食物和天气无关的话，但始终没有开口。她们一路沉默着走回了公寓。

“约翰？”

爱丽丝站在门厅，握着行李箱的把手，等待着回应。她面前的地板上散落着一沓无人认领的信件，最上面压着《哈佛杂志》。客厅里的钟表嘀嗒作响，冰箱发出轻轻的嗡鸣声。她身后是一个温暖和煦的傍晚，而屋里的空气却阴冷污浊，仿佛无人居住。

她捡起信件，走进厨房，手里拉着的行李箱就像一只忠诚的宠物跟随在她的身后。她的航班延误了，就算按照微波炉上显示的时间，现在也已经很晚了。他已经工作了一整天，整整一个星期六。

电话答录机上的红色指示灯没有闪烁，只是直直映入眼帘，让她不敢对视。她看了看冰箱门，上面没有留言，什么都没有。

她的手依然紧紧握着行李箱的拉杆，站在昏暗的厨房里，望着微波炉上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走过了好几分钟。脑海中最初冒出的那个声音越来越响亮，另外那个失望却宽容的声音渐渐平息为微弱的耳语。她想过给他打电话，但那个强烈的声音立即否决了这一想法，并一一驳回了所有理由。她想过不去在意，但那个声音此刻渗透了她的身体，在她的腹腔中回响着，在她的每个指尖上颤动着，如此强烈，无处不在，让她无法忽视。

她怎会感到如此困扰？他只是在做实验，无法抽出身来回家罢了。这又不是第一次，之前类似的状况已经不计其数了。这就是他们的工作，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脑海里的声音说她是个愚蠢的傻瓜。

她在后门旁边的地板上看到了自己的跑鞋。也许出门跑跑步会感觉好一些，这正是她此刻所需要的。

平时她每天都会跑步，已经坚持了很多年，视跑步如吃饭和睡觉，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哪怕到了半夜或遇上狂风骤雨，她也会挤出时间去慢跑。但在过去几个月里，她似乎忽略了自己的这一基本需求。这段时间太忙了。她系好鞋带，告诉自己没有费力带跑鞋去加州是因为她知道就算带了也没空去跑。但事实上，她只是在打包时忘记了。从位于波普拉街的家中出发，她总是一成不变地跑过同样的路线——沿着马萨诸塞大道，穿过哈佛广场到达纪念大道，沿着查尔斯河一直跑到麻省理工学院门口的哈佛桥，再跑回来。全程往返距离大概5英里多一点，用时45分钟。她一直向往参加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但每年都会非常实际地意识到，自己实在没有时间为那么长距离的跑程进行专门训练。也许未来有一天她会参加的。对于她这个年纪的女性来说，她保持着绝佳的身体状态。她相信自己可以健健康康地跑进60岁。

人行道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和十字路口处不时经过的车流拥挤在她穿过哈佛广场的第一段路上。在周六的这个时间，街上到处水泄不通，大

家兴致高涨。人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在街上逛来逛去——在街角等绿灯，在餐厅外等位，在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在并排停了两列的汽车旁等待几乎不可能空出来的收费停车位。在刚出门的这头10分钟里，她需要密切注意周边的动静，才能安全穿行，但一旦经过纪念大道，到达查尔斯河，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迈开步子，专心致志地跑起来。

如此舒适和明朗的傍晚吸引了很多人来到查尔斯河边，但河滨草坪似乎依然没有剑桥街道上来得拥挤。像往常一样，四周的人都在慢跑、遛狗、散步、轮滑、骑自行车，有些女人推着婴儿车慢跑。爱丽丝就像一个在熟悉路段驾驶的经验丰富的司机，只需对四周的环境保持大概的认知。她沿着河岸开始奔跑，放空了思绪，只能听到脚下的耐克鞋踏在地面上的声音，和自己的呼吸保持着协调的节奏。她没有在脑海中重放和莉迪亚的争执，没有理会咕咕直叫的肚子，也没有去想约翰，她只是往前跑去。

她像往常那样，在返程时到达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公园后就不再跑动，那是毗邻纪念大道的一小块修剪整齐的草坪。此刻她的头脑变得清醒，全身放松，充满活力。她开始慢慢往家里走去。公园的形状像一个漏斗，延伸出一条两侧摆放着长凳的宜人走廊，直到哈佛广场，两头连接起查尔斯酒店和肯尼迪政府学院。

她走到走廊的另一端，站在艾略特街和布拉特尔大道交叉的十字路口，正准备迈步时，突然有一个女人用大得惊人的力气抓住她的胳膊，说：“你今天想过天堂吗？”

这个女人用犀利坚定的目光注视着爱丽丝。她一头长发的颜色和发质都像极了蓬松的钢丝球，胸前挂了一块自制的标志牌，上面写着“美国忏悔，信耶稣离罪”。哈佛广场上总有人在宣扬上帝，但从没有人如此直接与亲密地和爱丽丝单独接触过。

“不好意思。”她说着，注意到车流中出现了空隙，便赶快逃到了街

对面。

她想继续前行，却呆立在了原地。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回头望向街对面，钢丝球头发的女人正沿着走廊追随另一个“罪人”。走廊、酒店、商店、毫无规律地蜿蜒着的街道……她知道自己身处哈佛广场，却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回家。

她又尝试辨认了一下四周，这次更加仔细认真——哈佛广场酒店、东山运动用品商店、迪克逊兄弟五金店、奥本山大街……每一处她都无比熟悉，她经常来到这个广场，已经有超过25年的时间了，却不知为何怎么都无法在脑海中拼凑出一张地图，告诉她自己居住的地方与此处有何关联。在她的正对面，有一个黑白的圆形标志，上面标着字母“T”，那是通往红线地铁和公交车的入口，但哈佛广场有三个这样的入口，她无从判断这到底是哪一个。

她心跳加速，开始出汗。她告诉自己，这都是跑步之后的正常反应。但她站在人行道上，却感觉更像是惊慌。

她决定再往前走一个路口，然后又走过了一个，双腿已经失去知觉，仿佛每迈出困惑的一步都有可能跌倒。哈佛纪念品商店、卡都洛餐厅、街角的书报摊、街对面的剑桥游客中心以及那边的哈佛园。她安慰自己，她依然可以阅读和辨识，却毫无用处。这一切都脱离了熟悉的环境，独立存在。

行人、汽车、巴士以及各种各样难以忍受的噪音交织在一起，冲击着她的神经，从她身边经过。她闭上了双眼，倾听着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和耳后“突突”的脉搏声。

“这一切都快结束吧。”她轻轻说。

然后她睁开了眼睛。刹那间，如梦初醒，那种感觉消失了，周遭的

一切突然就“啪”的一声完美回归了原位——哈佛纪念品商店、卡都洛餐厅、妮妮书报摊、哈佛园……她豁然开朗，立刻明白自己应该在路口左转，沿着马萨诸塞大道往西走。她的呼吸变得轻松起来，不再在离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诡异地迷失方向。但她刚刚确实在离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诡异地迷了路。她没有再跑步，但尽量加快了脚步。

她终于转到了居住的街道上，这是一条安宁静谧、绿树成荫的住宅区马路，距离马萨诸塞大道只有几个路口。她走在这条路上，自己的家也进入了视线，她感到安全多了，虽然还算不上完全安全。她直视着房子的大门，双腿继续迈动，期待着只要自己走进门厅，看到约翰——如果他在家的话，心中像波涛一样汹涌的焦虑就能退去。

“约翰？”

他在厨房门口出现了，没刮胡子，发型活像科学怪人，眼镜架在头顶，吮吸着一根红色的冰棒，穿着灰色T恤衫。他已经一夜未眠。正如她期望的那样，她的焦虑正渐渐退去，但她的力气和勇气好像也随之消失，一下子变得脆弱不堪，想要瘫倒在他的怀中。“嘿，我正纳闷你去了哪里呢，打算在冰箱上给你留张字条。你怎么样？”他问。

“什么怎么样？”

“斯坦福啊。”

“哦，很好。”

“莉迪亚怎么样？”

在莉迪亚那里以及到家后发现他不在时感受到的背叛和伤害，本来已经因为跑步带来的舒缓而淡去，却又因莫名其妙的迷路被恐惧替代，现在已重新占了上风。

“你说呢？”她问。

“你们俩吵架了。”

“你在给她的表演课付学费？”她指责道。

“哦，”他用已被染红的嘴唇吮吸着剩下的一点儿冰棒，“你看，我们能不能以后再谈这事儿？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讨论。”

“那就腾出点儿时间来，约翰。你背着我，偷偷地帮她，让她能继续漂泊在外，而我到家时你也不在，我刚才还……”

“但我到家时你也不在。你跑得怎么样？”

从他避重就轻的问题中，她听出了他简单的逻辑：如果她回家后选择等他，如果她回家之前给他打了电话，如果她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没有去跑步，那么现在他们可能已共度了一个小时的时光。她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好吧。”

“对不起，我已经尽量等你久一点儿了，但现在真的需要赶回实验室。今天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天，我们得出了非常棒的结果，但实验还没完成。我得赶在明早开工之前把数据分析完。我回家就是为了看你一眼。”

“我现在就得和你谈谈。”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爱丽。咱俩在莉迪亚的事儿上一直看法不一致。你就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不能。”

“你愿意和我一起出门，在路上谈谈吗？”

“我不想去办公室，我需要待在家。”

“你需要现在谈谈，你需要待在家，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黏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别的事？”

“黏人”这个词击中了她脆弱的神经。“黏人”意味着脆弱、依赖他人和病态，她的父亲就是如此。她一生中一直在尽力不让自己变成他那样。

“我只是累坏了。”

“你看，你需要缓一缓。”

“我需要的不是这个。”

他等待着她接下来的喋喋不休，但她停顿了太久。

“你看，我走得越早，就能回来得越早。你去休息吧，我晚上晚些时候就回来了。”

他亲吻了一下她大汗淋漓的额头，走出了家门。

她站在他转身离去的门厅，没有一个人可以听她倾诉或吐露心声。她感觉刚才在哈佛广场的经历引发的情绪波动瞬间淹没了她。她坐在地板上，倚靠着冰冷的墙面，望着放在大腿上不停颤抖的双手，仿佛它们不属于自己。她努力像跑步时那样调整呼吸。

几分钟后，她终于平静了下来，可以厘清思绪，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想到了在斯坦福演讲时忘记的那个词，还有她迟迟未来的月经。她站起身，打开笔记本电脑，用谷歌搜索了“更年期症状”。

弹出的一长串搜索结果占满了屏幕，多得让人吃惊——潮热、夜间盗汗、失眠、极度疲劳、焦虑、晕眩、心律不齐、抑郁、烦躁易怒、情绪起伏、迷失方向、意识模糊、记忆衰退……

迷失方向、意识模糊、记忆衰退……这个有，这个有，这个也有……她倚靠在椅背上，手指插进黑色的卷发间梳理着，望着面前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的高高书架上摆放的照片——她从哈佛毕业、她和约翰在婚礼上跳舞、孩子们小时候的全家福、安娜婚礼上的全家福。她又看了看电脑屏幕上那一长串症状。这只是一个女人要经历的一个人生阶段罢了，每天都有无数的女性身处其中，没有什么会危及生命，没有什么不正常，一切都再自然不过。

她写了个字条，提醒自己和医生预约做个检查。也许她应该试试雌激素替代疗法[注]。她又看了一遍各项症状——烦躁易怒、情绪起伏……她想起了最近和约翰之间嗞嗞作响的导火索……这一切都找到了根源。她心满意足地关上了电脑。

她又在黑暗的书房中坐了一会儿，倾听着房中的寂静和邻居家烧烤架上的嗞嗞声响。她闻到了汉堡中烤肉的香味。不知为何，她不再感觉饥饿。她用水吞服了一个多种维生素片，没有收拾行李箱，读了几篇《认知期刊》上的文章后就上床睡觉了。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刻，约翰终于回来了。他压在床上的重量把她弄醒了，但也只是轻微惊动了一下。她保持安静，装作仍在熟睡的样子。他工作了一整天，又加班到深夜，一定累坏了。他们可以明天早上再谈莉迪亚的事，而她也会为自己最近敏感多疑和喜怒无常的表现道歉。他温暖的手放在她的臀上，和她紧紧相拥。她的颈部感受着他的呼吸，沉沉睡去。她确信自己安全了。

---

1. 同行评审：一位作者的学术著作或计划由同领域的其他专家学者加以评审，决定是

否予以投送发表。——编者注

2. 哈佛园（Harvard Yard）是哈佛大学校园中最富历史意义的中心地带，包括诸多标志性建筑和创始人约翰·哈佛的塑像，大一新生的宿舍也多位于此。——译者注
3. 1英里约等于1609米。——编者注
4. “LAX”是“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缩写。——译者注
5. 1磅约等于0.907斤。——编者注
6. 1英尺＝30.48厘米。——编者注
7.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8. 这里指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是哈佛大学的所在地。——编者注
9. 《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是一部1969年播出的美国情景喜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推出了一系列续集电影。——译者注
10. 迈斯纳方法（Meisner Technique）是由美国“方法派”的三大代表人物之一、戏剧大师桑福德·迈斯纳在多年戏剧表演实践和理论研究基础上研发的一套表演训练方法，主张演员应当“在想象的环境中真实地生活”。——译者注
11. 詹妮弗·安妮斯顿：美国著名女演员。——编者注
12. 雌激素替代疗法：指当患者体内缺乏雌激素时，通过注射含有该激素的药物改善症状，通常用于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征。——编者注

2003年

10月

“这下可得消化会儿了。”爱丽丝说着，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是啊，这些肉馅玉米卷饼简直是巨无霸。”丹跟在她身后，咧嘴笑着说。

爱丽丝用手中的笔记本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胳膊。他们刚刚参加完一场一个小时的午间研讨会。丹是四年级的博士生，外形有一种J.克鲁[注]的风格——精瘦强健，一头干净清爽的金色短发，阳光自信的笑容。从外表上看，他和约翰毫无相似之处，但他浑身散发的自信和幽默感经常让她想起年轻时的约翰。

丹的研究论文在经历了几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终于步入了正轨。他非常享受其中，爱丽丝发现这一点时很开心，并希望他能将其转化为持久的热情。当成果纷至沓来时，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做研究的诱人魅力，而坚持下去的小窍门就是在成果并没有如约而至、而原因又难以捉摸时依然不离不弃。

“你什么时候去亚特兰大？”她一边在桌上的论文里迅速翻找着修改好的丹的研究论文，一边问他。

“下周。”

“那你可以在走之前把论文交上来，基本可以定稿了。”

“我真不敢相信我要结婚了。老天，我真是老了。”

她找出论文，递给了他：“得了吧，你可一点都不算老。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

他坐下来翻阅着论文，皱着眉头看着页边空白处的红色批注。引言和结论是爱丽丝可以倾注自己的毕生所学和渊博知识最多的部分，能让丹的成果看起来更加充实丰满，描述更加完善，能让人更加直观地看出这篇新论文是如何融入过去以及当下的语言学研究整体架构之中，以及应该如何定位。

“这里写的是什么？”丹指着一处潦草的红色字迹问。

“集中注意力和分散注意力的差别效应。”

“出处是哪里呢？”他问。

“嗯……嗯……是哪里呢？”她紧闭着双眼问自己，希望第一作者的名字和发表年份能自动浮出记忆的水面，“你看，人老了就是这样。”

“得了吧，您也不算老。别担心，我可以自己查。”

对于任何从事严肃科研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记忆负担便是记住已发表的科研成果的年份、实验细节和作者。爱丽丝让她的学生和博士后们最为敬佩的地方就在于，她经常能轻而易举地说出和某一现象相关的7项研究，以及它们各自的作者和发表年份。他们系里的大多数资深教授都有这个本事，实际上，他们私底下一直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竞争，看谁对自己研究学科的“图书馆”拥有最全面的记忆，具备随时可以搜索援引的大脑目录。在这一方面，爱丽丝可以毫无争议地荣登榜首。

“奈伊，《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2000年！”她大声说。

“您这个本事总能让我叹为观止。说真的，您到底是怎么记住那么多信息的？”

她笑了，欣然接受了他的称赞：“你会知道的，就像我说的，你才刚刚开始嘛。”

他浏览完剩下的内容，眉头舒展开来：“好了，我太兴奋了，看起来不错。太感谢了，我明天就改完交给您！”

他脚步轻快地走出了她的办公室。这项任务完成了，爱丽丝看了看自己写在一张黄色即时贴上的待办事宜清单，它就贴在她台式机屏幕上方的吊柜上。

认知课 √

午餐研讨会 √

丹的论文

埃里克

生日晚餐

她在“丹的论文”后面画上了一个心满意足的对钩。

埃里克？这是什么意思？

埃里克·韦尔曼是哈佛心理学系的主任。她是想告诉他什么事，还是想询问他什么？抑或是要和他开会？她查了下自己的日程表——10月11日旁边写着“生日”，但没找到任何和埃里克有关的信息。埃里克。这也写得太不清楚了。她又打开了收件箱，里面没有埃里克发来的邮件，

希望不是很紧急的事。她很生气，但相信自己早晚会想起来到底是什么事。她把那张即时贴扔进了垃圾桶，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四张了。她又撕下来一张，在上面写下：

埃里克？

给医生打电话

诸如此类的记忆卡壳总是时不时地探出丑陋的小脑袋来捣乱，让她很是恼火。她一直拖延着，不去联系私人医生，因为她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记忆断片的小插曲只要假以时日，自然就会痊愈。她一直期望可以碰巧从熟人那里得到安慰，了解到这只是这一阶段再正常不过的短暂现象，也就不必再去看医生。然而这样的期望似乎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她所有已步入更年期的朋友和同事都是男性。她终于承认，也许到了该寻求专业医学建议的时候了。

爱丽丝和约翰一起从学校走到茵曼广场的盛宴餐厅。进去后，她看到了大女儿安娜，她已经和丈夫查理等在吧台那里了。他们都穿着整洁得体的蓝色套装，查理搭配了一条纯金色领带，而安娜佩戴了一条珍珠项链。他俩都在马萨诸塞州第三大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几年了，安娜做知识产权领域的项目，查理负责诉讼工作。

从她手中的马天尼酒和尺寸未变的B罩杯胸围来看，爱丽丝可以判断安娜没有怀孕。她已经备孕六个月了，对此没有隐瞒，也没有成功。安娜做什么事都是这样，越是难以达成，她就越想得到。爱丽丝之前曾建议她再等等，不必那么急于完成人生中的下一个重大转折。毕竟她只有27岁，去年刚结婚，而且每周都要工作80多个小时。但安娜用来反驳她的理由是：每一个考虑生孩子的职业女性最终都会意识到，永远都等

不到最佳时机。

爱丽丝担心的是，现在要孩子会影响安娜的事业。就她自身的经历来说，追求终身教授的职位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这并非因为责任变得过于艰巨，也并非因为她自始至终未在语言学领域取得足够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生了三个孩子，在加起来一共两年半的孕期中，她所经历的呕吐、贫血、先兆子痫不可避免地让她分心，不得不放慢事业的脚步。而这三个小人儿出生后的需求则比她遇到过的最为刁难的系主任或最上进的学生提出的要求更加源源不断、旷日持久。

不止一次，她满怀恐惧，眼睁睁看着那些乐于繁育后代的女同事，本应前途无量的事业只能缓慢前行，或者干脆彻底偏离了轨道；也亲眼看着约翰——这位在智力上和她并驾齐驱的男性同行，在事业上大步流星地超越了她，让她感觉很难受。她经常会想，如果他也要经历三次外阴侧切、母乳喂养、如厕训练，无穷无尽单调乏味的日子里反复唱着童谣《公车轮子》，不计其数的夜里只能得到两三个小时的不间断睡眠，他的事业是否还能如今日这般？她对此表示高度怀疑。

正当他们互相拥抱、亲吻、寒暄，对她说着生日祝福的时候，一个一袭黑衣、漂染了一头白发的姑娘走了过来。

“现在你们的人到齐了吗？”她问他们，很友好地笑着，但笑的时间有点儿太久，反而显得不够真诚。

“没有，我们还差一位。”安娜说。

“我在这儿！”汤姆说着，从他们身后走了进来，“生日快乐，妈妈。”

爱丽丝拥抱并亲吻了他，然后才意识到他是一个人来的。

“我们还要再等一下那个……谁吗？”

“吉尔吗？不用了，妈妈，我们上个月分手了。”

“你换的女朋友太多了，我们都要记不住名字了。”安娜说，“需要留个座位给新女友吗？”

“还不用。”汤姆回答，然后对黑衣女孩说，“我们人齐了。”

汤姆更换女朋友的频率是6～9个月换一次，从未持续过太久。他既聪明又热情，相貌酷似父亲，在哈佛医学院读大三，打算毕业后当一名心胸外科医生。他看上去特别需要好好吃上一顿。他颇为讽刺地承认，他认识的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和医生平时吃饭都胡乱对付，永远忙忙碌碌——甜甜圈、一包又一包的薯片、自动售货机里的零食、医院食堂的快餐……也没有人能抽出时间锻炼身体，除非把不乘电梯时的爬楼梯算上。他开玩笑说，再过几年，至少他们能给彼此看看心脏病。

他们刚在一个放着饮品和开胃小菜的半圆形隔间落座，话题就转到了缺席的那位家庭成员身上。

“莉迪亚上一次参加家里的生日晚餐是什么时候？”安娜问。

“我21岁生日时她来了。”汤姆说。

“那几乎是5年前的事了！那是最近的一次吗？”安娜问。

“不，不是那次。”约翰说，但没有给出任何确切的回答。

“我肯定就是那次。”汤姆坚持说。

“不是的。你父亲在科德角的房子里过50岁生日时她来了，那是三年以前。”爱丽丝说。

“她过得怎么样，妈妈？”安娜问。

莉迪亚没读大学显然让安娜很高兴。她短暂的求学生涯从某种意义上保住了安娜在家里的地位——豪兰家最聪明、最成功的女儿。安娜作为家里的老大，是第一个向欣喜的父母展示了自己的才智的孩子，也是第一个获得了“聪明女儿”这一头衔的孩子。虽然汤姆也很聪明，但安娜没怎么在意过他，可能因为他是个男孩。然后，莉迪亚来了。两个女孩的聪明才智不相上下，但安娜要付出全力才能得到全优的成绩，而莉迪亚毫无瑕疵的成绩单却来得毫不费功夫。安娜很在乎这个。两个人都求胜心切、独立自主，但安娜不敢冒险，她只会追求保守和稳妥的目标，保证自己会获得认可和称赞。

“她挺好的。”爱丽丝说。

“我真不敢相信她还在那里。她出演过什么作品了吗？”安娜问。

“她去年参演的那出话剧很不错。”约翰说。

“她在上课。”爱丽丝说。

这句话说一出口，她才想起来约翰在背着她为莉迪亚这些与学位毫不相关的课程提供资助。她怎么忘了和他谈这事？她向他投去愤怒的目光，刚好落在了他的脸上。他感受到了这目光的冲击力，轻轻摇了摇头，揉了揉她的后背。现在不是适合讨论这件事的时间和场合。她晚些时候会和他谈的，如果她能记起来的话。

“好吧，至少她还有事儿做。”安娜说，似乎对于大家都很清楚目前豪兰家女儿们的排名一事感到很满意。

“对了，爸爸，你那个标记实验做得怎么样了？”汤姆问。

约翰探过身去，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那项最新研究的细节。爱丽丝

看着她的丈夫和儿子，看着这两个生物学家全神贯注、条分缕析，都希望能用自己的学识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约翰眼角生出的笑纹即便在他表情最严肃时也清晰可见，在他谈起自己的研究时则变得更深、更生动活泼，双手也十分配合地挥舞着，像极了舞台上的木偶。

她很喜欢看到他这副样子。讲给她听时他没说那么多细节，也没有这般热情，但以前是有的。她仍能大致了解他正在研究的问题，掌握的信息也足够她在参加鸡尾酒会时做出一场像样的介绍和总结，但除去研究梗概便一无所知。只有看到他和汤姆或同事在一起时，她才想起他以前也会和她聊起这些让框架变得丰满的细节。他曾经什么事都对她讲，她也曾经全神贯注地听。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不再如此，不知是谁先失去了兴趣，是他不愿讲，还是她不愿听了？

炸鱿鱼、缅因风味蟹肉焗牡蛎、芝麻菜沙拉、南瓜小方饺全都美味得无可挑剔。用过晚餐后，每个人都故意大声跑着调唱生日歌，引得其他桌上的顾客也慷慨地送出愉快的掌声。爱丽丝吹灭了她那块巧克力熔岩蛋糕上唯一的一根蜡烛。当每个人都举起装有凯歌香槟的细长酒杯时，约翰把他的杯子举得更高一些。

“祝我美丽聪慧的妻子生日快乐！敬你人生中的下一个50年！”

他们一起碰杯，叮当作响，而后一饮而尽。

在洗手间里，爱丽丝细细端详了自己在镜中的脸庞。面前这位女性和自己脑海中的印象不太相符，看起来更为年长。虽然她已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淡棕色的眼睛里却依然显出了疲态，皮肤也显得暗黄松弛。她早过了40岁，但从不觉得自己看起来很老。虽然她很清楚自己正在老去，却没有年老的感觉。最近刚刚迈入的这个新的年龄段不时用不招人待见的更年期健忘宣告它的到来。除此以外，她觉得自己年轻、强壮又健康。

她想到了母亲，她俩长得很像。记忆中母亲的面庞严肃而坚定，鼻子和颧骨处零星散布着一些雀斑，没有任何松弛和皱纹——她没有活到长出这些的岁数。母亲去世时只有41岁，妹妹安妮若是还活着，也有48岁了。爱丽丝试着想象安妮可能变成的样子，想象她今晚也和他们一起坐在隔间里，和她的丈夫、孩子们一起，却想象不出她的模样。

她坐在马桶上后看到了血迹。她来月经了。她当然了解在更年期初期，月经通常会变得不规律，而不是立刻完全消失。但她有可能尚未进入更年期的想法也不可避免地偷偷溜进了脑子里，让她无法忘怀，久久挥之不去。

她的坚定被香槟和血迹瓦解，让她彻底败下阵来。她开始哭泣，大声而痛苦地，哭得喘不过气来。她已经50岁了，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理智。

这时有人敲了敲洗手间的门。

“妈妈？”安娜问，“你没事吧？”

---

1. J.Crew：美国休闲服装品牌，风格简练优雅。——译者注

2003年

11月

塔玛拉·摩耶医生的办公室位于一栋五层写字楼的三楼，在哈佛广场西侧的几个街区外，距离爱丽丝迷失方向的地方不远。候诊室和检查室的墙面和中学里的储物柜一样，是灰色的，上面装饰着印刷出来的安塞尔·亚当斯[注]的摄影作品，镶了框，还有药物的广告，这并没有引发她任何不愉快的联想。摩耶医生担任爱丽丝的私人医生已有22年，通常她来这里只是进行一些常规的检查——体检、加强免疫力，最近则是拍乳腺X光片。

“爱丽丝，你哪里不舒服吗？”摩耶医生问。

“我最近记性不太好，一直觉得可能是更年期症状。大概半年前我停经了，但上个月又来了，所以可能还没到更年期。然后，嗯，我觉得我应该过来问问你。”

“你忘记的具体都是些什么样的事？”摩耶医生一边记录一边问，自始至终没有抬头。

“名字，想说的一些词，黑莓放在哪里了，备忘录里记的是什么。”

“好。”

爱丽丝密切注视着医生的一举一动。她的陈述似乎没有引起她丝毫

特别的注意。摩耶医生听着这些信息，就像一位牧师倾听一个少年承认自己对一个女孩产生了不纯洁的想法。她可能每天都要听很多健康无恙的人发出类似的抱怨吧。这样浪费医生的宝贵时间，爱丽丝几乎要为自己的杞人忧天，甚至愚不可及而道歉了。每个人都会忘记这种事，上了年纪更是如此；再加上更年期，以及她总是一心多用地想同时处理好几件事，脑子里还要想着其他一打乱七八糟的事，这种记忆力衰退的问题立刻显得渺小、普通又无害，甚至在可以合理预测的范围之中。每个人都有压力，每个人都很疲惫。每个人都会忘事。

“我还在哈佛广场迷了路。有那么几分钟，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然后忽然又恢复了正常。”

摩耶医生停下笔，不再在诊断单上记录症状，开始直视着爱丽丝。这件事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

“你胸部感觉僵硬吗？”

“没有。”

“有麻木或刺痛感吗？”

“没有。”

“有没有觉得头痛或眩晕？”

“没有。”

“有没有出现任何心悸的状况？”

“我当时心里怦怦直跳，但那是在迷路以后，更像是恐惧引起的肾上腺素反应。实际上，我记得在那之前感觉非常好。”

“那天还发生了其他什么反常的事吗？”

“没有我刚从洛杉矶回到家，。”

“出现过潮热吗？”

“没有。不过迷路时可能出现了，但我还是觉得那是因为害怕。”

“好。你睡眠怎么样？”

“挺好。”

“每晚睡几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吧。”

“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

“入睡困难吗？”

“不困难。”

“晚上通常要醒来几次？”

“我不记得自己醒来过。”

“每晚上床睡觉的时间固定吗？”

“通常都一样，除非出差的时候，最近出差很多。”

“都去了哪里？”

“这几个月去了加州、新奥尔良、佛罗里达新泽西、，还有意大利。”

“从这些地方回来后生过病吗？发过烧吗？”

“没有。”

“现在在服用什么药物吗？比方说治过敏的、补充剂或者其他你通常不觉得是药物的东西。”

“只有多种维生素片。”

“有没有胃部灼热的感觉？”

“没有。”

“体重有变化吗？”

“没有。”

“小便或者大便时流血吗？”

“没有。”

她飞速问着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还没等爱丽丝来得及厘清这些问题背后的逻辑，就跳到了下一个。她感觉自己就像闭着眼睛坐在过山车上，无法预料会被带向何方。

“有没有感觉比平日更加焦虑或紧张？”

“只有在记不起事情时才有，其他时候没有。”

“你和丈夫相处得怎么样？”

“挺好的。”

“你觉得自己的心情好吗？”

“好。”

“你觉得自己可能是抑郁吗？”

“不会。”

爱丽丝了解抑郁的感受。在她18岁时，母亲和妹妹离世后，她变得食欲不振，虽然一直感到困倦，却无法连续睡上几个小时，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一年多，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过这种感受。这次和抑郁完全是两码事，不用求助百忧解。

“你喝酒吗？”

“只有在社交场合才喝。”

“喝多少？”

“晚餐会喝一两杯红酒，特殊场合可能会稍多一点儿。”

“碰过毒品吗？”

“没有。”

摩耶医生望着她，若有所思。她一边看着笔记，一边用钢笔轻轻敲打着本子。爱丽丝怀疑从那张纸上根本找不到答案。

“这么说，我是更年期吗？”她问，紧紧握着垫了羊皮纸的椅子。

“是的，我们可以测一下你的尿促卵泡素，但你描述的状况和更年期完全吻合。更年期开始的平均年龄是48～52岁，你正好处于这个年龄段。你每年可能还会接着来几次月经，这种状况会持续一段时间，完全正常。”

“用雌激素替代疗法可以改善我的记忆力吗？”

“我们不会轻易给女性使用这种疗法，除非出现了睡眠障碍、严重的潮热或骨质疏松。我觉得你记忆力的问题和更年期无关。”

爱丽丝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大脑，这正是她最为担忧，也是最近才有勇气开始猜测的问题。听到这一专业观点后，她自己琢磨出的合理安全的解释瞬间崩塌。她的身体出问题了，而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知道是什么问题。她强忍住内心愈加强烈的冲动，这股冲动要求她要么逃避，要么立刻离开这个该死的房间。

“为什么无关呢？”

“与更年期有关的记忆紊乱和迷失方向是睡眠质量差造成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女性在认知方面出现问题是因为睡眠不足。当然，你的睡眠质量也有可能并没有你自认为的那么好，你的日程安排和时差可能也会有所影响，也可能你整夜都在担忧烦恼。”

爱丽丝想起以前也由于缺乏睡眠，不止一次地出现意识模糊、思维混乱。在每一个孕期的最后几周、每个孩子出生之后、偶尔为了在截止日期前完成重要工作而熬夜时，她的脑力自然不会处于巅峰状态。但这次她没有经历任何类似的状况，却在哈佛广场迷了路。

“可能吧。会不会因为我上了年纪或者进入了更年期，对睡眠的需求突然增加了呢？”

“不会，通常不会这样。”

“如果原因不是缺乏睡眠，你觉得会是什么呢？”她问，声音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含混不清。

“嗯，我尤为担心的是你迷失了方向。我觉得这也不是血管的问

题，应该再做一些检查。我会让你去验一下血，做一个乳腺X光检查以及骨密度检查，也该查一下了。再做一个脑部核磁共振。”

脑瘤。她甚至还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一个新的侵略者赫然进入了脑海之中，她感受到恐慌再次开始在体内酝酿。

“如果你觉得不是中风，那你安排我做核磁共振是想查什么？”

“能明确排除一些状况总是好的。你先去预约核磁共振，做完后立刻来找我，我们再仔细看看。”

摩耶医生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爱丽丝也没有再强迫她透露自己的猜测，也没有说出自己对可能出现肿瘤的担忧。她们都别无选择，只能拭目以待。

威廉·詹姆斯教学楼是心理学系、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系的大本营，位于哈佛园大门外的柯克兰街上。那片区域被学生们称为“西伯利亚”。然而，地理位置并不是将其与主校区隔离开来的主要因素。这座教学楼永远不会被视作哈佛园里那些古典庄严的学院风建筑的同类，也不会被人当作数学系、历史系和英语系大一新生的宿舍或教学楼，不过倒是很有可能会被误认为室内停车场。它没有多立克或科林斯式的廊柱，没有红砖，没有蒂芙尼彩色玻璃，没有教堂式的尖顶，也没有雄伟的门廊，总之就是没有任何结构特征或细节可以将其明显或巧妙地与所属院校联系起来。它就是一栋210英尺长、平庸无奇的浅褐色大楼，很有可能为B.F斯金纳[注]的箱子实验[注]提供了灵感。因此，它从未出现在新生参观校园的路线中，哈佛台历上的春夏秋冬任意一个月份的配图里都找不到它的踪影，这也是意料之中。

虽然威廉·詹姆斯教学楼的外观的确“不堪入目”，但在楼里面，尤其是从高层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向外望去，景色却十分赏心悦目。爱丽丝的办公室位于10层，她坐在办公桌前喝着茶，面前就是一扇朝向东南的

巨大落地窗，就像一个角度绝佳的取景框，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查尔斯河和波士顿的后湾区风光，让人陶醉。这里捕捉到的景色被许多艺术家和摄影师收入了油画、水彩画和照片中。在整个波士顿地区，办公楼的地毯或墙面上都能找到这样的图案。

爱丽丝自觉幸运，可以随时欣赏到这样的美景，也很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每年的不同时节、每天的不同时段，她窗外的画面永远在以各种奇妙的方式改变着韵律质感。在这个11月的明朗清晨，她眼前的这幅“风景画”——《从威廉·詹姆斯教学楼看到的波士顿秋色》，展现的是阳光照耀在约翰·汉考克大厦的淡蓝色玻璃上，像香槟泡沫一样闪亮；几只小艇在风平浪静、闪耀着银色光泽的查尔斯河上，朝着科学博物馆平稳滑行，就像力学实验中被细线拉扯着前进的物体。

这样的美景也让她对哈佛校园外的生活保持着一种健康的认知和心态。每当希戈石油公司的红白色霓虹标志“CITGO”在芬威球场上方的夜幕中亮起，她只需瞥上一眼，就像听到突然响起的闹钟，神经系统被激活，她从那些自己在其中沉浸了一天的教学事务和责任义务中醒来，触动了回家的心弦。多年前，在她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时，她的办公室位于这栋楼深处的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中，根本无法透过厚实的淡褐色墙壁看到外面的世界。爱丽丝意识不到夜色的降临，经常工作到很晚。曾经不止一次，当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走出大楼后，才惊讶地发现一场从东北部袭来的暴风雪已经把剑桥埋进了一英尺厚的积雪中，而那些工作没有那么投入以及办公室有窗户的同事早就明智地从楼中撤离，去寻找面包、牛奶、厕纸和家门了。

但她现在不能再盯着窗外看了，下午晚些时候她就要去芝加哥参加美国实验心理学会的年度会议，在此之前她有太多工作需要完成。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待办事宜清单：

复审“自然神经科学”论文√

系里会议√

和助教们碰面√

认知课

确定会议海报和日程安排

跑步

机场

她将最后一小口味淡如水的冰茶吸入口中，开始看讲义。今天要讲语义学——研究语言中词语意义的学科，是语言学六个基本分支中的第三个，也是整个课程中她最喜欢的几节课。虽然已有25年的教龄了，爱丽丝依然习惯在课前抽出一个小时备课。当然，事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不管上哪堂课，无须刻意思考，她都能细致入微地讲出75%的内容。但另外那25%则包括深刻的见解、创新技巧或业界目前的发现中有待讨论的要点，而她会利用课前的时间不断完善打磨这一部分的组织结构，授课方式。不断吸收，不断纳入学科最新的进展和信息，让她对教授的课程热情持久，在每一堂课上都做到精神专注。

对于哈佛的教师们来说，科研成果才是事业重心，因此学生和校方都默许了大量教学效果不甚理想的课堂存在。而爱丽丝重视教学的部分原因是自身的信念，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和机会在这一领域启发下一代，或者至少不能让认知领域潜在的下一位思想领军人物放弃心理学，转而投奔政治学。更何况，她就是热爱教学。

做好课前的准备后，她查看了一下邮箱。

爱丽丝：

我们还在等你发送需要加入迈克尔的演讲的那三页幻灯片——一页词汇提取图表、一页语言模型的漫画和一页文本内容。他的演

讲时间是周四下午一点，不过如果能尽早把你的幻灯片加进去会更好，这样他就能对整个流程更加熟悉，并确保在规定时间内结束演讲。你可以把幻灯片发给我，或者直接发给迈克尔。

我们已入住凯悦酒店。芝加哥见！

谨致问候。

埃里克·格林伯格

一只积满了灰尘的冰冷灯泡在爱丽丝的头脑中突然亮了。这就是上个月的备忘录中那个神秘的“埃里克”所代表的事情，和埃里克·韦尔曼毫不相关，而是提醒她要给埃里克·格林伯格发送几页幻灯片。后者是她在哈佛的前同事，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之前爱丽丝和丹曾经做过三页幻灯片，内容是丹和埃里克的博士后学生迈克尔合作完成的一项简易实验。迈克尔想把它们囊括到实验心理学会的发言当中。为了避免待会儿又有什么事情让她分心，爱丽丝立刻给埃里克发送了邮件，并表示了最诚挚的歉意。幸好他及时收到了，还有很多准备时间，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爱丽丝上认知课的礼堂很大，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但这就是哈佛一贯的风格。礼堂里带有软垫的蓝色座椅远比这堂课的报名人数多出几百个。教室后面有一个技术先进、效果一流的视听区域，前面悬挂着和电影院银幕尺寸一样大的投影屏。三个技术人员忙着给爱丽丝的电脑插上各种数据线，检查了灯光和音效。学生们陆续走了进来，爱丽丝打开了笔记本电脑中名为“语言学课程”的文件夹。

里面一共有六个幻灯片文件，分别是“语言习得”、“句法”、“语义学”、“语言理解”、“语言模型”和“语言病理学”。爱丽丝又读了一遍文件名称，却记不起今天该讲哪一课。她刚刚才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备课，现在竟不知道要讲什么了。是“句法”吗？每一个名字看起来都很熟悉，却没有哪个显得更为特别。

自从见过摩耶医生后，爱丽丝每忘记一件事，心中的不祥预感都会变得更加强烈。这和她忘记黑莓充电器放在了哪里或者约翰找不到眼镜不是一回事，这次的感觉很不寻常。她开始用一种痛苦而多疑的声音在心底告诉自己，她可能得了脑瘤。她还告诉自己，在摩耶医生告知她进一步的情况之前，不要惊慌失措或是让约翰担忧，但不巧的是，爱丽丝只能等到下周实验心理学会议结束后去见她。

她下定决心要熬过接下来的一小时，于是沮丧地深深吸了一口气。虽然她不记得今天要讲的课程，但至少还知道下面坐着的听众是谁。

“有人能告诉我你们的课程大纲上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爱丽丝问全班同学。

几个学生略显犹豫地一齐回答：“语义学。”

她跟自己打赌，至少会有几个学生愿意抓住这个机会为老师提供显而易见的帮助或彰显自己的能力，她赌赢了。她毫不担心会有哪个学生觉得她不知道今天的上课内容是件多么严重或奇怪的事。本科生和教授之间在年龄、学识和影响力方面都存在着深不见底的巨大鸿沟。

更何况，一个学期的课上下来，他们都已经目睹了她在课堂上展现出的才华，也为她在这一领域所占据的权威地位而惊叹。就算有哪个学生对此想得多些，大概也只会猜测她是因为埋首于比心理学256号课程重要得多的事务，以至上课前没有抽出时间来看一眼课程大纲，绝不会想到她才花了一个小时专心看过语义学的讲义。

阳光灿烂的晴天到了晚上就变得多云阴冷，冬天正式来挑逗人们了。昨夜的一场大雨将树上尚未飘落的叶子几乎全都打落在地，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季节而言显得有些单薄。爱丽丝穿着加绒外套，舒适温暖，走在回家的路上，享受着秋天冷冽的气息。她的双脚踩过地上成堆的树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家里的灯亮着。门口桌子旁边的地板上放着约翰的包和鞋。

“有人吗？我到家啦。”爱丽丝说。

约翰从书房中走出来，非常困惑地望着她，目瞪口呆。爱丽丝也看着他，紧张地等待着，感觉发生了什么十分可怕的事情。她立刻想到了孩子们。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厅里，做好了听到坏消息的准备。

“你现在不是应该去芝加哥了吗？”

“爱丽丝，你的血液检查很正常，核磁共振结果也没问题，”摩耶医生说，“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可以再等等，观察一下接下来的情况，看看你的睡眠如何，接下来的三个月会怎么样；或者……”

“我想去看看神经科医生。”

---

1. 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美国摄影师、环保主义者，曾当选《时代周刊》（*Time*）封面人物，出版了多部摄影著作。——译者注

2. B.F.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现代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3. 斯金纳曾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将一只小老鼠（或鸽子）放置在一个机关重重的小箱子中，老鼠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无意中触到了杠杆，便有一团食物从天而降，以此来观察老鼠行为的改变。再往后实验条件越来越复杂，可以发现究竟是奖励还是惩罚更容易改变老鼠的行为。这个箱子通常被称为“斯金纳之箱”。——译者注

2003年

12月

埃里克·韦尔曼家举行节日派对的那天夜晚，天空阴沉，像是快要下雪的样子。爱丽丝希望会下场雪。她和多数在新英格兰地区长大的人一样，依然保持着孩提时对冬天第一场雪的期盼。当然，也和他们一样，她12月的期待到了2月就会变成厌恶。她会咒骂着雪铲和靴子，渴望将冬天的单调乏味和寒冷沉闷更迭为春天温暖的粉色和黄绿色。但就今晚而言，下场雪会很美妙。每一年，埃里克和妻子马乔里都会在自己家里举办节日派对，招待整个心理学系的同僚。派对上并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但总有一些小小的瞬间是爱丽丝不想错过的——客厅里的沙发和凳子上挤满了学生和年轻教师，埃里克放松地坐在地板上，凯文和格伦为了争夺一个“扬基交换游戏”[注]得来的圣诞怪杰玩偶比赛摔跤，还会为了夺得一块马蒂做的、大名鼎鼎的芝士蛋糕展开竞赛。

她的同事们都聪慧过人，非同寻常，随时能帮腔插话，自信满满又谦虚低调。他们就像一家人。她有这种感受，或许是因为她已经没有尚在人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或许是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会变得感性起来，寻求生命的意义和归属感。也许这只是部分原因，因为他们对于她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他们不仅仅是她的同事。他们会一起庆祝取得科研成果、升职加薪和论文发表，也会一起庆祝婚礼、儿女和孙辈们的出生以及取得的优异成绩。他们一起去世界各地参加会议，许多会议都会顺带成为家庭旅

行。当然，就像任何一个家庭一样，他们这个大家庭也并非总是充满欢声笑语，不是只有美味的芝士蛋糕。他们陪伴着彼此，经历了实验数据并不理想或申请政府基金遭拒时的低落，走过了令人沮丧的自我怀疑、疾病和离婚。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对探求人类思想，了解人类行为和语言、情感和欲望背后的运作机制充满热情。这一探索的圣杯[注]会为个人带来权力和声誉，但其精神的核心在于携手努力获取人类的宝贵知识，并将其贡献给全世界，仿若一种被资本主义驱动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非同寻常、互相竞争、清醒理智又无比荣耀的人生，而他们正共同经历着。

芝士蛋糕已经被分光了。爱丽丝抢到了最后一个淋了热乳脂软糖的奶油泡芙，开始寻找约翰。最后发现他在客厅里，正和埃里克、马乔里聊天，这时丹到了。

丹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新婚妻子贝丝。大家都真诚地表达了对他们的祝福，互相握了握手。马乔里接过了他们脱下的大衣。丹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贝丝穿了一件及地的红色长裙。他们的着装对于今天的聚会来说过于正式，而且还来晚了，所以可能是在来之前刚参加完另外一场聚会。埃里克提议去给他们拿些喝的。

“我也要再来一杯。”爱丽丝说，她手中还有半杯红酒。

约翰询问贝丝婚后生活感受如何。虽然她们未曾谋面，爱丽丝之前已经通过丹对她有所了解。丹在来哈佛之前，和贝丝一起住在亚特兰大。贝丝原本一直待在亚特兰大，对于异地恋并不介意，而丹答应毕业后就结婚的承诺也让她非常满足。不过三年后，丹无意中提到他至少需要五六年，甚至可能是七年才能毕业。然后，他们上个月就结婚了。

爱丽丝想去洗手间，便打了个招呼离开。在经过崭新的门厅和老旧的后屋之间的长长走廊时，她慢慢地踱步，一边喝完杯中的红酒，吃完

泡芙，一边欣赏着墙上埃里克的孙辈们灿烂的笑脸。她找到并用完洗手间后，又缓缓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发现自己困在了几个同事的妻子之间兴高采烈的谈话之中。

几位妻子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会互相触碰一下彼此的肩膀和胳膊肘。聊天中提及的人物她们各自都很熟悉，互相称赞或打趣，很轻松地笑着。这些女人会一起购物、共进午餐、参加同一个读书会。她们的关系很亲密，而爱丽丝则和她们的丈夫更为密切，这就是她和她们的区别。她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听，喝着她的酒，跟随着她们的话题点着头，微笑着，谈话并没有完全激起她的兴致，感觉就好像在跑步机上而非马路上跑步。

她又把自己的酒杯斟满，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溜出了厨房，看到约翰正在客厅里和埃里克、丹，以及一个身穿红裙子的年轻女孩聊天。爱丽丝站在埃里克家巨大的钢琴旁边，一边听着他们聊天，一边漫不经心地用手指随意按动着琴键。每一年，爱丽丝都希望能有人主动弹奏一曲，但这从未发生。她和安妮小时候都学过好几年钢琴，但现在她在没有乐谱的情况下只记得《小象舞曲》和《稻草中的火鸡》这些儿歌，而且只能用右手弹。也许这位穿着漂亮红裙子的女士会弹。

在他们的交谈间隙，爱丽丝和她的目光交汇在了一起。

“不好意思，我是爱丽丝·豪兰。我们好像还不认识。”

女孩紧张地看了一眼丹，然后说：“我是贝丝。”

她看上去似乎是读研究生或博士生的年纪，但现在都到12月份了，就算是一年级的新生，爱丽丝也应该认识了。她想起马蒂提过刚刚招来了一个博士后，是个女孩。

“你是马蒂新招来的博士后吧？”爱丽丝问。

女孩又看了一眼丹，说：“我是丹的妻子。”

“哦，太好了，终于见到你了。恭喜恭喜！”

大家全都沉默不语。埃里克的眼睛一会儿看着约翰，一会儿看着爱丽丝手里的酒杯，传递着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秘密。爱丽丝却并没有领会。

“怎么了？”爱丽丝问。

“你知道吗？天不早了，我明天还得早起。咱们现在回家可以吗？”约翰问。

刚走出屋外，她就想问约翰，刚才大家尴尬的对视是怎么回事，但当她看到漫天飘舞的、像棉花糖一样的雪花，就被它们的柔美所吸引，心里的疑问被抛在了脑后。

距圣诞节还有三天，爱丽丝坐在波士顿麻省总医院记忆障碍科的候诊室里，假装翻阅着《健康》杂志，私下里却默默观察着正在候诊的其他患者。他们全都成双成对地出现。一个看起来比爱丽丝大20岁的女人和一个看起来比这个女人还要大20岁的女人坐在一起——很有可能是一对母女；一个顶着一头黑得不自然的蓬发、戴着夸张的金首饰的女人操着浓重的波士顿口音大声而缓慢地和父亲说话，他则坐在轮椅上，低头盯着自己雪白无瑕的鞋子，从未抬起过头；一个瘦骨嶙峋、满头银发的女人正飞快地翻着一本杂志，速度太快，因此不可能阅读任何内容。她旁边坐着一位体重超标的男士，也是满头银发，右手静止性震颤[注]着。他们可能是夫妻。

等待着自己名字被叫到的时间极为漫长，似乎比别人更久。戴维斯医生有一张年轻干净的脸庞，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白大褂，敞着扣

子。他看起来曾经应该很瘦，但下半身似乎快把裹在身上的白大褂撑破了，让爱丽丝想起了汤姆对医生们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调侃。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让她坐在自己的对面。

“好了，爱丽丝，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我最近记性很不好，感觉很不正常。我在上课和演讲时想不起自己要说的词，我必须把‘上认知课’这种事写在备忘录上，否则就可能想不起来。我把去芝加哥开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忘记去机场，错过了航班。还有一次我在哈佛广场迷路了，有那么几分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我是哈佛的教授，每天都会去那里。”

“这种状况出现多久了？”

“从9月份开始，也有可能夏天就有了。”

“爱丽丝，今天有人陪你一起来吗？”

“没有。”

“好吧。以后你再来，都要有家属或者经常和你在一起的人陪同。你描述的是自己记忆力方面的问题，所以并不一定能反映出真实情况。”

她觉得很难为情，像个孩子一样。他说的“以后”一词困扰着她的每一个念头，强迫她不断执着地关注，就像忍不住去看水龙头不停滴下的水滴。

“好的。”她说。

“你在服用什么药物吗？”

“没有，只吃了多种维生素片。”

“有没有服用安眠药、减肥药之类的药物？”

“没有。”

“你喝酒喝得多吗？”

“不算多，只是吃晚饭时喝一两杯红酒。”

“你是素食者吗？”

“不是。”

“你以前头部受过伤吗？”

“没有。”

“你做过什么手术吗？”

“没有。”

“你睡眠怎么样？”

“非常好。”

“你抑郁过吗？”

“青春期结束后就没有过了。”

“你的压力大吗？”

“还算正常，我很喜欢有压力的生活。”

“和我谈谈你的父母吧，他们的健康状况。”

“我18岁的时候，母亲和妹妹就出车祸离世了。我父亲去年因为肝

功能衰竭去世了。”

“肝炎吗？”

“肝硬化。他很爱喝酒。”

“他去世时多大年纪？”

“71岁。”

“他之前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据我所知没有。最后几年我没怎么见过他。”

但她每一次见到他时，他都酩酊大醉、神志不清。

“家里其他人呢？”

她将自己对一大家人各自病史的有限了解一位接一位地回顾了一遍。

“好了。下面我会告诉你一个名字和地址，你要复述给我听。然后我们再做些其他检查，之后我会再让你将它再重复一遍。准备好了吗？下面开始：约翰·布莱克，布莱顿市西街42号。你能重复一遍吗？”

她照做了。

“你多大年纪？”

“50岁。”

“知道今天的日期吗？”

“2003年12月23日。”

“现在是什么季节？”

“冬天。”

“我们现在在哪里？”

“麻省总医院，8楼。”

“你能说出附近的一些街道吗？”

“剑桥街，水果街，斯特罗大道。”

“好，现在是什么时段？”

“快到中午了。”

“从12月开始，倒着说出每个月份的名称。”

她又照做了。

“从100开始倒数依次减，6。”

数到76时，他让她停下了。

“说出这些物品的名称。”

他给她看了6张卡片，上面都印着铅笔画。

“吊床，羽毛，钥匙，椅子，仙人掌，手套。”

“好一一，先用你的左手摸下右脸，然后指下窗户。”

她又照做了。

“你能在这张纸上写句话，描述一下今天的天气吗？”

她写道一：这是个晴朗却寒冷的冬季清晨。

“现在画一个时钟，指针指向3点40分。”

她画了出来。

“把这个图案照着画下来。”

他给她看了一幅图，上面画着两个相交的五边形。

她又照着画了下来。

“好了，爱丽丝，下面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神经系统检查。”

她双眼跟随着他的笔形手电筒转动，然后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同时快速地轻轻叩打，最后脚跟贴脚趾地沿着房间地上一条笔直的线走过。她轻松而迅速地完成了一切指示。

“好。我之前告诉你的人名和地址是什么？”

“约翰·布莱克……”

她停下了，望着戴维斯医生的脸。她不记得那个地址了。这意味着什么？可能她之前没有仔细听。

“地址是布莱顿，但我不记得街道了。”

“好，是24号，28号，42号还是48号？”

她不知道。

“你猜一猜。”

“48号。”

“是北街，南街，东街还是西街？”

“南街？”

他的表情和动作都没有透露出她的猜测是否正确，但如果还要让她再猜一次，那一定是错了。

“好了，爱丽丝，我看了你最近的血检报告和核磁共振成像。我想让你再做一些其他的血液检查和腰椎穿刺。四到五周后你还要再来一次，当天在见我之前要再预约一个神经心理检查。”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记性不好不是很正常吗？”

“我觉得并不正常，爱丽丝，但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她直视着他的眼睛。曾有一个同事告诉她，如果你和另外一个人对视的时间超过6秒，在此期间他没有转移视线，也没有眨眼，那就表露出了他对于性或谋杀的欲望。她直觉上并不相信这个说法，但好奇心被激起后，就总在朋友和陌生人身上试验。出乎意料的是，除了约翰以外，每个人都不到6秒就移开了视线。

戴维斯医生和她对视了4秒后就低头看着自己的办公桌。这大概意味着他既不想杀害她，也不想扯开她的衣衫，然而她担心他目光中透露的信息远不止于此。她还要做穿刺、化验、扫描、测试，但她猜测他其实已经不需要再进行检查了。她描述了自己的症状，记不住约翰·布莱克的地址。他肯定已经知道了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圣诞节前一天的早上，爱丽丝坐在沙发上，小口抿着茶，翻看着家里的相册。多年来，她总会将新洗出来的照片按照时间顺序一张张地插进相册里空白的塑料膜中。拜她的坚持所赐，家里的“编年史”得以保

留，但她没在相册中做过任何标注。没有这个必要，所有的细节她都了然于心。

这张照片拍摄于哈丁斯海滩，6月份，那是他们全家在科德角的房子里度过的第一个夏天，那时莉迪亚2岁、汤姆6岁、安娜7岁；另一张是安娜在派柯赛特运动场参加少年足球赛；还有那张，是她和约翰在大开曼岛上的七英里海滩。

她不仅可以说出每张照片中每个人当时的年龄和拍摄地，还记得大部分照片拍摄时的细节。每张照片都能让她记起拍摄那天没有用相机记录下的回忆，例如还有谁在场，以及当时她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

在一张照片里，莉迪亚穿着令人刺痒的淡蓝色舞衣第一次参加舞蹈表演。那时爱丽丝是副教授，安娜还在读初中，戴着牙套，汤姆正暗恋着他们棒球队里的一个女孩，而约翰那一年在贝塞斯达休假。

唯一辨认起来有些困难的是安娜和莉迪亚婴儿时的照片。她们完美无瑕的胖嘟嘟的脸庞经常令人难以区分。但她总能发现一些线索，来断定她们各自是谁。约翰脸上的络腮胡子显然暴露了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那么他腿上的宝宝一定是安娜。

“约翰，这个是谁？”她举着一张婴儿照片问。

约翰从正在阅读的杂志中抬起头来，把眼镜往鼻梁下拉了拉，眯着眼睛看了看。

“是汤姆吗？”

“亲爱的，她穿的连体衣是粉色的，应该是莉迪亚。”

她看了一眼照片背面柯达相纸上印着的日期——1982年5月29日。正是莉迪亚。

“哦。”

他把眼镜又推了上去，低头回到杂志中。

“约翰，我一直想和你谈谈莉迪亚上表演课的事。”

他抬起头，把正在读的那一页折了个角，将杂志放到桌上，摘下眼镜，仰坐在椅子上。他知道这场谈话不会很快结束。

“好啊。”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任何方式支持她漂泊在外，当然，我也觉得你不应该背着我给她交学费。”

“对不起，你说得对，我本来想告诉你的，但是后来一忙就忘了，你知道我忙起来是什么样子。但第一点我不同意，你知道的，我们支持了另外两个孩子。”

“那不一样。”

“是不一样，你只是不喜欢她选择的职业。”

“我不是反对她选择表演，而是反对她不上大学。现在她还有可能选择去上学，但很快就要失去这个热情了，而你，约翰，你却让她不上大学的日子更加好过。”

“她不想上大学。”

“我觉得她只是叛逆，抗拒成为我们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和我们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我对她有更高的期望。”

“她工作很努力，对于自己现在所做的事很兴奋也很认真对待，她过得很开心。这就是我们对她的期望。”

“我们的任务是将人生的智慧传递给孩子。我怕她会错过一些基本的东西——各种不同课程、思维、挑战、机遇、接触到的人……我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

“她现在也能接触到这些。”

“这不一样。”

“就算不一样吧，但我觉得为她的表演课付学费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不起，我之前没有告诉你，可在这件事上我很难和你沟通，你从不让步。”

“你也是。”

他看了一眼壁炉上方的钟，拿起眼镜，架在了自己的头上。

“我要去实验室待一个小时，然后去机场接她。你需要我帮你带什么东西吗？”他问道，站起身准备离开。

“不需要。”

他们四目相对。

“她会很好的，爱丽，不要担心。”

她挑了挑眉毛，一言未发。她还能说什么呢？他们以前也上演过这一出，也是以这种方式结束。约翰一直唱红脸，扮演着父母中友善的一方，坚持走阻力最小的明智路线。他从未成功说服过爱丽丝改换阵营。

当然，她也从未让他动摇过。

约翰走出了家门。她松了口气，继续看着放在腿上的照片。她三个可爱的孩子从呱呱坠地的婴孩成长为蹒跚学步的儿童，再变成十几岁的青少年。时间都去哪儿了？她拿着那张被约翰错认成汤姆的莉迪亚的照片，似乎对自己的记忆力又恢复了信心。但是，这些照片只是打开了尘封在长时记忆中的历史的大门而已。

约翰·布莱克的地址原本可能只存在于短时记忆中。如果要将获取的信息从存储短时记忆的大脑空间转移到存储长时记忆的空间里，需要对其进行关注、复述、推敲或赋予情感意义，否则它们很快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自然而然地忘却。认真聆听戴维斯医生的问题和指令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让她无法对地址进行复述或推敲。虽然约翰·布莱克这个名字现在有点让她恐惧和恼火，但在戴维斯医生的检查室中，这个虚构的名字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综合这些情形考虑，一般的大脑很容易就会将之忘记。但话说回来，她的大脑并不一般。

她听到邮件从前门的投信口中投了进来，坠落在地，立刻有了个主意。她把每封信件都看了一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寄来的印着一个戴圣诞帽的婴儿的节日贺卡、健身房的广告、话费账单、燃气账单、里昂比恩(注)新一期的商品目录。然后她坐回沙发上，喝了会儿茶，又把相册放回书架，最后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钟表的嘀嗒作响和各个取暖器不时喷发蒸汽的声音是房间里唯一的声响。她盯着钟表，5分钟过去了，时间够长了。

她没有看邮件就大声说道：“圣诞帽婴儿贺卡、健身房会员广告、话费账单、燃气账单、里昂比恩新一期的商品目录。”

小菜一碟。不过平心而论，医生告诉她约翰·布莱克地址的时间和要求她复述的时间之间的间隔超过了5分钟。她需要再延长一下间隔的时间。

她从书架上拿下词典，制订了两条选词标准——所选的词语首先应该是她不会每天都用到的低频词，其次应该是她已经认识的。因为她测试的是自己的短时记忆，而非学习和习得语言的能力。她把词典随便翻到一页，将手指放在了“发狂”这个词上。她把它写在一张纸上，折起来，放进了裤子口袋里，然后将微波炉上的计时器调成了15分钟。

莉迪亚在蹒跚学步时最爱的一本书就叫“河马发狂了！”。爱丽丝开始动手准备平安夜晚餐。过了一会儿，计时器响了。

“发狂。”无须掏出那张纸，她就毫不犹豫地将选好的词脱口说出。

她一整天都在玩这个游戏，把需要记忆的词增加到三个，把间隔时间延长到45分钟。虽然难度升级，因为准备晚餐而分心的可能性也增大了，但她并没有出错。听诊器、千禧年、刺猬，她做好了羊奶乳清干酪意大利方饺和红酱；阴极、石榴、棚架，她拌好了沙拉，腌好了蔬菜；金鱼草、纪录片、失踪，她把烤肉放进烤箱，布置好了餐桌。

安娜、查理、汤姆和约翰正坐在客厅里。爱丽丝能听到安娜和约翰在争论着什么。她在厨房里听不清他们的话，但能根据你一言我一语中的语气和音量判断出他们是在辩论。可能是在聊政治吧，查理和汤姆都没有参与。

莉迪亚搅拌着炉子上正在加热的苹果酒，聊着自己的表演课。爱丽丝专心准备着晚饭，还要不时回顾需要复述的单词，已经无暇向莉迪亚表达自己的反对。在无人打断的情况下，莉迪亚自由自在、热情洋溢、自顾自地讲述着自己的工作。虽然爱丽丝对其存在着强烈的偏见，却发现自己无法抗拒它的趣味和魅力。

“产生这种意象之后，就会按顺序提出逾越节[注]晚餐上欢迎以利亚[注]降临时的经典问题：今晚和以往的晚上相比有什么不同[注]？”莉迪亚说。

计时器响了起来。莉迪亚自觉地退到一边，爱丽丝查看了一下烤箱。里面的肉已经烤了很久，她的脸也被烤得热乎乎的，很不舒服，但烤肉依然欠火候，不知道为什么。哦，原来到了回顾口袋里三个词语的时候了。手鼓、蛇……

“其实日常的每一天都不寻常，总是有生死攸关的风险。”莉迪亚接着说。

“妈妈，红酒开瓶器在哪里？”安娜在客厅里大喊。

爱丽丝想要竭力忽略两个女儿的声音——这个世界上她原本最在乎的、可以压倒一切的两个声音。而此刻她只能专心倾听自己头脑中的声音，像念咒语一样不断重复着前两个词。

手鼓、蛇，手鼓、蛇，手鼓、蛇……

“妈妈？”安娜问。

“我不知道放在哪儿了，安娜！我很忙，你自己找吧。”

手鼓、蛇，手鼓、蛇，手鼓、蛇……

“总结起来，永远都是生存的问题。我的角色需要怎样生存下去？如果我得不到这个角色，我会怎么样？”莉迪亚说。

“莉迪亚，拜托，我现在不想听这些。”爱丽丝声色俱厉地说，揉了揉自己流汗的太阳穴。

“好吧。”莉迪亚说。她转过身去，面朝炉子拼命地搅拌着，显然受到了伤害。

手鼓、蛇……

“我还是找不到！”安娜大喊。

“我去帮她找。”莉迪亚说。

指南针！手鼓、蛇、指南针。

爱丽丝如释重负，拿出制作白巧克力面包布丁的食材，一一放在台面上：香草精、一品脱高脂浓奶油、牛奶、糖、白巧克力、一条白面包、两盒半打装的鸡蛋。*要用一打鸡蛋？*她曾有一张记着母亲配方的便条纸，却早已下落不明。她已经很多年不需要参看了，配方很简单，但这道甜点可以说比马蒂的芝士蛋糕还要好吃。从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开始，每年的平安夜都会制作。到底需要多少鸡蛋？一定不止半打，否则她不会拿出两盒。那可能是需要7个，8个，或是9个？

她把鸡蛋的事儿暂时抛在脑后，但其他的配料看起来也同样陌生。是要用掉所有奶油还是要从中盛出一部分？要放多少糖？是要将所有原料一次性混合在一起还是按照特定的顺序？要用哪个平底锅呢？烘焙温度是多少？烤多长时间？没有任何一个想法或猜测让她豁然开朗、茅塞顿开，脑子里完全一片空白。

真见鬼了，我到底是怎么了？

她重新回过头去琢磨鸡蛋的数量，依然一无所获。她此刻恨透了眼前的鸡蛋。她拿起一个，用尽全身力气把它扔进了水槽，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把鸡蛋全部扔碎，无一幸免。这给她带来了些许快感，却仍不痛快。她还需要毁坏些别的东西，能让她耗费更多力气、让她精疲力竭。她扫视了一圈厨房，和站在门口的莉迪亚四目相对，眼神中充满愤怒。

“妈妈，你怎么了？”

方才的鸡蛋屠杀现场并未仅限于水槽之中。墙壁和台面上也溅满了蛋壳和蛋黄，橱柜上留下了一道道蛋白的泪痕。

“鸡蛋都过保质期了，今年做不成布丁了。”

“哦！不！今天可是平安夜，没有布丁哪儿成？”

“反正家里没有鸡蛋了，我在这个热烘烘的厨房里也待够了。”

“我去超市买。你去客厅里休息一下，我来做布丁。”

爱丽丝走进客厅，全身仍在颤抖，但不再怒气冲天，她不知道此刻自己的心情是怅然若失还是备感庆幸。约翰、汤姆、安娜和查理都在坐着聊天，手中都举着红酒杯。显然，已经有人找到了开瓶器。莉迪亚穿好了大衣，戴上了帽子，朝屋里探着头问：“妈妈，我要买多少鸡蛋？”

---

1. “扬基交换游戏”（Yankee Swap）是圣诞节时一种交换礼物的传统，也称“白象礼物交换游戏”，通常在北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冬季节日中流行。参加者将各自准备的礼物放在一起，每人抽一个号码，并按照号码领取相应的礼物，号码较大的人有权夺取号码较小者抽到的礼物。——译者注
2. “圣杯”的传说来自于基督教，此词通常用来代指崇高的理想。——编者注
3. 静止性震颤是肌肉在完全松弛的情况下，即安静状态下出现的震颤。——译者注
4. L.L.Bean：美国著名户外用品品牌。——编者注
5. 逾越节是犹太教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从埃及奴隶制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最重要的庆祝活动就是逾越节晚餐。——译者注
6. 以利亚（Elijah）是《圣经》中的先知，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据犹太圣经所述，先知以利亚有可能在逾越节家宴举行时突然出现，报告救世主弥赛亚降临的喜讯。——译者注
7. 在逾越节晚餐上，每人通常喝四杯酒，在斟满第二杯酒后，家中最年幼者要根据节日礼仪分别提出四个问题：“今晚和以往的晚上相比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其他晚上我们既吃发酵过的五谷又吃无酵饼，而今晚只吃无酵饼？今晚和以往的晚上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其他晚上我们可以吃各种蔬菜，但今晚只能吃苦菜？今晚和以往的晚上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其他晚上我们没有一次把蔬菜蘸着吃过，而今晚我们要蘸两次来吃？今晚和以往的晚上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其他晚上我们既可以躺着吃也可以坐着吃，而今晚我们只是躺着吃？”然后全家人会借此重温出埃及的故事，感受上帝对其信徒们所施予的力量和爱。——译者注

2004年

1月

1月19日的上午，她本来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取消与神经心理科医生和戴维斯医生的预约。哈佛上半学年的考试周就安排在一月份，学生们都放完寒假回校了，而爱丽丝的认知课期末考试就安排在那天上午。她并非非去不可，但还是希望能够到场，因为她喜欢那种宣告结束的仪式感，可以亲眼看着学生们有始有终地修完这门课。但犹豫再三，她还是安排了一位助教代她监考。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母亲和妹妹就是在32年前的1月19日离开人世的。她觉得自己并不像约翰那样迷信，但她从未在这一天听到过好消息。她也请求过医院的前台能换个日子，但那样就只能等到一个月以后了。于是她同意了，没有取消预约。相比之下，再等一个月的心情更加煎熬。

她惦念着哈佛的学生们。他们此刻一定紧张不安，不知道会考到什么问题，匆匆将一个学期的所学一股脑地塞进蓝色的试题册里，希望临时抱佛脚、死记硬背的短时记忆会奏效。她特别理解他们的心情。那天上午，她要进行的大多数神经心理学测试——斯特鲁普效应、瑞文彩色推理测验、卢瑞亚心智旋转实验、波士顿命名测试、韦氏成人智力测验中的图片排列、本顿视觉保持测验、纽约大学故事回忆测验等，对她来说都如数家珍。这些测试的目的是鉴别出测试对象在语言流畅度、短时记忆和推理过程中存在的任何细微缺陷。其实，有不少测试她之前已经参与过了，在诸多研究生的认知研究中做阴性对照[注]。然而今天她不在阴性对照组，而是被测试的对象。

抄写、回顾、排列、命名——整个过程耗时将近两个小时。就像她惦念的学生们一样，她完成之后也如释重负，并对自己的表现颇具信心。在神经心理科医生的陪同下，爱丽丝走进了戴维斯医生的办公室。他的对面并排摆放着两把椅子，她在其中一把上坐了下来。他望着她身边空着的椅子，失望地叹了口气。还没等他开口，她就知道自己要挨骂了。

“爱丽丝，上次我们不是说过你再来这里时要有人陪同吗？”

“是的。”

“好，每一位患者都需要有非常了解他们的人陪同，这是我们科室的要求。如果我对实际情况没有准确的了解，就做不到对症下药。而如果没有人陪同，我就不确定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否是最真实的。爱丽丝，下一次，不能有任何借口了。你能答应吗？”

“能。”

下一次。方才她在神经心理学测验中建立起的坚定信心顷刻间化为乌有。

“我现在拿到了你的所有测试结果，这样我们就能把每个细节都过一遍。你的核磁共振成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脑血管疾病，没有任何轻度中风或无征兆中风的迹象，也没有脑积水和肿块，看起来一切正常。你的血液检查和腰椎穿刺的结果也都正常。我们已经尽可能细致地考虑了所有可能导致你的症状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就排除了艾滋病、癌症、维生素缺乏症、线粒体疾病和其他一些罕见病症。”

他的叙述逻辑严谨、结构清晰，显然已是驾轻就熟。而“她究竟得了什么病”的终极答案会在最后时刻揭晓。她不断点头，让他知道自己正跟随着他的思路，他可以继续说下去。

“你在抽象推理、空间感受力和语言流畅度方面的正确率是99%。但很可惜，我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你出现了短时记忆障碍，其严重程度和你的年龄并不匹配，和之前的功能水准相比出现了显著下降。我的判断是基于你自己对症状的描述和这些症状给你的工作带来的影响。我还注意到上次你在这里时，记不起来我让你记住的地址。虽然在今天的大部分认知测试中，你的表现都很优异，但在两项和短时记忆有关的任务中，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其实，其中有一项你的正确率跌到了60%。

“爱丽丝，综合所有信息，我判断你很有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注]。”

阿尔茨海默病。

这几个字让她大惊失色。她到底听到了什么？她将他的话在脑中重复了一遍。很有可能。这让她还有呼吸的意愿和说话的能力。

“所以‘很有可能’的意思是我也有可能没得这个病。”

“不，我们说‘很有可能’是因为现在能百分之百地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唯一方法是检查脑组织结构，那就要进行尸体解剖或者活组织检查，显然这两种检查都不适合你。这只是我们的临床诊断。你的血液中没有痴呆致病蛋白能让我们确诊，而且这种病只有发展到后期才能在核磁共振的片子上看出脑萎缩。”

脑萎缩。

“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只有50岁。”

“你得的是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你说得对，通常我们都觉得只有老年人才会得这个病，但它的患者中有10%都属于早发性，年龄都小于65岁。”

“这和老年性的阿尔茨海默病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只不过通常早发的病因和遗传的关系很大，发病时间也要早得多。”

和遗传的关系很大。安娜，汤姆，莉迪亚。

“但是如果你只能排除我没得的病，怎么就能确定我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呢？”

“听你描述完症状，并了解过你的病史后，我又测试了你的方向感、注意力、语言表述能力和记忆力，就已经95%地确定了。而你的神经检查、验血结果、脑脊髓液化验结果和核磁共振成像都没有显示出其他症状的迹象，因此剩下的5%的不确定也就排除了。我很确定，爱丽丝。”

爱丽丝。

她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声音似乎穿透了她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让她脱离了自己的肉体，站在房间中最远的角落里望着它。

“那这意味着什么？”她听到自己开口问。

“我会让你服用一些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第一种是安理申，它能提高神经纤维释放乙酰胆碱[注]的功能。第二种是美金刚，今年秋天刚获批，有很大的治疗潜力。但这两种药都无法彻底治愈病症，只能减缓病情的发展。我们希望能为你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时间。”

时间。多少时间？

“我还希望你能每天服用两次维生素E、一次维生素C、婴儿用量的阿司匹林和抑制素。你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对

心脏有好处的药就会对大脑有好处，我们希望能尽力保住每一个神经元和突触[注]。”

他将这些信息都写在了处方笺上。

“爱丽丝，你的家人知道你今天来这里吗？”

“不知道。”她听到自己回答。

“好，你必须告诉他们。我们可以减缓你目前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但我们做不到终止或者逆转这类情况。和你共同生活的人要了解这些，这对你自身的安全很重要。你会告诉你丈夫吧？”

她看到自己点了点头。

“好的，很好。请你按照说明服药，如果有什么副作用或不适，可以给我打电话。再就是预约一下6个月以后再过来。在此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或发邮件。我会推荐你联系丹妮丝·达达里奥，她是这里的社工，可以为你提供相关的资源和帮助。6个月以后，你和你丈夫一起来找我，我们到时候再看看你的情况如何。”

她望着他充满智慧的双眼，想从中搜寻点儿别的什么信息。她等待着，然后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双手正紧紧握着椅子上冰冷的金属把手。是的，是她的手。她没有变成徘徊在房间角落里的幽灵似的旁观者。在麻省总医院8楼的记忆障碍科的神经医师办公室里，挨着一张空椅子，坐在这张坚硬冰冷的椅子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爱丽丝·豪兰。而她刚刚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她在医生的眼神中搜寻了半天，但除了确凿的事实和深深的惋惜外，什么也没找到。

1月19日。这一天从没听到过好消息。

爱丽丝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房门紧闭。她通读了一遍戴维斯医生让她交给约翰的《日常生活能力评估量表》。第一页的顶端用粗体字写着：**本问卷应由信息提供人而非患者本人填写**。“信息提供人”一词、紧闭的房门以及她怦怦直跳的心脏都让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愧疚感，好像她正躲在东欧的某个城市，手里拿着非法文件，而警察正在追捕她的路上，警笛长鸣。

每一种生活能力的评估量级都由数字表示，最低是0（无异常，没有变化），最高是3（严重受损，完全依靠他人）。她浏览了一下第三级的文字描述，猜测那就是这一疾病的最终阶段，是这条笔直而短暂的道路的尽头。而她就好像突然被强行塞进了一辆没有刹车也没有方向盘的汽车，驶上了这条死亡之路。

第三级列举出的行为让人感到羞耻：大部分食物必须由他人喂食；大小便失禁；必须在他人帮助下服药；抗拒看护者帮其洗漱或保持仪表整洁；丧失工作能力；只能待在家里或医院里；无法处理经济事务；不能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外出。虽然看起来十分丢脸，但她善于分析的大脑立刻怀疑这一系列描述和她本人的最终结局是否存在实际关联。在这一长串描述中，有多少是由阿尔茨海默病的病情发展导致的？又有多少容易和这一绝大多数患者是老年人的群体表现出的特征混淆？80岁的老人若是出现大小便失禁，到底是因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还是他们的膀胱也已衰老不堪？也许这个级别的行为特征并不适用于她，她还那么年轻健康。

最可怕的是标题为“沟通”那一栏中的内容：语言让人难以理解；不明白别人说的话；不能阅读；不能写字；*无法表达*。除了误诊，她再也无法假设出一种可以让她幸免的理由。这些现象都有可能发生在她的身上，发生在所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身上。

她望着书架上一排排的书和杂志、书桌上一沓尚未批改的期末考试试卷、收件箱里的未读邮件和电话答录机上正在闪烁的红色提示灯。她

想起了那些一直想读的书，那些装点着卧室书架最上层的大部头，那些她觉得日后总会有时间去读的书，比如《白鲸》。她还有实验要做，有论文要写，有讲座要去主讲和参加。她所做的、所热爱的一切，曾经定义她的一切都需要有语言的参与。

量表的最后几页要求信息提供人对患者在过去一个月中所表现出的下列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产生错觉、产生幻觉、不安、抑郁、焦虑、欣快异常、情感淡漠、脱抑制[注]、易怒、时常出现运动障碍、睡眠中断、饮食习惯改变。她很想自己填上答案，以证明她其实一切正常，一定是戴维斯医生搞错了。然而这时她想起了他说过的话：*你的描述并不一定能反映出真实情况*。也许吧，但至少她还记得他说过这些话，她很好奇到什么时候她就会不记得了。

她承认，自己对于阿尔茨海默病只是略知皮毛。她知道患者大脑中的乙酰胆碱含量会降低，那是一种对于学习和记忆都很重要的神经递质；她还知道大脑的“海马”——对于形成新记忆非常关键的海马形状的结构，会陷入神经纤维纠结和淀粉样沉积之中——不过她其实也不知道这些纠结和沉积到底是什么；她还知道这种病的一个典型症状是命名障碍，一种病态的“话在嘴边说不出”；她还知道有一天，她会望着自己的丈夫、孩子、同事——这些她一直熟知和深爱之人的面庞，却再也认不出他们是谁。

她知道事实并不仅限于此，还有诸多令人不安的信息等她去了解。她在谷歌搜索栏中输入了“阿尔茨海默病”，中指刚刚放在回车键的上方，还未来得及按下，突然传来两下急促的敲门声。她下意识地立刻中断了搜索，藏起了诊断证明。门外的人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或多等待一会儿，直接打开了门。

她希望当时自己的脸上并未写满惊慌、焦虑和不知所措。

“你准备好了吗？”约翰问。

没有，她没有准备好。如果她向约翰坦陈戴维斯医生的嘱咐，如果她把《日常生活能力评估量表》递给他，这一切就会变成现实，约翰就会成为她的信息提供人，而她就会变成丧失行为能力的垂死病人。她还没准备好去暴露自己，至少目前还没有。

“快走吧，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关门了。”约翰说。

“好，”爱丽丝说，“我准备好了。”

奥本山公墓建于1831年，是美国第一座非宗教性质的花园公墓，现在已成为国家历史地标、世界闻名的植物园林和园艺景观，也是爱丽丝的妹妹、母亲和父亲最终的长眠之地。

今天是悼念多年前那场致命的车祸时第一次有父亲在场，而且他从此以后会一直都在，这让她怒从心生。在此之前，一直是她单独对母亲和妹妹进行探望，而现在他也要在场，他不配如此。

他们沿着紫杉大道走过，那里是公墓较为古老的区域。在经过谢尔顿家那几块熟悉的墓碑时，她的目光在那里逗留了片刻。查尔斯和伊丽莎白在此先后埋葬了所有的孩子——苏西，只是个婴孩，可能是个死胎，葬于1866年；沃尔特，2岁，葬于1868年；卡洛琳，5岁，葬于1874年。爱丽丝不敢想象伊丽莎白的悲伤，不知她如何承受看到自己孩子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刻在墓碑上的痛苦。她从来不敢花太长时间想象那伤痛欲绝的景象发生在自己身上——安娜出生时便全身蓝紫，默不作声；汤姆穿着黄色的连体睡衣，可能在生了一场病后死去；还有莉迪亚，在幼儿园画了一天画后，身体突然变得僵硬，失去生命。她有限的想象力总是将这种过于具体的可怕细节拒绝在外，然后她的三个孩子就又迅速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伊丽莎白失去最后一个孩子时只有38岁。爱丽丝不知道她是否继续试着生育，却没能再怀孕；或是由于心灵受到了重大创伤，她和查尔斯开始分居，无法承受再买一座小墓碑的风险。她不知道比查尔斯多活了20年的伊丽莎白终其一生是否找到了内心的慰藉和安宁。

他们继续沉默着走到了她家人的墓地。他们的墓碑很简朴，就像花岗岩做成的巨大鞋盒，不太连贯地排成一排，矗立在一棵紫叶山毛榉树的枝杈下。碑上分别刻着：安妮·莉迪亚·戴利（1955－1972）、萨拉·露易丝·戴利（1931－1972）、皮特·卢卡斯·戴利（1932－2003）。山毛榉低垂的枝干比他们至少高出了100英尺，在春、夏、秋三季都会长满漂亮的深紫绿色树叶，茂盛而有光泽。但在当下的一月，它那光秃秃、黑漆漆的枝杈在家人的墓碑上投下长长的扭曲的阴影，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任何一位恐怖片的导演都会喜欢这棵树在一月份的模样。

他们站在树下，约翰握着她戴着手套的手。两人都一言不发。在天气温暖的月份，他们会听到鸟鸣、喷水器声、工作人员的摆渡车声和汽车收音机中的音乐声等各种声响交汇在一起。而今天，除了远处大门外传来的车流声，整个公墓一片寂静。

他们站在那里时，约翰在想些什么呢？她从未问过他。他没见过她的母亲和妹妹，所以应该很难一直想着和她们有关的事。他是不是在想自己的死亡或灵魂？或是她的？他有没有想起他依然在世的父母和姐妹？还是他的思绪完全飘向了别处，思考着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的细节、要上的课，或是今天的晚餐？

她怎么可能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呢？*和遗传的关系很大*。如果母亲也活到了50岁，她会得这种病吗？还是遗传自父亲？

父亲从年轻时就是个酒鬼，总是酗酒，但从未表现出明显的醉意。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却总有足够的沟通能力再去买一瓶威士忌或是坚称自己可以开车。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也不例外，他开着别克车冲下了

93号公路，撞在了一棵树上，自己的妻子和小女儿也因此丧命。

他酗酒的毛病始终如一，性情却在大约15年前突然大变——荒唐愚蠢、带有攻击性地咆哮、邋里邋遢、脏乱不堪、认不出她是谁。爱丽丝一直认为罪魁祸首是酒精，它最终让他酩酊大醉的肝脏和一塌糊涂的大脑付出了代价。但他有没有可能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却一直没有得到诊断？她不需要进行尸检。一切细节都那么吻合，不可能有假，这也让她有了理想的怪罪对象，发泄出心中的怒气。

现在好了，爸爸，你高兴了吧？我遗传了你那低劣的基因。你能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把全家人都害死的感觉如何？

她突然毫无征兆地开始痛哭。对于任何一个看到这一幕的陌生人来说，此举没有任何不妥——她逝去的父母和妹妹埋葬在地下，黑漆漆的墓园、惊悚的山毛榉。但对于约翰来说，这一切发生得完全出乎意料。去年2月份她父亲去世时她没掉一滴眼泪，而她失去母亲和妹妹的悲伤与痛苦也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

他只是抱着她，没有安慰她不要流泪，也没有暗示她自己会一直抱着她，直至她不哭为止。她意识到墓园随时可能闭园，意识到她的行为可能会让约翰担忧，意识到再多的眼泪也无法挽救她正在萎缩的大脑。她把脸深深埋进他的羊毛大衣里，一直哭到自己没有力气为止。

他用双手托起她的脸颊，吻了吻她湿润的眼角。

“爱丽，你没事吧？”

我有事，约翰。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她差点认为自己已经大声说了出来，但她没有。这句话困在她的大脑里，不是因为陷入了纠结和沉积之中，而是她说不出。

她想象着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安妮旁边一块同样的墓碑上。她宁愿死去，也不想失去理智。她抬起头望着约翰，他的眼神充满耐心，等待着她的回答。她怎么可能告诉他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他一直很喜欢她敏捷的头脑和思想，怎么能继续去爱得了这种病的她？她回头看着墓碑上安妮的名字。

“我只是今天心情不好。”

她宁愿死去，也不愿亲口告诉他。

她想到过自杀。这股冲动在她心中涌起后势不可当，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其他所有想法，一连很多天里将她困在一个黑暗而绝望的角落里。但这个念头并未持久，最终变成一个站不住脚的玩笑。她还不想死。她依然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备受尊敬的教授。她还能读会写，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使用卫生间。她还有时间，但她必须告诉约翰实情。

她坐在沙发上，大腿上盖了条灰色的毯子，双手紧抱着膝盖，感觉自己随时会吐出来。他坐在她对面高背椅的边缘，整个人肢体僵直。“谁告诉你的？”约翰问。

“戴维斯医生，他是麻省总医院的神经科大夫。”

“神经科大夫。什么时候的事？”

“10天前。”

他扭过头去，用手指转动着手上的婚戒，双眼紧盯着墙面，像在检查上面有没有油漆剥落。她屏住呼吸，等待着他再次望向自己。也许他看待自己的眼神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也许她再也无法呼吸。她又把自己抱紧了一点。

“他肯定弄错了，爱丽。”

“他没有。”

“你很好，没什么不对劲儿的。”

“不是的，我最近总是忘事。”

“每个人都会忘事。我一直不记得把眼镜放在哪儿了，那这个大夫是不是也会说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我出现的问题很不对劲儿，不只是记不起眼镜在哪儿这种事儿。”

“好吧，就算你现在很健忘，但是你进入了更年期，你压力很大，你父亲的去世可能让你重新记起了失去妈妈和安妮的感受。你可能是有些抑郁。”

“我没有抑郁。”

“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临床医生。你应该去看私人医生，而不是这个什么神经科大夫。”

“我看过了。”

“那告诉我她是怎么说的。”

“她觉得既不是抑郁也不是更年期的问题。实际上，她无法给出一个解释。她觉得我可能是睡眠不足，让我观察几个月再去找她。”

“你看，你只是没有照顾好自己。”

“她又不是神经科的医生，约翰。我睡眠很充足，而且那已经是11月的事儿了。又过去好几个月了，我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反而变得更

严重了。”

她要仅凭言语说服约翰去相信一个她几个月来一直抗拒的事实。她先举了一个他知道的例子。

“你记得我没去芝加哥那次吗？”

“那件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我或任何认识的人身上。我们的日程都排得很满。”

“我们的日程一直很满，但我从没忘记过赶飞机。问题不是我错过了航班，而是彻底忘了开会这回事，而我已经为那场会议准备了一整天了。”

他没有吭声，等着她说下去。显然还有很多他不了解的惊人秘密。

“我会记不起想说的话。从办公室走到教室的工夫，我就彻底忘了该讲什么内容。上午记在备忘录上的东西，下午就忘了它们代表着什么。”

看得出来他并不信服。她知道他想说什么——累过头了、工作压力大、焦虑担忧。正常，正常，都正常。

“我平安夜没有做布丁，是因为我做不出来了，不记得配方和步骤了。我可是从小时候开始就每年凭记忆做这道甜点，可现在它就这样从我脑子里消失了。”

她举出了一个反驳他的好例子，出乎意料地无懈可击。就算在法庭上，陪审团听到这个例子后也会觉得不必再审，可以立即宣判了。但约翰不同，他爱她。

“还有一次，我站在哈佛广场的妮妮报刊亭前面，完全不知道该怎

么走回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9月份。”

她打破了他的沉默，但没有动摇他捍卫她精神健康的决心。

“而且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都不敢去想还有哪些事是我忘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的。”

他的表情出现了变化，就好像在核糖核酸的生物膜上发现了类似于罗夏墨迹测验[注]中的斑点，很有可能具有重大意义。

“丹的妻子。”他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和她说话。

“什么？”她问。

她能看出来，他的心里有道防线崩塌了。她患病的可能性渗透进了他的内心，瓦解了他的坚信不疑。

“我得查一查资料，然后我想和你的神经科医生谈一谈。”

他站起身，径直走向了书房，看也没看她一眼。只剩下她自己坐在沙发上，抱着双膝，感觉自己快要吐出来了。

---

1. 用作阴性对照的对象，指实验中肯定不会出现预期结果的对象。——编者注

2. 阿尔茨海默病（AD）：老年性痴呆的一种。临床症状为记忆短期丧失、认知能力退化等，以致生活不能自理。——译者注

3. 乙酰胆碱是中枢胆碱能系统中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其主要功能是维持意识的清醒，在学习记忆中起重要作用。主流研究认为人体内该物质含量的增多与阿尔茨海默病症状的改善显著相关。——译者注

4. 突触：指一个神经元的冲动传到另一个神经元或传到另一细胞间的相互接触的结

构，是神经元之间在功能上发生联系的部位，也是信息传递的关键部位。——译者注

5. 脱抑制：指个人行为的内部约束机制被解除的状态。——译者注

6. 罗夏墨迹测验：一种著名的人格测试，被试者将看到一系列墨迹图，上面各有一些深浅不一的墨迹和斑点。被试者需要说出由此联想到的东西。——编者注

2004年

2月

周五：

早上吃药√

系里开会，9点，545房间√

回邮件√

上“动机与情绪”课，下午1点，科学中心，B礼堂（“体内平衡与内驱力”演讲）√

去看遗传咨询师（约翰了解详情）

晚上吃药

斯蒂芬妮·亚伦是麻省总医院记忆障碍科的遗传咨询师。她留着齐肩的黑发，眉毛呈拱形，流露出一种充满好奇的坦率。她热情地笑着迎接了他们。

“好，跟我讲讲你们今天为何而来吧。”斯蒂芬妮说。

“我妻子最近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我们想让她做一个APP、PS1和PS2[注]三种基因突变的检测。”

约翰已经做足了功课。在过去几周里，他一直埋头研究阿尔茨海默

病分子病因学的相关文献。目前已知这三种基因中的任何一种基因突变产生的异常蛋白都会成为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罪魁祸首。

“爱丽丝，请告诉我，你做这个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斯蒂芬妮问。

“嗯，这个检查应该能进一步确定对我的诊断，肯定比脑部活组织检查或解剖可行性大。”

“你是担心有可能误诊吗？”

“我们觉得确实有这个可能。”约翰说。

“好的。首先，我想先说明一下检测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对你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这些基因突变都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如果你的APP、PS1或PS2基因突变检测呈阳性，那就进一步确定了对你的诊断。但如果结果是阴性，就不太好说了，我们不能据此做出明确的判断。在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大概有50%的人都没有表现出这三种基因中任何一种基因的突变，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阿尔茨海默病或者他们的病不是遗传性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发生突变的是什么基因。”

“在她这个年龄的患者中，这个比例不是应该只有10%吗？”约翰问。

“像她这个年龄，这个比例的确会有些偏差。但如果爱丽丝的检测结果是阴性，我们还是无法确切地证明她没患这个病。她可能恰好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患者中比例更小的那部分人，只是突变的基因还无法鉴定罢了。”

结合戴维斯医生的专业观点来看，她的说法很可信。爱丽丝知道，约翰并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他的解读更符合自己“爱丽丝没有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的生活没有毁掉”的原假设。但斯蒂芬妮的说法

却打破了这一切。

“爱丽丝，这样说你都能明白吗？”斯蒂芬妮问。

虽然在当下的情境中，问这个问题没什么不妥，但爱丽丝很厌恶它，似乎从中窥见自己未来的沟通能力。她是否有能力理解她说的话？她是否由于大脑损伤过于严重，而糊涂到无法认同医生的说法？之前人们在和她交谈时，都会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如果她杰出的智力逐渐退化，转而表现为智力衰弱，那极大的尊重会转变成什么呢？同情怜悯？纡尊降贵？还是尴尬难堪？

“能。”爱丽丝说。

“我还想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的检测结果呈阳性，那么即使做了基因诊断也不会对你的治疗和预后有任何帮助。”

“我了解。”

“好，那我们先来说说你的家庭情况。你的父母还健在吗？”

“不在了。我母亲41岁时出车祸去世了，我父亲去年因为肝功能衰竭死亡，去世时71岁。”

“他们在世时的记忆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谁表现出了痴呆或性情变化的迹象？”

“我母亲完全正常。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酒鬼，他以前是个很冷静的人，上了年纪情绪却变得极其不稳定，已经无法和别人进行条理清晰的对话了。最后那几年，我觉得他完全不认识我了。”

“有没有带他去看过神经科医生？”

“没有，我当时以为是喝酒的缘故。”

“你说的这些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在他50岁出头的时候。”

“他总是烂醉如泥，每天都是。他死于肝硬化，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约翰说。

爱丽丝和斯蒂芬妮都沉默了一下，默许他按照自己的期望去解读，然后谈话继续。

“你有兄弟姐妹吗？”

“只有一个妹妹，16岁时和母亲一起在车祸中丧生了。我没有兄弟。”

“那么叔叔阿姨、姑姑舅舅、表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呢？”

爱丽丝一个接一个地回答了，简述了她对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其他亲戚的健康和死亡状况的并不全面的了解。

“好了，如果你没有问题了，会有护士过来为你采血。然后我们会把血样送去做基因序列分析，几周后应该就能出结果了。”

他们沿着斯特罗大道行驶，爱丽丝凝视着窗外。外面很冷，虽然刚到下午5点半，天色就已黑了下来。她在查尔斯河畔没有看到一个勇于挑战大自然的人，没有看到任何有活力的生命。约翰关上了收音机，没有一丝声响可以将她的注意力从受损的基因和坏死的脑组织上转移开来。

“结果一定是阴性的，爱丽。”

“但那又能怎么样呢？那也不代表我没病。”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也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去思考你的症状可能是其他疾病引起的。”

“比如是什么呢？你和戴维斯医生谈过了。他已经把你能想到的所有类型的智力衰退都从我身上排除了。”

“你看，我觉得你直接去看神经科医生就是操之过急了。他看过你的症状后，就判定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诊断结果基于他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但并不代表他就是对的。你记得你去年膝盖受伤的事吗？如果你去看矫形外科医生，他就会看到韧带撕裂或是软骨老化，就会想给你动手术。他是个外科医生，只会认为动手术是解决方法。但你只是休息了几周，不再跑步了，休息了一下膝盖，吃了布洛芬，你就好了。

“我觉得你很疲倦，压力很大。我觉得更年期的荷尔蒙变化对你的生理机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且我觉得你还有些抑郁。这些问题我们都能解决，爱丽，我们只需要各个击破就可以了。”

他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她这个年纪就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实在是说不过去。她进入了更年期，她疲惫不堪，而且可能得了抑郁症。这也就解释了她为什么没有更加顽强地坚持对她的诊断有误，为什么没有在医生仅仅提到这一厄运的可能性时就当面反击。这显然不是她的个性。也许她的确压力太大了，累过头了，加上更年期，还有可能抑郁了。也许她没有得阿尔茨海默病。

周四：

7：00，早上服药√

完成实验心理评审√

11：00，和丹见面，我的办公室√

12：00，午餐会，700房间√

3：00，遗传咨询（约翰了解详情）

8：00，晚上服药

他们走进斯蒂芬妮的办公室时，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但这次她的脸上并无笑意。

“在讨论你的检测结果之前，我想问问就我们上次讨论过的那些信息，你还有需要回顾的地方吗？”她问。

“没有。”爱丽丝说。

“你仍然想知道结果吗？”

“是的。”

“很遗憾地告诉你，爱丽丝，你的PS1基因突变检测呈阳性。”

确凿无疑的证据就像一杯烈酒被直接端上了台面，没有加糖、没有加盐、没有解酒的饮料，一饮而尽时，酒精所经之处都火辣辣地疼。她可以进行雌激素替代疗法，服用阿普唑仑、百忧解，在峡谷农场[注]住上半年，每天睡足12个小时，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她想看一眼约翰，却无法转过头去。

“我们上次说过，这种突变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和阿尔茨海默病病情的一些发展有关，所以这个检测结果和你之前的诊断相符。”

“那家实验室的误检率是多少？叫什么名字？”约翰问。

“叫‘雅典娜分子诊断’，他们公司检测这种基因突变的准确率可达99%以上。”

“约翰，是阳性的。”爱丽丝说。

她现在看到了他的脸。他平时棱角分明、从容不迫的脸庞此刻看起来松弛呆滞，如此陌生。

“抱歉，我知道你们都想证明这次诊断是错的。”

“这个结果对我的孩子们有什么影响？”爱丽丝问。

“的确，这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他们现在多大了？”

“都是20多岁。”

“所以都还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每个孩子都有50%的可能遗传了这一基因，一旦遗传便是100%的发病率。他们可以进行症状前诊断的基因测试，但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有很多：他们真的希望提前知道吗？这会对他们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如果一个孩子的检测结果是阳性，另一个是阴性，这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爱丽丝，他们甚至还不知道你的诊断结果吧？”

“不知道。”

“你要考虑早点告诉他们。我理解一下子要做这么多安排的确很难，尤其是我知道你们还没有完全接受。但对于这种会发展得愈加严重的病，如果你制订了以后再告诉他们的计划，到时候可能就无法按照预期的方式进行了。还是说你可能会把这件事交给约翰去做？”

“不，我们会一起告诉他们。”爱丽丝说。

“你的孩子里有谁已为人父母了吗？”

安娜和查理。

“还没有。”爱丽丝说。

“如果他们有这个计划，这个消息对于他们来说就非常重要。这里是我搜集的一些书面材料，如果你想要我可以给你。还有，这是我的名片，以及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名片。他在开导经历过基因检测和诊断的家庭方面很有经验。现在你还有什么我可以回答的问题吗？”

“没有了，我暂时想不出还有什么。”

“很遗憾，我不能给你希望得到的结果。”

“我也是。”

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上车后，约翰付钱给车库管理员，默默无语地开上了斯特罗大道。因为寒流袭来，气温已连续两周远远低于零度。爱好跑步的人都被迫待在屋里，要么在跑步机上慢跑，要么干脆等待天气好转。爱丽丝对跑步机十分反感。她坐在副驾驶座上，等着约翰开口说点什么。但他没有，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流泪。

---

1. 淀粉样前体蛋白（APP）、早老素基因1（PS1）和早老素基因2（PS2）突变与家族性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关系密切。——译者注
2. 峡谷农场：美国著名养生度假品牌，在马萨诸塞州的雷诺克斯开有度假村，提供一系列养生服务。——编者注

2004年

3月

爱丽丝拿起一个塑料药盒，里面的药按照一周七天各自的药量在不同格子里分好。她打开了写着“周一”的盖子，将七个小药片倒在了自己窝成杯状的手中。约翰快步走进厨房，显然有明确的目的，但看到她手中的药后便迅速逃离，仿佛撞见了赤身裸体的母亲。他拒绝看她吃药。有时他可能话刚说到一半，但一看到她拿出了药盒，就马上离开房间。对话就此结束。

她就着三大口滚热的茶吞下了药片，烫得喉咙生疼。她其实也不享受这个过程。她坐在厨房的案桌旁，用嘴吹着杯里的茶，听到约翰在她头顶的卧室里踩着重重的步子走来走去。

“你在找什么？”她大喊。

“没什么。”他发着牢骚。

可能在找眼镜。在做完基因咨询后的这一个月里，他已经不再开口让她帮着找眼镜或钥匙了，但她知道他还是找得很费劲。

他慌乱急躁地走进厨房。

“需要我帮忙吗？”她问。

“不用，我没事。”

她很奇怪他最近萌生的这种固执的独立从何而来。他不让她帮着寻找自己乱丢乱放的东西，是为了减轻她的精神负担？还是在学着适应未来没有她的日子？难不成寻求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帮助对他来说太丢脸了？她抿着茶，聚精会神地望着墙上一幅画着一只苹果和一只梨的油画，那幅画至少在墙上挂了10年了。她听见他在她身后翻着台面上的信件和报纸。

他从她身边走过，进了门厅。她听到门厅里柜子的门被打开，又被关上，然后桌子的抽屉被拉开，又合上。

“你准备好了吗？”他大喊。

她喝完茶，到门厅里找他。他已经穿上了大衣，眼镜架在乱糟糟的头发上，手里拿着钥匙。

“我好了。”爱丽丝说，然后跟着他走出了家门。

剑桥的早春是个靠不住的骗子，让人生厌。树枝还未吐出嫩芽，也没有勇敢或愚蠢的郁金香从堆积了数月的陈雪中探出头来，更听不到任何春天该有的蛙鸣鸟叫。街道两旁堆积着又黑又脏的雪，变得很狭窄。在温暖的中午融化了的雪到了气温骤降的傍晚会再次被冻结，哈佛园和城市里的人行道上就会结一层黑色的冰，走上去十分危险。日历上的日期只会让人觉得受到了冒犯和欺骗：其他地方都已经春回大地，人们换上了短袖衫，在知更鸟叽叽喳喳的叫声中醒来，而这里的寒冷和灰暗却毫无撤退之意。在走去校园的路上，爱丽丝只能听到乌鸦的叫声。

约翰同意了每天早上陪她一起走到哈佛。她说不想再冒着迷路的危险独自出门。其实，她只是想像以前那样，回归两个人的晨间惯例，有一段独处的时间。但事实没有完全如她所愿，鉴于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滑倒后受伤的概率大于被车撞倒，他们一前一后地走在街上，且一路无话。

右脚的靴子里进了沙砾。她开始犹豫是要在路边停下抖出来还是等到了杰里咖啡馆再说。若是现在清理，她就要单脚站在路边保持平衡，另外一只脚暴露在寒冷的空气中。她想了想，还是决定忍受着不适，走完剩下的两个路口。

杰里咖啡馆位于马萨诸塞大道，在波特广场和哈佛广场之间。早在星巴克“入侵”之前，杰里就是剑桥地区咖啡爱好者们的常去之地。咖啡、茶、糕点和三明治的菜单用粉笔大写在柜台后面的黑板上，从爱丽丝读研时起就没有变过。只有餐品旁边的价格最近被改动过，它们被圈了出来，边框是一只长方形橡皮的形状，笔迹显然和左侧餐品的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爱丽丝细细观察着黑板，茫然不知所措。

“早上好，杰西，给我来一杯咖啡和一个肉桂司康饼，谢谢。”约翰说。

“我也一样。”爱丽丝说。

“你不喜欢喝咖啡。”约翰告诉她。

“不，我喜欢。”

“不，你不喜欢。给她来一杯柠檬茶。”

“我要一杯咖啡和一个司康饼。”

杰西望着约翰，等待着剧情的反转，但约翰没有再反驳。

“好的。两杯咖啡，两个司康饼。”杰西说。

走出门后，爱丽丝喝了一小口咖啡，味道很苦，刺鼻难闻，完全感受不到丝毫的美味。

“你的咖啡好喝吗？”约翰问。

“好喝极了。”

在走去学校的路上，爱丽丝不断喝着难以下咽的咖啡，存心让约翰恼火。她迫不及待地想走进办公室，这样就可以在四下无人时赶快倒掉这杯恶心的饮料，再就是要赶快清理掉落进靴子里的沙砾。

脱掉了靴子，扔掉了咖啡后，她先打开了收件箱，看到了一封安娜发来的邮件。

嗨，妈妈，

我们很想和你们共进晚餐，但这周查理有个庭审，有点儿脱不开身。下周怎么样？你和爸爸哪天方便？我们除了周四和周五晚上都可以。

安娜

她盯着电脑屏幕上早已就位、嘲弄般闪烁着的光标，努力在脑海中搜寻着回复邮件时应该使用的词语。现在要将她的想法通过口头、笔头或电脑按键表达出来，需要刻意的努力，还需要安抚和哄骗自己。她对正确拼写出那些词语毫无信心，而她从小就因为可以轻松掌握词汇拼写获得了不计其数的金星奖章和老师的夸赞。

这时，电话响了。

“嗨，妈妈。”

“哦，太好了，我正想给你回邮件呢。”

“我没给你发邮件。”

爱丽丝不确定自己的判断，又读了一遍屏幕上的内容。

“我刚刚看了。查理这周有个庭审……”

“妈妈，我是莉迪亚。”

“哦，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我每天这个时候都已经起床了。我昨天晚上就想给你和爸爸打电话，但你们那边的时间已经太晚了。我刚刚在一部叫‘水的记忆’的话剧里得到了一个很棒的角色，那个导演非常厉害，5月份会演6场。我觉得一定会非常精彩，而且演了这位导演的戏，以后会得到很多关注。我在想你和爸爸能不能过来看看我的演出？”

根据她上扬的语调，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默，爱丽丝知道该轮到自己发言了，但她还没有完全明白莉迪亚刚刚说完的话。打电话无法像面对面交谈那样，可以寻求视觉上的帮助，所以对方的话经常让她困惑不解。词与词，句与句纠结在一起，话题的突然转变也让她无法预料，跟不上思路，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虽然写字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但她能掩饰住它们，因为不必进行实时回应。

“如果你不想来，直说就行了。”莉迪亚说。

“不，我想去，但是……”

“但是你太忙了，这个那个的。我就知道我应该给爸爸打电话。”

“莉迪亚……”

“算了，我得挂了。”

她挂了电话。爱丽丝本想告诉她，她需要和约翰确认一下时间，如果他能从实验室里抽出身来，她很乐意和他一起去。但如果他没空的

话，她不能只身一人坐飞机穿越整个国家，需要为此编个借口。她害怕会在离家遥远的陌生城市迷路，所以一直避免出远门。她已经拒绝了下个月去杜克大学演讲的邀请，还扔掉了一个语言学会议的报名资料，而这个会议从她读研时起就每年都会参加。她想去看莉迪亚的话剧，但这次她能否出席完全取决于约翰的时间。

她手里握着话筒，考虑是不是该给莉迪亚回个电话，但再三斟酌后还是挂上了电话。她关闭了给安娜回邮件的窗口，重新打开了一个页面，打算写信给莉迪亚。她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标，手指却在键盘上凝固住了。今天她大脑的电池快要没电了。

“快点啊！”她催促着自己，恨不得在头上插几根电缆，赶快充满电。

她今天没有时间应付阿尔茨海默病。她有很多邮件要回，一个基金申请书要写，一堂课要教，一个研讨会要参加，而且到了晚上还要去跑步。也许跑跑步能让她的大脑变得清晰一些。

爱丽丝在袜子里塞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当然了，如果她糊涂到找不到回家的路，可能也不会记得身上带了这张记录着重要信息的纸。但她还是采取了这个预防措施。

跑步对于她厘清思绪来说已经无济于事。其实这些天来，她觉得自己跑步时更像是在追逐着那些无穷无尽的问题的答案，可是它们遥遥领先，无论她怎么奋力追赶，永远都追不上。

*我到底该怎么办？*她每天按时服药，晚上睡六七个小时，日复一日地坚持着去学校工作的规律作息。她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装成一位没有患上神经退行性疾病且情况还在不断恶化的哈佛教授，每天若无其事地

工作，仿佛一切照常如昨，日子会永远这样过下去。

在教授的日常工作中，并没有多少绩效要去考核，也没有按日例行的问责。她也不必在业余时间写书，定额完成小成果，上交书面报告。这里有允许她犯错的空间，但能有多少？总有一天，她的情况会恶化到让大家都能发现且无法容许的地步。她希望自己能在此之前离开哈佛，这样就不会看到别人的指指点点和怜悯同情，但她猜不出会是什么时候，还有多少时间。

虽然害怕在学校待得过久，但离开哈佛的想法则让她更加恐慌。如果她不再是哈佛的心理学教授，她又能是谁？

她是否应该多和约翰及孩子们待在一起？可那样的生活具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当安娜在电脑上敲录陈辩书时坐在她的身边？当汤姆巡诊时跟随在他的身后？还是去莉迪亚的表演课上当观众？她怎么可能告诉他们，你们每个人都有50%的可能性变得和我一样？如果他们也像她责怪和痛恨自己的父亲那样，责怪和痛恨她怎么办？

现在让约翰退休还为时尚早。现实点说，他在不影响事业的前提下能腾出多少时间陪她？她的生命还剩多少？2年？还是20年？

虽然与迟发性患者相比，阿尔茨海默病在早发性患者身上的发展速度要快很多，但他们在患病后生存的时间也更为长久，毕竟这种大脑疾病是寄居在相对来说更加年轻健康的身体中。她可能要带着这种病一直存活到残酷的生命尽头。那时候，她再也无法自己进食，无法开口说话，认不出约翰和孩子们。她会像一个婴儿一样蜷缩起来，而且由于已经忘记该如何吞咽，她还会得肺炎。终于能有一种疾病让她可以失去生命，而那时约翰、安娜、汤姆和莉迪亚会满怀歉疚而非感激地一致同意不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

她停下脚步，俯下身去，吐出了午饭时吃的千层面。还要再过几个

星期的时间，地上的积雪才能融化，将它们冲走。

她很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她正走在回家的路上，面前是诸圣新教圣公会教堂，离自己的家只有几个街区远。她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却从未像现在这样迷失在生活之中。教堂的钟声响起，鸣响的音律让她想起了祖父母家的钟表。她转动了像番茄一样通红的大门上的球形铁把手，跟随自己的冲动走了进去。

她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舒了口气，因为她还没想好一个合理连贯的故事来解释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她的母亲是犹太人，但她父亲坚持按照天主教的教义抚养她和安妮。所以自孩提时起，她就每周日去做弥撒，领受圣餐，向神父忏悔，还受过坚信礼。但由于母亲从未参与过这些活动，她在很小时就开始怀疑这一信仰的正确性。因为从未在父亲和天主教堂那里得到过一个满意的答案，她也就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信仰。

教堂外街灯的灯光透过镶嵌了彩色玻璃的哥特式窗户照了进来，几乎照亮了整个教堂。在每一扇彩色玻璃窗上，披着红白色袍子的耶稣都被画成了一位牧羊人或是正在创造奇迹的医治者。在圣坛的右侧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可得的帮助。

此刻的她就身处此生最大的劫难之中，迫切希望寻求帮助。但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外来的侵入者，并不忠诚，不值得救助。她何德何能，可以在一个她几乎一无所知的教堂里，可以在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上帝存在的情况下向他寻求帮助？

她闭上眼睛，听着远方车流发出让人平静的潮水般的声响，努力放飞思绪。她不知道自己在昏暗寒冷的教堂中缝了天鹅绒垫子的靠背长凳

上坐了多久。她期盼着答案，却一直没有等到。她又待了一会儿，希望会有一个神父或是教友走进来，询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现在，她已经想好了自己的解释，却没有人出现。

她想到了戴维斯医生和斯蒂芬妮·亚伦给过她的名片。也许她可以联系那些社工或者理疗师，也许他们能帮到她。这时，一个无比清晰又无比直接的答案击中了她。

和约翰谈一谈。

她刚刚走进家门，就发现自己即将手无寸铁地面对迎头而来的突然袭击。

“你去哪里了？”约翰问。

“我出去跑步了。”

“这么长时间，你一直都在跑步吗？”

“我还去了教堂。”

“教堂？我受不了了，爱丽。你听着，你从不喝咖啡，你也从不去教堂。”

她闻到了他呼吸中的酒味。

“那怎么了？我今天就去了。”

“我们今天本来要和鲍勃、萨拉一起吃晚饭的。后来我只能打电话取消约定了。你忘了吗？”

和他们的朋友鲍勃、萨拉一起吃晚饭。她记在了日程表中。

“我忘了，我有阿尔茨海默病。”

“如果你走丢了，我都不知道你在哪里。从现在起，你必须做到每时每刻都带着手机。”

“我跑步的时候没法带，我没有口袋可以放。”

“那就用胶带绑在头上，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总不能在你每一次忘记该在哪个地方出现时，都要再说一次。”

她跟着他走进了客厅。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酒杯，不愿抬头看她。他额头上的大颗汗珠像极了他手里威士忌酒杯杯壁上的水珠。她犹豫了一下，坐在了他的腿上，紧紧抱住了他的肩膀，双手握住自己胳膊肘，将耳朵贴紧他的耳朵，表达出了所有的情绪。

“对不起，我得了这种病。我不敢想象自己会变得多么糟糕，不敢想象有一天会看着你，这张我深爱的脸庞，却不知道你是谁。”

她顺着他脸部的线条轻轻抚摸着他的下颌和下巴，以及他眼角的笑纹——近来他已经很少露出笑纹了。她擦去他额头上的汗珠和眼角的泪水。

“每次一想到这些，我都透不过气来，但我们必须得想。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记住你多久。我们需要谈一谈以后的日子。”

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又将残留在冰块上的几滴酒吸进口中。然后他看着她，眼神中充满了她从未见过的深切的悲痛和惊慌。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开得了口。”

2004年

4月

纵使聪慧如他俩，也无法合计出一个确定可靠的长期计划。未来有太多的未知和变数，不像解出未知数X那么简单，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病情进展的速度到底会有多快？6年前，为了写《从分子到头脑》，他们一起休了一年的假，所以现在还得再等一年才有资格休长假。她能坚持那么久吗？迄今为止，他们只是商定坚持上完这个学期的课，尽量避免出娄子，然后一起去科德角的家里过暑假。他们只能想到8月份那么远。

再就是他们一致同意先不要告诉别人，但孩子们除外。让他们感到最为痛苦的就是要进行这场谈话，把这个事实告诉他们，早晚都躲不过。这场谈话就要在这个上午，伴随着桌上的百吉饼、水果沙拉、墨西哥菜肉馅煎蛋饼、橙汁香槟和巧克力蛋发生。

他们有好几年没在一起过复活节了。安娜有时会去宾夕法尼亚和查理的家人一起过节，莉迪亚过去几年都在洛杉矶，再之前在欧洲，而几年前的复活节约翰还去了波尔德开会。这次费了不少劲儿才成功说服莉迪亚回家过节。她正忙着排练，说自己不能受到干扰，也买不起机票，但约翰还是说服她腾了两天的时间出来，并答应给她报销机票钱。

安娜拒绝了“含羞草”和“血腥玛丽”这两种鸡尾酒，而是用一杯冰水冲咽下了她一直像吃爆米花一样塞进嘴里的焦糖巧克力蛋。在还没有人

猜测她是否怀孕时，她就主动谈起了即将进行的宫腔内人工授精的细节。

“我们去布列根和妇女医院[注]看了一位生育专家，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卵细胞很健康，每个月都正常排卵，查理的精子也很正常。”

“安娜，说真的，我觉得大家对我的精子没那么感兴趣。”查理说。

“可这是事实啊，太让人沮丧了。我甚至还尝试了针刺，但是无济于事，不过把我的偏头痛治好了。所以至少我们知道了我应该是能怀孕的。周二我会开始注射尿促卵泡素，下周会注射一些让我排卵的试剂，接着他们就会将查理的精子注入我的子宫。”

“安娜！”查理大喊。

“怎么了，他们会这么做的，所以也许下周我就能怀孕了！”

爱丽丝硬挤出了一丝表示支持的微笑，将她的恐惧深藏在咬紧的牙关之后。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只有在过了生育年龄之后才会表现出来，那时畸形的突变基因已经被悄无声息地传递给了下一代。如果她在此之前就知道自己的每个细胞都携带着这个基因和这种命运，她会怎么办？她会选择生育后代还是采取避孕措施？她愿意去冒减数分裂时像掷色子一样随机分配基因的风险吗？她琥珀色的眼睛、约翰的鹰钩鼻，还有她的PS1基因。当然，现在她无法想象没有他们的生活。但如果在她当母亲之前，在体会到他们的降生所带来的那种原始的、不可思议的母爱之前，她会不会认为不让任何人患病才是更好的选择？安娜会这么想吗？

汤姆到了，为自己的迟到道了歉，没有带新女友过来。幸好没有带，今天应该只有家人在场，更何况爱丽丝还记不住她的名字。他径直走向了餐厅，大概是担心错过美食，然后面带笑意地回到了客厅，手里

拿着一个盘子，每样食物都盛了一些，在盘子上堆成一座小山。他挨着莉迪亚在沙发上坐下。莉迪亚手里拿着剧本，闭着眼睛，正在默记台词。他们都到了，是时候了。

“我和你们的爸爸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我们希望等到你们三个都在场的时候说。”

她望向约翰。他点了点头，握紧了她的手。

“我的记忆力出现了一些障碍，有一段时间了。一月份的时候，我被诊断为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

壁炉上的钟表走动的声音显得很大，就好像有人把它的音量调高了一样，好像家里没人时那么响亮。汤姆手里的叉子叉着一块煎蛋饼，还没送到嘴里便停在了半空中，呆住不动了。她真应该等他好好吃完这顿早午饭再说。

“他们确定是阿尔茨海默病吗？你有没有再听听其他意见？”他问。

“她做了基因筛检，测出有PS1基因突变。”约翰说。

“那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吗？”汤姆问。

“是的。”

他用眼神而非言语向汤姆传递了更多的信息。

“那就意味着我们都有50%的可能性患上这种病。”汤姆说。

“那我的孩子呢？”

“你都还没怀孕呢。”莉迪亚说。

“安娜，如果你也有基因突变，那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会有50%的可能性被遗传。”爱丽丝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应该去检查一下吗？”安娜问。

“你可以这么做。”爱丽丝说。

“哦，天啊，我要是有的话该怎么办？那我的孩子也可能会有。”安娜说。

“等到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检查的时候，也许就有治愈的办法了。”汤姆说。

“但我们是来不及了，你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说我的孩子会安然无恙，而我会变成一个没有脑子的僵尸吗？”

“安娜，够了！别说了！”约翰厉声打断了她。

他咬紧牙关，满脸通红。若是在10年前，他会喝令安娜回到自己的房间。但现在，他只是握紧了爱丽丝的手，轻轻颤抖着腿。在很多方面，他都已变得不堪一击。

“对不起。”安娜说。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很有可能就会有预防性的治疗措施了，所以这也是应该去检查一下有没有这种基因的原因之一。如果有的话，你在没表现出症状之前就可以开始服药。不过，但愿你永远都用不上。”爱丽丝说。

“妈妈，现在有什么治疗手段，对于你？”莉迪亚问。

“嗯，他们让我服用抗氧化维生素和阿司匹林、一种抑制素和两种神经传递素。”

“这些药能阻止病情加重吗？”莉迪亚问。

“可能暂时会吧，他们其实也不确定。”

“临床试验那边有什么办法吗？”汤姆问。

“我现在正在问。”约翰说。

约翰已经开始和波士顿研究阿尔茨海默病分子病因的临床医学家和科学家交流，希望了解在临床治疗方面有什么可能性。约翰是一位癌细胞生物学家，不是神经系统学家。但对于他来说，去理解“犯罪分子”在另一个系统中大开杀戒的原理并不困难。这两种系统都使用同一套语言交流——受体结合、磷酸化、转录调控、网格蛋白有被小窝、分泌酶。好比哈佛让他拥有了一张出入最高端私人俱乐部的会员卡，他可以直接获得接触波士顿阿尔茨海默病科研圈里最为权威的头脑的机会。如果存在或即将出现更好的治疗方案，他都能第一时间为她找到。

“但是，妈妈，你看起来很好啊。你的‘早发性’一定是太早了，我根本没发现你有什么异样。”汤姆说。

“我注意到了。”莉迪亚说，“虽然没想到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觉得她不太对劲。”

“怎么不对劲？”安娜问。

“比如说她打电话时说不清楚，经常重复自己的话；有时候她连我5分钟之前说过的话都记不住；还有她圣诞节的时候想不起来怎么做布丁了。”

“你注意到这些有多长时间了？”约翰问。

“至少有一年了。”

爱丽丝自己都无法追忆到那么久以前，但她相信她的话，而且觉察到了约翰的羞愧。

“我必须要检查一下，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你们不想去查一下吗？”安娜问。

“我觉得整天惦记着有还是没有，比知道自己有还要折磨人。”汤姆说。

莉迪亚闭上了眼睛，大家都等待着她的回答。爱丽丝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荒唐可笑的想法，觉得她要么继续背台词去了，要么就是睡着了。在一阵让人不安的沉默后，她睁开眼睛，开了口。

“我不想知道。”

莉迪亚总是和别人不一样。

威廉·詹姆斯教学楼里安静得出奇。平日在走廊里叽叽喳喳的学生们——问问题的、互相争论的、开玩笑的、发牢骚的、说大话的、打情骂俏的，全都消失了。春天的阅读季一到，校园里的所有学生都会突然隐匿到宿舍和图书馆的小隔间里，但那要等到一周以后才会开始。许多认知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被安排去查尔斯顿待一整天，观摩功能性磁共振研究。也许就是今天。

不管原因为何，爱丽丝很珍惜这种无人打扰的时刻，可以一口气完成很多工作。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她没有去杰里咖啡馆买茶，现在反倒后悔了。她需要补充点咖啡因。她读完了最新一期《语言学期刊》上的文章，为她教的“动机与情绪”课拟好了今年期末考试的试卷，回复了所有之前没有回复的邮件。在此期间，一直没有电话铃声和敲门声响起。

她回到家后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去杰里咖啡馆。她还是想喝茶。她走进厨房，把水壶放在炉子上。微波炉上显示的时间是凌晨4点22分。

她望向窗外，外面漆黑一片。她看到了自己在玻璃窗上的影子，发现身上穿的是睡衣。

嗨，妈妈：

我的宫内人工授精没有成功，我没有怀孕，但并没有像之前预料的那样沮丧（查理几乎如释重负）。希望我的另一项检测结果也是阴性的。我们预约明天去取结果，我和汤姆之后会去找你们，把结果告诉你和爸爸。

爱你。

安娜

比爱丽丝预估的时间又晚了一个小时后，他们还是没有出现。两个人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不太可能变为希望渺茫。如果他们都是阴性的，就不必在那边待这么久，就会是一场简单的“你们两个人都没事”，“非常感谢”，然后出门的会面。也许今天斯蒂芬妮只是迟到了，也许安娜和汤姆在候诊室的时间比爱丽丝预估的更久。

当他们姐弟二人终于走进家门时，这种可能性从几乎渺茫变为零。如果他们的结果都是阴性，他们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告诉父母，或从他们喜悦而兴奋的面部表情就能判断出来。然而，从门口走到客厅的一路上，两个人都对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只字未提，好像在尽可能地延长所剩无几的美好时光，尽可能地拖延公布他们显然正在隐瞒着的、令人沮丧的消息。

他们并排坐在沙发上，汤姆坐在左边，安娜坐在右边，就像小时候坐在汽车后座上那样。汤姆是个左撇子，喜欢靠窗坐，而安娜不介意坐

在中间。他们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坐得更近，而且当汤姆探过身握住了安娜的手时，她也没有尖叫着大喊：“妈妈！汤米又抓我了！”

“我没有基因突变。”汤姆说。

“但是我有。”安娜说。

记得在汤姆出生以后，爱丽丝感觉自己特别幸运，拥有了儿女双全的家庭。然而，26年以后，这份幸运变成了一种厄运。爱丽丝想要伪装成一位坚强母亲的假象轰然崩塌，她开始痛哭。

“对不起。”她说。

“不会有事的，妈妈。就像你说的，到时候会有预防手段的。”安娜说。

后来等爱丽丝回想起来，才觉得这个结果的讽刺意味是多么显而易见。至少从表面来看，安娜似乎是最坚强的那个，基本上都是她在安慰别人。爱丽丝对此并未感到意外。安娜是最像母亲的那个孩子，她遗传了爱丽丝的发质、肤色和性情，还有她的PS1基因。

“我会继续尝试试管婴儿。我已经和医生谈过了，他们会在植入胚胎之前进行基因诊断，从每一个胚胎中取出一个细胞检测有没有基因突变，然后只植入没有突变的胚胎。所以我的孩子们肯定不会得这种病。”

这自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当大家还回味其中时，爱丽丝的心中却很不是滋味。除却自责以外，她很羡慕安娜，羡慕她能做自己没有机会做的事——让自己的孩子免受伤害。安娜不必像她这样，坐在女儿的对面，亲眼望着她艰难地理解和接受自己有一天会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消息。她希望自己当年也能受益于生殖医学取得的这些科学成果，然而若是那样，成长为如今的安娜的那个胚胎也就会被淘汰。

根据斯蒂芬妮·亚伦的看法，汤姆没什么问题，但他看起来并非如此：他脸色苍白，身体发抖，脆弱不堪。爱丽丝本以为，如果他们两个人有谁的结果是阴性，那个人就会松一口气。但他们是一家人，因为共同的经历、血缘和爱维系在一起。安娜是他的姐姐，她教会他怎么打响指，怎么用口香糖吹泡泡，还总是把万圣节讨来的糖果都给他。

“我们谁去告诉莉迪亚？”汤姆问。

“我去吧。”安娜说。

---

1. 布列根和妇女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第二大附属医院。——编者注

2004年 5月

在刚确诊后的那周，爱丽丝就想偷偷进去看一看，但还是没去。幸运饼干、占星术、塔罗牌和“爱心之家”都无法让她提起兴致。虽然每天都离自己的未来更近一步，她却并不急着对它一探究竟。这天上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激起了她的好奇心或让她鼓起勇气，但是就在那天，她走进了奥本山庄园护理中心。

大厅并没有让她望而却步。墙上挂着一幅描绘海洋景色的水彩画，地上铺着褪了色的东方式手织地毯。在大门正对面的前台后坐着一个女人，涂着厚重的眼影，一头黑色短发像甘草糖一样扭成了一股一股的小辫子。这里几乎会被人错认为酒店大堂，只不过残留着轻微的药水味，也没有行李、门童和来来往往的人流。住在这里的是长期住户，不是客人。

“您需要帮忙吗？”前台的女人问。

“嗯，是的，你们这里也可以护理阿尔茨海默病人吗？”

“是的。我们有个部门是专门照料这类病人的，您想参观一下吗？”

“好。”

她跟着这个女人走到电梯门口。

“您是在帮父母看吗？”

“是的。”爱丽丝撒了个谎。

她们等待着电梯的到来。电梯就像它承载的多数乘客一样，年岁已久，反应迟缓。

“您的项链很漂亮。”女人说。

“谢谢。”

爱丽丝把手放在胸口，摩挲着妈妈这条新艺术风格(注)的蝴蝶项链翅膀上粘着的蓝色石头。以前妈妈只有在周年纪念日或参加婚礼时才会戴上。爱丽丝也像她一样，一直把它专门留给特殊场合佩戴。但她的日程表上已经没有什么正式场合了，再说她也很喜欢这条项链，于是在上个月的某一天，虽然身上穿的是T恤衫和牛仔裤，她还是试着戴上了，看起来漂亮极了。

除此以外，她希望自己可以经常想到蝴蝶。她记得自己六七岁时，在得知蝴蝶只有几天的生命后，坐在自家院子里伤心地哭了，为它们的命运感到悲哀。妈妈安慰她说，不必为蝴蝶感到悲伤，它们的生命很短暂，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很不幸。她们望着蝴蝶在温暖的阳光下，飞舞在花园里的雏菊之间。妈妈对她说：“你看，它们有绚丽的一生。”爱丽丝希望自己能记住这句话。

她们乘坐电梯上了三楼，走过一条铺着地毯的长长走廊，穿过几扇没有任何标识的双开门，最终停了下来。前台女人回头指着一扇扇在她们身后自动关闭的门，向她解释：“阿尔茨海默病特殊护理部的大门是上了锁的，不知道密码就无法开门出去。”

爱丽丝看了看门旁边墙上的按键，上面的数字设置得很独特，每个数字都是上下颠倒的，而且按照从右至左的顺序排列。

“上面的数字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哦，是为了防止患者学会去按或者记住密码。”

这一防范措施似乎没什么必要。如果他们能记住密码，也就没有必要住进来了，不是吗？

“我不知道你的父母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四处走动和夜间不休息的现象在他们身上是很普遍的。我们护理部允许患者在任何时间四处走动，而且能确保他们的安全，没有走丢的风险。我们晚上也不会给他们打镇静剂，强制他们待在自己的房间，尽量让他们保持自由和独立。我们知道这一点对于他们自己和家人来说都很重要。”

这时有一位身材矮小的白发老妇人，穿着粉绿相间的碎花家居服，出现在了爱丽丝面前。

“你不是我女儿。”

“不是，对不起，我不是。”

“把我的钱还给我！”

“她没拿你的钱，伊芙琳。你的钱在你的房间里，你去看看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我觉得你放在那儿了。”

老妇人用怀疑和厌恶的目光看了爱丽丝一眼，然后听从了权威的意见，趿拉着脚上脏兮兮的白色流苏拖鞋，慢吞吞地走回房间。

“她有一张20美元的纸币，担心别人会偷走，就总是藏来藏去。然后肯定就会忘了放在哪儿，总是怪罪别人拿走了。我们尝试过劝她把钱花掉或者存进银行，但她不肯。总有一天她会忘记自己有这笔钱，之后她就消停了。”

躲开伊芙琳疑神疑鬼的调查之后，她们一路无阻地走到走廊尽头一个公共休息室中。里面聚集了很多老人，正围坐在一张张圆桌边吃午餐。细细一看，爱丽丝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老女性。

“只有三个男的？”

“准确来说，这里的32位患者中只有两位男性。另外那位男士是哈罗德，他每天都会过来陪妻子吃饭。”

若是重返孩童时代，那两个男性患者一定会单独坐一桌，不愿和女性坐在一起。各张桌子之间几乎没什么空隙，总有人在走动，挤得满满当当。许多老妇人都坐在轮椅上，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头细软的白发，凹陷的双眼在厚厚的镜片后被放大了，吃起东西来都极为缓慢。他们之间没有交往，没有交流，就连哈罗德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除去用餐的声响，唯一的动静就是有位老妇人一边吃饭一边唱歌。她脑中唱片机的唱针一遍又一遍在《在银色的月光下》这首歌的开头反复跳动。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喝彩。

在银色的月光下。

“您大概能看出来，这是我们这里的餐厅加活动室。大家每天都在固定时间食用三餐。让他们保持固定、有规律的行为非常重要。休闲活动也在这里进行，有保龄球、扔沙包、跳舞、听音乐、做手工。他们今天上午刚做了这些可爱的小鸟舍。而且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专人读报纸给他们听，让他们也能了解下时事。”

在银色的……

“我们给患者们创造了很多机会，让他们的身心都能尽量充实和丰

富。”

……月光下。

“家人和朋友随时都可以来探访、参加各种活动、和亲人一起用餐。”

除了哈罗德以外，爱丽丝没有看到任何人的亲人——没有一个丈夫、妻子、孩子或孙子，没有一个朋友。

“我们还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可以满足病人额外护理的需求。”

在银色的月光下。

“这里的病人有没有不到60岁的？”

“哦，没有，我觉得最年轻的也有70岁，平均年龄大概是82或83岁。很少见到有不到60岁的人得这个病。”

姑娘，你的面前就站着一个。

在银色的月光下。

“这些一共需要多少钱呢？”

“待会儿出门的时候我会帮你拿一些资料，不过就一月份的价格来看，阿尔茨海默病特殊护理部的收费是每天285美元。”

爱丽丝在脑子里大概估算了一下：每年需要10万美元左右，但若是

5年、10年或20年呢？

“您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在银色的……

“没有了，谢谢。”

她跟着这位称职的导游又回到上了锁的双开门前，望着她输入了密码。

0791925。

她不属于这里。

今天的天气在剑桥真是难得一见，属于她这种在新英格兰地区长大的人每年都会热切盼望，但等到最终来临时又不敢相信的那种谜一样的天气——一个阳光灿烂、气温达到20摄氏度以上的春日；一个拥有仿佛蜡笔涂出来的蓝天、终于可以脱掉大衣的春日；一个绝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浪费大好时光的春日，尤其当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时。

她向哈佛园的东南方向走了几个路口，像一个逃课的中学生一样走进了本杰瑞冰激凌店，兴奋得有些忘乎所以。

“请给我来一个三个球的蛋筒，要花生酱口味的。”

该死，我吃着立普妥呢。

她用手握着沉甸甸的巨大甜筒，就像端着一座奥斯卡奖杯。她付了5美元，然后将找零放进了一旁写着“攒小钱上大学”的罐子，继续朝着

查尔斯河的方向走去。

很多年前，她就已经改吃冻酸奶了，这似乎是一个更健康的选择。她早就忘了冰激凌的口味有多么浓郁，奶油有多么柔滑，吃起来是多么美妙的一种享受。她走在路上，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回想着在奥本山庄园护理中心看到的一幕幕。她需要一个更好的未来，一个不必在阿尔茨海默病特殊护理部和伊芙琳一起投沙包的未来，不必让约翰花了大价钱，却只是为了让一个再也认不出他，尤其是他也感到陌生的女人平安地苟且于世。到那时，情感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都极大地超越了如那般继续逗留在人间的益处，她不希望那里是自己的归宿。

她开始不断犯错，然后不断狼狈地弥补，但她非常确定自己的智商依然处于平均水准的标准偏差范围内。智商平平的人不会选择自杀。当然还是有些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原因都和自己的智商无关。

虽然她的记忆正被日益侵蚀，大脑却依然在很多方面恪尽职守。例如，就在当下这个时刻，她一边转着手里的冰激凌一边舔着，这样就不会让奶油融化后流到蛋筒上或手上，这是她从小就已熟练掌握的技巧，大概和如何骑车、如何系鞋带一起存储在大脑中某几处临近的区域中。与此同时，她迈下路肩，穿过马路，大脑的运动中枢和小脑共同完成了必不可少的复杂数学方程式，以将她的身体转向另一侧，却不会摔倒或被迎面而来的车辆撞翻。她闻到了水仙花的甜美香气和街角印度餐厅里飘荡出的咖喱味。每舔一下冰激凌，她都能品尝到巧克力和花生酱的甜味，这表明她的大脑中的愉悦回路已被正常激活，和享受性爱或是一瓶上好的红酒时一样。

然而总有一天，她会忘记怎么吃冰激凌，怎么系鞋带，怎么走路；总有一天，她的愉悦神经元会遭到聚集成群的淀粉样蛋白的猛烈进攻，让她无法再享受自己热爱的一切。未来总有一天，会再也没有未来。

她反倒希望自己得的是癌症。如果可以，她会毫不犹豫地拿阿尔茨

海默病去交换。这个想法让她很难为情，尽管显然是在枉费心机，但她任凭自己想入非非。如果得的是癌症，她多少还能拥有进行对抗的武器——手术、放射治疗、化疗，还有一线生机可以打赢这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家人和哈佛的同僚都会站在她的身后，一致支持她进行这场伟大的战斗。即便最终战败，她也能头脑清晰地望着他们，依然认识每一张面庞，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清醒地和他们告别。

阿尔茨海默病却是一种迥然不同的怪物，没有任何可以屠杀它的武器。就连服用安理申和美金刚都感觉像是拿着几把漏水的小水枪对抗迎面而来的熊熊火焰。约翰还在打听临床试验中的药物，但她怀疑没有现成的药物可以改变她的命运，要不然他肯定早给戴维斯医生打电话，无论如何也要帮她弄到手了。目前看来，所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无论是82岁还是50岁，无论是奥本山庄园护理中心的住户还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都面临着同样的结局。这场熊熊大火会吞没所有人，没有人能幸免于难。

掉光头发的脑袋和环形丝带[注]都是代表勇气和希望的勋章，而她吞吐的言语和消逝的记忆则彰显着不稳定的情绪和行将发生的精神错乱。癌症患者可以指望得到周围人的支持；而爱丽丝似乎看到了自己遭人嫌弃的未来。即便是心地善良或很有教养的人也会因为心生恐惧而与精神疾病患者保持适当的距离。她不想成为让他人避之若浼、望而却步的人。

自己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只能指望两种远称不上疗效显著的药物，而无法将其替换为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接受以上这些事实后，她还有什么愿望吗？假设安娜试管婴儿受孕成功，她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安娜的孩子，将其拥入怀中，并清楚地知道这是她的外孙或外孙女；她希望能看到莉迪亚出演一部让她引以为傲的作品；她希望能看到汤姆坠入爱河；她希望能再和约翰一起休一年长假；她还希望能在自己无法阅读之前多读一些书。

她微微笑了笑，内心的真实感受有些出乎意料。这些心愿当中没有一件事和语言学、教学或哈佛有关。她吃完最后一口蛋筒，还希望能享受更多明媚温暖的天气和甜筒冰激凌。

当疾病带来的痛苦淹没冰激凌带来的愉悦时，她希望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当这一天来临时，她混乱的头脑还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吗？她担心自己将来会记不住，也就无法执行这一计划。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请求约翰或哪个孩子来帮助自己都不可行，她绝对不会将他们任何人置于这种艰难的境地。

她需要制订一个周密的计划，一个现在就能开始安排、保证未来可以只靠自己就能实施的自杀计划。她需要设计一个操作简单的测试，每天进行自我监控。她想起了戴维斯医生和神经心理科医生问过她的那些问题，那些从去年12月起她就已经回答不出的问题。她开始考虑自己依然在乎的东西，想要实现这些愿望不需要多少聪明才智，她可以忍受和自己短时记忆中的严重缺陷共同存活下去。

她从浅蓝色小挎包里掏出了黑莓记事本。小挎包是莉迪亚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每天都背着，挎在左侧肩膀，贴在自己右边的屁股上。它已经和她的铂金婚戒、运动手表一样，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配饰，和自己的蝴蝶项链也十分相配，里面装着她的一部手机、一部黑莓记事本和一串钥匙，她只有到了睡觉时才会摘下来。

她开始在上面打字：

爱丽丝，先回答下列问题：

1. 现在是几月份？

2. 你的家庭住址是什么？

3. 你的办公室在哪儿？

4. 安娜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5. 你有几个孩子？

如果有任何一个问题你无法回答，请打开你的电脑中一个名为“蝴蝶”的文件夹，立即按照里面的指示去做。

她在自己的日程提醒中设定了一个每天早上8点钟固定振动的闹钟，且没有设定截止日期。然后她意识到自己这个设计存在很多潜在的问题和漏洞，绝不可能万无一失。她只能期望自己能在变得如此愚不可及之前顺利打开“蝴蝶”文件夹。

她几乎是一路跑着去上课的，担心自己会迟到，但走进教室时发现时间还没有到。她挑选了一个挨着走廊的座位坐下，是倒数第五排，中间偏左的位置。有几个学生陆续从教室后门走了进来，但大部分学生已经到了，等待着上课。她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10：05，墙上的时钟也是同样的时间。这也太罕见了。她一直给自己找事做——查看课程进度表，浏览上节课的笔记，还制订了当天接下来的计划：

实验室

研讨会

跑步

期末复习

10点10分了。她和着《我的莎罗娜》这首歌的节奏轻轻敲着自己的钢笔。

学生们开始骚动起来，一个个坐立不安。他们一会儿看看笔记本，

一会儿看看墙上的钟表，翻一翻教材再合上；他们打开笔记本电脑，点点鼠标，敲敲键盘；他们喝光了杯里的咖啡，哗啦啦地打开糖果、薯片等零食的包装袋，吃了起来；他们咬咬笔帽，啃啃指甲；他们扭过身子看着教室后面，探着身子询问坐在其他排的朋友；他们挑起眉毛，耸耸肩膀；他们交头接耳，咯咯地笑着。

“可能会有个客座讲师来吧。”一个坐在爱丽丝后面几排的女孩说。

爱丽丝再次打开了自己“动机与情绪”课的进度表，上面写着：“5月4日，周二：无助与控制（第12章和第14章）。”没有任何和客座讲师有关的信息。教室里的气氛由期待变成了不安的嘈杂。大家都像热锅中的玉米粒，一旦有一个炸成爆米花，剩下的就会一个接一个地爆开，但没人知道谁会成为第一个，又什么时候会爆开。哈佛的课堂守则明确规定，若授课教师迟到，学生须至少等待20分钟，然后这节课才会正式取消。爱丽丝不怯于成为第一个，她合上笔记本，插上笔帽，将所有东西塞进了自己的包里。已经10点21分了，不用再等了。

她要转身离开时，看了看坐在身后的四个姑娘。她们全都面带笑容地抬头看着她，大概是感激她释放了所有人的压力，让大家获得了自由吧？她抬起手腕，露出手表，向她们展示着上面无可争辩的数据。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打算的，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她上了台阶，从阶梯教室后门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头。

她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高峰期的车流沿着纪念大道缓慢挪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时她的屁股下感觉到了振动——到了早上8点了。她从自己浅蓝色的挎包里拿出了黑莓。

爱丽丝，先回答下列问题：

1. 现在是几月份？

2. 你的家庭住址是什么？

3. 你的办公室在哪儿？

4. 安娜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5. 你有几个孩子？

如果有任何一个问题你无法回答，请打开你的电脑中一个名为“蝴蝶”的文件夹，立即按照里面的指示去做。

她在下面写道：

5月

马萨诸塞州剑桥白杨街34号，邮编：02138

威廉·詹姆斯教学楼1002房间

1976年9月14日

3个

1. 新艺术风格：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建筑、美术及实用艺术风格。新艺术风格的珠宝首饰常以花卉昆虫为题材，色彩斑斓，比较精美。——编者注

2. 这里指代表着艾滋病的红丝带。——编者注

2004年 | 6月

在眼前的广告中，有一位显然已步入暮年的老妇人，嘴唇和指甲都呈桃红色，正在逗着一个大约5岁的小女孩玩耍，可能是她的孙女。祖孙两人看起来都很快乐。上面的广告语写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自然要服用最好的阿尔茨海默病处方药。爱丽丝正在翻阅《波士顿》杂志，看到这则广告时却久久无法翻页。对这个广告和里面的老妇人的反感像一股热流在她的身体内涌动。她又细细端详了图片和广告语，等待着自己的思路能跟上直觉的步伐，但还没等她搞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抵触它，摩耶医生就拉开了检查室的门。

“爱丽丝，我了解到你的睡眠出了些问题，跟我讲讲是怎么回事吧。”

“我要一个多小时才能睡着，几个小时以后就会醒过来，然后就要从头再折腾一遍。”

“你夜间有没有感受到潮热或其他任何不适？”

“没有。”

“你现在在服用哪些药物？”

“安理申、美金刚、立普妥、维生素C和维生素E，还有阿司匹林。”

“哦，很遗憾，失眠的确是安理申的副作用之一。”

“是的，但我不能停用安理申。”

“和我说说你睡不着时都干什么吧。”

“一般我都会躺着，胡思乱想，忐忑不安。我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会变得非常严重，但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就很担心自己一旦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哪儿或做什么工作。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唐，但我总觉得阿尔茨海默病只有在我睡着时才能消灭我的脑细胞，只要我醒着，留点意，就不会有事。

“我知道这种焦虑会让我睡不着，但我好像无法克制自己。只要睡不着，我就会发愁，然后因为发愁，就更是睡不着。光是跟你说一说这事儿，我就觉得特别疲惫。”

她说的并不全是真的。她的确会担忧和焦虑，但她也会像个婴儿一样安然酣睡。

“在别的时间，你也会被这种焦虑困扰吗？”

“不会。”

“我可以给你开些抗抑郁的药。”

“我不想吃这种药，我没有抑郁。”

然而事实上，她可能真有点抑郁。她被确诊患有一种致命且无法治愈的疾病，她的女儿也是。她基本彻底放弃了出远门，曾经生动有趣的课堂也变得枯燥得让人无法忍受。就算约翰难得有空在家陪她，似乎也距离自己特别遥远。所以，是的，她的确有些悲伤。但考虑到目前的状况，这似乎是正常反应，而不应在每日服用的药物中再加上一种，引发

更多的副作用。这可不是她来到这里的初衷。

“那可以试试替马西泮。每晚临睡前服用一片，能帮助你快速入睡，一口气睡上6个小时，早上起来后也不会感觉头昏脑涨。”

“我需要药效更强的药。”

双方沉默了许久。

“我觉得你最好再预约一次，和你丈夫一起来，我们再讨论一下药效更强的药。”

“这不关我丈夫的事。我没有抑郁，也没有绝望，我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塔玛拉。”

摩耶医生仔细打量着她的脸，爱丽丝也以同样的方式望着她。她们两个人都已年过四十，还称不上年老，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已婚职业女性。爱丽丝和她的交情还没到已了解彼此的政治观点的地步，如果需要换一位家庭医生，她也没什么可犹豫的。她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承受不起等待的风险，因为她可能会忘记自己要干什么。

她还准备好了别的说辞，但没有派上用场。摩耶医生已经掏出了她的处方笺，在上面写了起来。

她又跟着那位叫萨拉什么的神经心理科医生回到了那间狭窄的检测室。就在刚才，她向爱丽丝再次介绍了自己，但爱丽丝马上就忘记了她姓什么。这不是个好兆头。不过，她一月份来到这里时对这个房间的记忆却是准确的——狭窄、干净、毫无个人色彩。里面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苹果电脑，还有两把餐椅和一个金属文件柜。别无他物。没有窗户，墙上或桌上也没有绿植、图画或日历，没有可以让人分心的事

物，也没有任何潜在的线索或偶然的关联。

那位叫萨拉什么的医生就像日常交谈一样开始了提问。

“爱丽丝，你多大年纪了？”

“50岁。”

“什么时候过的50岁生日？”

“10月11日。”

“现在是什么季节？”

“春天，但感觉已经像夏天了。”

“就是，今天外面也太热了。我们现在在哪里？”

“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记忆障碍科。”

“你能说出图片中四种物体的名称吗？”

“书，电话，马，汽车。”

“我衬衫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纽扣。”

“我手指上的这个呢？”

“戒指。”

“你能倒着拼出‘Water’（水）这个单词吗？”

“R－E－T－A－W。”

“现在请跟着我念：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原因。”

“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原因。”

“你能举起手，闭上眼睛，张开嘴吗？”

她照办了。

“爱丽丝，你刚才看到那张图片上的四个东西是什么？”

“马，汽车，电话和书。”

“很好请在这里写一，句话。”

她写道：我不敢相信自己有一天会不能写字。

“很好。现在请说出以字母S开头的字或词，计时一分钟。”

“萨拉，死亡，思念，思想，伞，三角，速度，算术，死亡。哦，刚刚说过这个了。撒旦。”

“现在请说出以字母K开头的字或词，越多越好。”

“看病，困扰，开心，考试，课堂，口才，靠。”她笑了，连自己都大吃一惊，“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我经常听到这个字。”

爱丽丝想知道，若是放在一年前，她一口气能说出多少个词，也很好奇一分钟说出几个才算正常。

“现在，请你说出知道的蔬菜名称。”

“芦笋，西兰花，菜花，葱，洋葱，辣椒，辣椒……我不知道了，想不出来了。”

“最后一道题，请尽可能多地说出你知道的四足动物。”

“狗，猫，狮子，老虎，熊，斑马，长颈鹿，羚羊。”

“现在请大声朗读这句话。”

萨拉递给她一张纸。

“7月2号，一个周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安娜，一场严重的火灾使约翰·韦恩机场被迫关闭，共有30名乘客被困，包括6名儿童和两名消防员。”爱丽丝念道。

这是纽约大学故事测试，是为了测试陈述性记忆[注]的表现。

“好，现在请复述这个故事，能记住多少就说多少。”

“7月2号，一个周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安娜，一场火灾使30个人被困在机场，包括6名儿童和2名消防员。”

“很好。现在我会给你看一些图片，请你告诉我上面的物品名称。”

这是波士顿命名测验。

“公文包，玩具风车，望远镜，圆顶冰屋，沙漏，犀牛。”又一种四足动物。“球拍。哦，等一下，我知道那是什么，是植物往上攀爬的梯子，叫格架？不对，是棚架！手风琴、椒盐卷饼、拨浪鼓。哦，等一下，我们科德角那个家的院子里有一个，绑在两棵树之间的，可以躺在上面。不叫吊篮，叫吊网？也不是。天啊，好像是‘吊’字开头的，我想不起来了。”

那个叫萨拉什么的在计分表上做了个标记。爱丽丝很想替自己辩解一下，她的疏忽不见得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也很有可能是常见的大脑短路。即便健康无恙的大学生通常每周也会出现一两次舌尖现象[注]。

“没关系，我们继续。”

爱丽丝很顺利地说出了其他图片中物品的名称，却硬是无法激活对应的神经细胞，可以为那张她忘记叫什么的、能躺在上面小睡的网进行名称编码。他们查塔姆[注]家中的那一张就挂在院子里的两棵云杉之间。爱丽丝记得在很多个午后，她和约翰会一起躺在上面小憩，在树荫下享受着微风徐徐的清凉。她依偎着他的胸膛和肩膀，靠着她的枕头。他的棉衬衣上散发出熟悉的衣物柔顺剂的味道，他的肌肤上有灼热的烈日和海洋的咸味混合在一起的夏日气息，一呼一吸之间让她陶醉。这些她都清晰记得，可就是想不起来他们躺在上面的那个东西到底叫吊什么。

接下来，她顺利通过了韦氏成人智力测验中的图片排列、瑞文彩色推理测验、卢瑞亚心智旋转实验、斯特鲁普效应测试，还有记忆并照着画出几何图形的测试。她看了看手表，发现自己才刚刚在这个狭窄的房间里待了一个小时。

“好了，爱丽丝，现在我想让你回忆一下之前读的那个小故事。你还记得多少？”

她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惊慌，可这沉闷厚重的情绪压在她的横膈膜上方，让她几乎无法呼吸。她脑中通往故事细节的回路可能已经阻塞，也有可能是她体内已经没有足够的电化学驱动力可以冲击储存着这个故事的神经细胞，将它唤醒。若是不在这个闭塞的房间里，她忘记的信息可以用黑莓去查找，记不清的邮件可以再看一遍，还可以写即时贴提醒自己。她可以指望凭借自己在哈佛的教业获得他人的尊重。在这个小房间外，她可以隐藏起自己并不通畅的大脑回路和微弱的神经信号。虽然她

很清楚这些测试的目的正是揭开大脑的无能为力之处，但在揭开之后，她还是觉得出乎意料和尴尬难堪。

“我不太记得了。”

就这样，她的阿尔茨海默病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供那个叫萨拉什么的细细查看，评头论足。

“没关系，只需要告诉我你还记得的内容，什么都可以。”

“嗯，和机场有关，我觉得。”

“那么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周日、周一、周二还是周三呢？”

“我不记得了。”

“那就猜一下。”

“周一。”

“那是发生了飓风、水灾、火灾还是雪崩呢？”

“火灾。”

“故事发生在4月、5月、6月还是7月呢？”

“7月。”

“约翰·韦恩、杜勒斯、洛杉矶国际机场，是哪个机场关闭了呢？”

“洛杉矶国际机场。”

“有多少名乘客被困呢？30名、40名、50名还是60名？”

“我不知道，60名吧。”

“其中有多少名儿童？2个、4个、6个还是8个？”

“8个。”

“还包括什么人？两名消防员、警察、商人还是老师？”

“两名消防员。”

“很好，我们这一部分的测试结束了。我会带你去戴维斯医生那里。”

很好？难道她实际上记住了这个故事，只是自己对此并不知情？

她走进戴维斯医生的办公室后，才惊奇地发现约翰已经到了，正坐在那把她前两次来时都空得扎眼的椅子上。这次人都齐了——爱丽丝、约翰和戴维斯医生。她不敢相信这就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这就是她的人生——她是一个得了病的女人，正和丈夫一起看神经科医生。她差点以为自己是在演戏，扮演一个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女人，而扮演她丈夫的那个人手里正拿着剧本——只不过那并不是剧本，而是《日常生活能力评估量表》。（*场景：神经科医生的办公室里。女人的医生坐在了她丈夫的对面。这时女人走了进来。*）

“爱丽丝，快坐吧。我刚刚和约翰聊了几分钟。”

约翰正用手指扭动着戴在另一只手上的婚戒，轻轻晃动着右腿。他们的椅子紧挨着，所以她的椅子也跟着微微颤动。他们刚刚聊了什么？在和医生交谈以前，她很想先私下里问问约翰，了解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两个人就能保持口径一致。她还想告诉他，别再晃了。

“你怎么样？”戴维斯医生问。

“我挺好。”

他对她微笑着。这是一个友善的微笑，稍稍缓和了一下她的担忧。

“好啊，你的记忆力现在怎么样？上次回去后，有没有出现新的问题或者变化？”

“呃，我觉得记住每天的日程安排变得更困难了。我一天到晚都离不开黑莓和备忘录。再就是我现在很讨厌打电话，如果我看不到交谈的对象，就很难理解整个谈话的内容。等我的脑子反应过来那些词句，早就跟不上对方的思路了。”

“定向方面呢？后来又出现过迷路或者无法辨认地理位置的情况吗？”

“没有。嗯，有时候我会分不清现在是一天当中的什么时间，看手表也没用，不过最后都搞清楚了。有一次我以为是早晨，去了办公室，但等回到家以后才发现是深夜。”

“还出过这事儿？”约翰问，“什么时候？”

“记不清了。上个月吧，我觉得。”

“当时我在哪里？”

“在睡觉。”

“为什么我之前完全不知情，爱丽？”

“不知道，是我忘了告诉你吗？”

她笑了，但并未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有的话，只是让他的忧虑加重了。

“这种时间定向障碍和夜游现象非常常见，而且以后还会出现。你可以考虑在大门上拴一个门铃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这样晚上开门时就可以把约翰吵醒。你还应该注册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协会的‘安全回家项目’，注册费好像是40美元左右，这样就能得到一条有个人编码的手环。”

“我手机里有约翰的联系方式，我把它放在这个小包里，一天到晚都背着。”

“好，这样很好，但如果你的手机没电了，或者你迷路的时候约翰的手机打不通怎么办？”

“那我会在包里多放一张纸，上面写上我和约翰的名字、我们的地址和电话，这样可以吗？”

“这样也可以，但你要确保永远都带在身上。你可能会忘记背你的包，但一直戴着手环的话就不用想这回事了。”

“这个主意好，”约翰说，“我会帮她弄一条的。”

“服药的情况怎么样？你都按时按量服药了吗？”

“是的。”

“有什么副作用吗？恶心、头晕之类的？”

“没有。”

“除了你去办公室的那天晚上，平时入睡困难吗？”

“不困难。”

“你还保持着锻炼的习惯吗？”

“是的，我还在跑步，基本上每天都跑5英里。”

“约翰，你跑步吗？”

“不跑，我走路上下班，就是我一天的运动量了。”

“我觉得如果你和她一起跑步会很有好处。从动物模型上已经取得了很有说服力的数据，可以证明体育锻炼能减缓β－淀粉样蛋白[注]积聚和认知能力衰退的速度。”

“我看过这类研究。”爱丽丝说。

“对，所以坚持跑下去吧。不过有个伴儿的话更好，这样就不用担心你会迷路或者忘了去跑，要知道，你想不起来的时候，自己也不会知道。”

“我会开始和她一起跑。”

约翰非常抵触跑步。他会去打壁球、网球，偶尔打打高尔夫，但从不跑步。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在智力方面她自然已不如他，但在体力方面，她的身体素质依然是他望尘莫及的。她非常乐意和他一起跑步，但很怀疑他能否像自己承诺的那样坚持下来。

“你心情怎么样？还好吗？”

“平时都挺好，但感觉所有的事情我都要十分费劲地去理解、处理和考虑，非常受挫，而且精疲力竭。我还很担忧我们以后的日子。除此以外，我的心情和以前一样，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更好了，因为我把实情告诉了约翰和孩子们。”

“你告诉过哈佛的什么人了吗？”

“没有，还没说。”

“这个学期你还能正常上课、完成所有工作任务吗？”

“能。虽然我耗费的精力比上学期多得多，但还是可以的。”

“你有没有独自去外地参加会议和讲座？”

“基本上不去了。我拒绝了两所大学发来的讲座邀请，4月份的一场大型会议也没去，这个月法国的一个会议也不去参加了。以前我一到夏天就经常出差，我们俩都是。但今年我们打算整个夏天都待在查塔姆的家里，下个月就要过去了。”

“好，听起来不错。这样今年夏天你就可以得到妥善的照料了。我觉得你有必要计划一下，到秋天开学后，考虑把情况告诉哈佛的同事，商议出一个合理可行的方案来交接好工作。而且我觉得，到那时，独自出门更是想都不用想了。”

她点了点头。她非常害怕9月的到来。

“现在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事务也要早作打算，签订一些预先医疗指示，例如写好委托书和生前遗嘱。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后把大脑捐赠出来，用作医学研究？”

她的确考虑过。她想象过自己死后捐赠出的大脑——毫无血色、浸透了福尔马林、颜色和橡皮泥一样，被一个医学院的学生盛在自己凹成杯状的手中。他们的导师会指着上面的脑沟和脑回，讲解大脑皮层的躯体感觉区、听觉区、视觉区在哪里。里面存储着大海的味道、孩子们的声音、约翰的手和脸庞……她还想象过它会像熟食火腿那样，被切成类似于冠状位解剖图那样的薄薄一片，放在载玻片上。经过这样一番准

备，显微镜下放大的脑室一定显而易见，而她就曾经存在于那些缝隙中。

“想过，我愿意捐。”

约翰显得局促不安。

“好的，那在你走之前我会让你签一些文件。约翰，能把你手里的评估量表给我吗？”

*他在表上是怎么评价我的？*他们永远都不会谈起。

“爱丽丝是什么时候告诉你她的病情的？”

“在你告诉她以后没多久。”

“好的，从那之后你觉得她的情况如何？”

“我觉得非常好。打电话的问题的确存在，她再也不接电话了。在家的时候要么是我接，要么就自动转到答录机。她的黑莓已经不能离手了，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有时候早上出门前，每过几分钟都要看一下有没有带。我真是有点不忍心看。”

这种情况的确越来越频繁，他不忍心看到她的样子。就算他看着她，也是以一种冷静的目光观察，就好像在看他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有没有什么爱丽丝可能没提到的问题？”

“据我所知没有了。”

“她的情绪和个性方面呢？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变化？”

“没有，她还是老样子。可能自我防御意识更强了一些，而且更安

静了，不怎么主动交谈了。”

“你现在怎么样？”

“我吗？我挺好的。”

“我这里有一些资料你可以带走，是有关医院社工们成立的互助组的。丹妮丝·达达里奥是我们这里的社工，你可以和她预约见个面，让她了解你的情况。”

“是针对我的预约吗？”

“是的。”

“我不需要，真的，我很好。”

“好吧，如果你觉得哪天需要了，知道有这些资源就好。现在我要问爱丽丝一些问题。”

“其实，我还想和你谈一谈辅助治疗和临床试验方面的事。”

“好的，没问题，不过我们要先完成对她的检查。爱丽丝，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一。”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1953年10月11日。”

“美国现任副总统是谁？”

“迪克·切尼。”

“好，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名和地址，然后你要复述给我听。过一会儿，我会要求你再复述一遍。准备好了吗？约翰·布莱克，布莱顿市西街42号。”

“和上次那个一样。”

“是的，是一样，很好。现在你能重复一遍吗？”

“约翰·布莱克，布莱顿市西街42号。”

约翰•布莱克，布莱顿市西街42号。

约翰从不穿黑色衣服(注)，莉迪亚住在西部，汤姆住在布莱顿，8年以前我42岁。

约翰•布莱克，布莱顿市西街42号。

“好的。你能按照顺序从1数到20，然后再倒着数回来吗？”

她照做了。

“现在，我想让你伸出左手，想一下你现在所在城市名称的首字母，它在字母表中是第几个，你就伸出几根手指。”

她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的话，然后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做出了一个代表和平的手势(注)。

“很好。现在，告诉我手表上这个东西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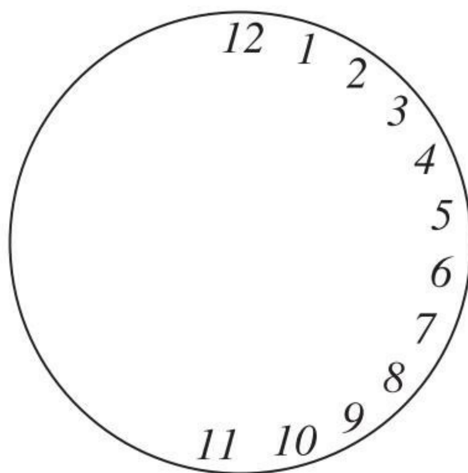
“表扣。”

“好。现在在这张纸上写句话，描述一下今天的天气。”

她写道：天气雾蒙蒙的，炎热潮湿。

“在纸的背面，画一个时钟的表面，显示的时间是3点45分。”

她画了一个很大的圆圈，在最上面写下了数字12，然后依次填入了其他数字。



“哎呀，我画的圆圈太大了。”

然后她潦草地写了时间。

3：45。

“不，不是电子的，应该是指针式的。”戴维斯医生说。

“嗯，你是想测试我能不能画画，还是能不能认出表上的时间？如果你帮我画一个表面，我可以指出来3点45分是什么样的，但我一直不太擅长画画。”

安娜在三岁的时候，非常喜欢马，经常央求爱丽丝给自己画一匹。而爱丽丝的演绎至多称得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既像龙又像狗的生物，就连家里这个学龄前儿童最为天马行空、接受度极高的想象力也无

法满足。“不是，妈妈，不是这样的，给我画匹马。”

“其实我两方面都想测试一下，爱丽丝。阿尔茨海默病对于大脑顶叶的影响会很早显现，那个区域负责对空间的感觉和记忆认知。约翰，这就是我想让你陪她一起跑步的原因。”

约翰点了点头。现在他们已经正式联手了。

“约翰，你知道我不会画画的。”

“爱丽丝，只是让你画个表面，不是画马。”

他竟然没有维护她，这让她很吃惊。她挑起眉毛，用双眼瞪着他，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能证实她的观点既合情又合理。然而他也只是瞪着她，转动着手指上的戒指。

“如果你给我画好表面，我就能画出3点45分的指针。”

戴维斯医生在另一张纸上画了一个表面，爱丽丝在上面画出了指示着正确时间的指针。

“好，现在我想让你告诉我之前那个人名和地址。”

“约翰·布莱克，布莱顿市西街多少号……。”

“好，是42、44、46还是48号？”

“48号。”

戴维斯医生在那张画着表面的纸上写了很多字。

“约翰，别再晃我的椅子了。”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临床试验方面有什么选择了。我们医院

和布里根和妇女医院都在进行几项研究。我最想推荐给你的项目从这个月开始接受病人报名。这是一个分成三个阶段的研究，试验药物叫‘艾米利克斯’。研究发现这种药物可以约束β－可溶淀粉样蛋白，防止它们积聚。所以它和你现在正在服用的那些药不同，有希望能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也很让人振奋，发现它有很好的耐受性。病人服用一年后，认知功能似乎不再退化，甚至还有所改善。”

“这个项目是不是设有安慰剂对照组[注]？”约翰问。

“是的，这是个双盲试验[注]。病人会被随机分配到安慰剂对照组或两种剂量中的一个剂量组。”

*所以我服用的也有可能只是糖丸。*她怀疑淀粉样蛋白对于安慰剂效应或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都是不屑一顾的。

“你觉得分泌酶抑制剂[注]怎么样？”约翰问。

这种选择是约翰的心头好。分泌酶是人体自然分泌的酶，会释放正常无害数量的β－淀粉样蛋白。而爱丽丝的PS1酶由于发生突变而不再接受人体的合理管控，产生了过多的β－淀粉样蛋白。过量就会产生危害，就好比打开了一个无法关闭的水龙头，她的水槽很快就会开始泛滥。

“现在看来，分泌酶抑制剂要么是因为毒性太大，不能用于临床，要么……”

“那左旋氟比洛芬呢？”

左旋氟比洛芬和艾德维尔这种布洛芬类药物一样，是一种消炎药。有不计其数的制药公司声称，它可以减少β－淀粉样蛋白（1－42）[注]的分泌。也就是说，让水龙头流出的水少一些。

“对，那种药受到了广泛关注。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二阶段研究，但只有加拿大和英国才有。”

“那你觉得让爱丽丝服用氟比洛芬怎么样？”

“我们目前还没有数据能证明，它对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确实有效。如果她决定不报名参加临床试验的话，我可以说大概不会有什么坏处；但如果她想参加试验，氟比洛芬会干预进行中的研究性治疗，所以不会考虑接受她的申请。”

“明白了，那伊兰公司的单克隆抗体[注]怎么样？”约翰问。

“我觉得不错，但试验尚处于第一阶段，而且报名已经截止了。就算它的安全性通过了，他们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春天才能启动第二阶段。但我希望能尽早让爱丽丝获得试验机会。”

“你有没有让病人尝试过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注]？”约翰问。

约翰对这种疗法也颇有好感。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要从捐献血浆中提取，已经被证明可以安全治疗原发性免疫缺陷和一些自身免疫性神经肌肉疾病。但治疗费用高昂，而且由于没被临床试验认可，不会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不过若有疗效，自然也物有所值。

“我的患者中还没人试过。我并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不了解合适的剂量，且没有针对性，并不成熟。我觉得它的疗效顶多算是轻微改善。”

“我们可以接受轻微改善。”约翰说。

“好，但是你要知道放弃的是什么。如果你决定采用这种疗法，爱丽丝就没有资格参与任何一种临床试验，而这些试验的治疗目标会更加明确，还有改善病情的希望。”

“但也无法确定她会不会被分到安慰剂对照组。”

“是这样，每一个决定都伴随着风险。”

“如果我要参加这个临床试验，就必须停用安理申和美金刚吗？”

“不用，可以继续服用。”

“那我可以用雌激素替代疗法吗？”

“可以。有很多病例都证明，这类药物可以对患者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我也愿意给你开酯化雌激素片的处方。但还是那句话，它会被视为试验类药物，这样你就不能参与艾米利克斯的临床试验了。”

“这个试验要持续多久？”

“一共要15个月。”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爱丽丝问。

“露西。”

“如果露西得了这个病，你会怎么选择？”

“我会让她报名参加艾米利克斯试验。”

“也就是说你只推荐这一种疗法？”约翰问。

“对。”

“我觉得我们应该选择把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氟比洛芬和酯化雌激素片结合起来一起用。”约翰说。

房间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他们之间刚刚进行了一场信息量极大的

对话。爱丽丝用双手捂住眼睛，想努力将自己可选的治疗方案分析清楚。她已经竭尽全力在脑子里画出表格来比较各种药物的利弊，但这个想象出来的图表派不上任何用场，于是她把它扔进了脑海中的垃圾箱。她转而从概念层面思考，最终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易于理解的清晰画面。她要决定是选一把猎枪还是一颗子弹。

“你们不必今天就做决定。可以先回家，考虑一下，然后再回来找我。”

不，她不需要再考虑一下了。她是个科学家，完全清楚在毫无保证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地探索未知的真理是怎么回事。多年来她本人在进行研究时就是这样实践的。她要选择那颗子弹。

“我想参加临床试验。”

“爱丽，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应该相信我的判断。”约翰说。

“约翰，我还能自己做决定，我想参加临床试验。”

“好，我去给你拿要填的表格。”

（场景：神经科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离开了房间。丈夫转动着手指上的戒指，女人希望自己能被治愈。）

---

1. 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指能够用语言来描述的对事件事实情景及其联系的记忆。——译者注

2. 舌尖现象：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的现象。这是由大脑对记忆内容的暂时性抑制造成的，这种抑制来自于多方面，比如对有关事物的其他部分特征的回忆掩盖了所要回忆的那部分特征，又比如回忆时的情境因素以及自身情绪因素的干扰等等。而消除了抑制，如经他人提示、离开回忆困难时的情境、消除紧张情绪等，舌尖现象往往就会消失。——译者注

3. 查塔姆：科德角的一个沿海城镇。——编者注

4. β－淀粉样蛋白（amyloid－β）是由淀粉样前体蛋白经水解作用而产生的含有39～43个氨基酸的多肽。它可由多种细胞分泌产生，循环于血液、脑脊液和脑间质液中，在细胞基质沉淀聚积后具有很强的神经毒性作用。它的沉积不仅与神经元的退行性病变有关，还可以激活一系列病理事件，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内老年斑周边神经元变性和死亡的主要原因。——译者注

5. “黑色”在英文中对应的单词是“Black”，和爱丽丝需要记忆的人名“布莱克”同形同音。爱丽丝将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帮助自己进行联想记忆。——译者注

6. 这里指伸出食指和中指比出数字2，因为波士顿（Boston）的首字母B是字母表中的第二个。这个手势也代表着胜利与和平。——编者注

7. 安慰剂对照：又称“假药对照”，安慰剂对照组是仅给予安慰剂的对照组。安慰剂是一种“模拟药物”，其物理特性如外观、大小、颜色、剂型、分量、味道和气味都要尽可能与试验药物相同，但不能含有试验药物的有效成分。使用安慰剂主要是为了解决试验新药时疾病自愈和安慰剂效应问题，排除试药以外因素的干扰，它常与盲法结合使用，便于保密。——译者注

8. 双盲试验：指在试验过程中，测验者与被测验者都不知道被测者所属的组别（实验组或对照组），分析者在分析资料时，通常也不知道正在分析的资料属于哪一组。——译者注

9. 酶抑制剂是一类可以结合酶并降低其活性的分子。由于抑制特定酶的活性可以杀死病原体或校正新陈代谢的不平衡，许多相关药物就是酶抑制剂。——译者注

10. 人体内β－淀粉样蛋白最常见的亚型是1－40和1－42。在人脑脊液和血液中，1－40分别比1－42的含量水平高10倍和1.5倍，1－42具有更强的毒性，且更容易聚集，从而形成β－淀粉样蛋白沉淀的核心，引发神经毒性作用。——译者注

11. 单克隆抗体是由单一B淋巴细胞克隆产生的高度均一、仅针对某一特定抗原表位的抗体。——译者注

12.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将数百个正常人的免疫球蛋白混合而制备的免疫制剂，可用于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等。——译者注

2004年 7月

“约翰？约翰？你在家吗？”

她确定他不在家，但如今她可以确定的想法也已支离破碎，无法包含全面准确的内容了。他是出门了，但她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是去商店买牛奶或咖啡了吗？还是去租影碟了？如果是这样，他随时都可能回来。还是开车回剑桥了？那样他至少得出去好几个小时，可能要到晚上才能回来。或者他终于决定，不愿再面对他们的未来，选择彻底离开？不，他不会这么做的。她对这一点还是肯定的。

他们在查塔姆的家建于1990年，和剑桥的房子相比，这里更宽敞，视野更开阔，分割的区域更少。她走进截然不同的厨房，里面白色的墙面和橱柜、白色的电器、白色的高脚吧椅和白色的瓷砖地面营造出了一种漂白效果，唯有皂石台面和各类白瓷及透明玻璃容器中钴蓝色的斑点点缀其间，使得整个厨房看起来像是一本涂色书，只用蓝色蜡笔涂了些小色块而已。

桌台上的两个盘子和用过的餐巾纸可以证明，这里曾经存在过一顿由沙拉、意大利面和红酱组成的晚餐。一只酒杯里还残留着一口白葡萄酒。她像法医一样，好奇地拿起那只酒杯，不带感情色彩地用嘴唇感受了一下酒的温度。还是有一点凉。她感觉胃里很饱。她看了一眼时间，

刚过9点。

来查塔姆已经一周了。在过去这些年，远离哈佛的日常事务一周后，她就早已沉浸在科德角一贯的悠闲自在中埋头读第三或第四本书了。今年哈佛的日常安排虽然让她觉得紧凑吃力，但却是一个熟悉的生活节奏，可以从中得到慰藉。会议、研讨会、课堂、预约就像面包屑[注]一样，指引她度过每一天。

但在查塔姆，她却没有可以安排的日程。她睡得很晚，用餐的时间也不固定，每件事都是凭直觉随意地做。虽然她每天都以服药而结束，每天早上都进行“蝴蝶文件夹”测试，每天都和约翰跑步，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一个稳固的生活框架。她需要更多更大的面包屑。

而且她经常弄不清一天中当下的时间或今天是星期几。曾有不止一次，她要坐下吃饭时，不知道要吃的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就像昨天在沙洲餐厅时，若不是女侍者给她端上来一盘煎蛤蜊，她也会很乐意接受一盘薄煎饼。

厨房的窗户开着。她望向窗外的车道，没有车停在上面。窗外的空气中依然残留着白天的余热，可以听到牛蛙的叫声、一个女人的笑声和哈丁斯海滩上海浪冲刷的声音。她在尚未清洗的盘碟旁给约翰留了一张字条：

去海滩走走。爱你，爱丽。

她呼吸着夜晚清新的空气。午夜的蓝天透出背景灯一样的星光，点缀着一枚仿若漫画中的新月。虽然那晚的夜色没有平日里暗，但已经比剑桥的任何一个夜晚都要黑。这里没有路灯，离主干道也极为遥远，只能看到一些房屋的房间里或走廊上的灯光，偶尔经过的汽车开的远光灯，还有洒在附近沙滩上的月光。若是在剑桥，她独自一人走在这样的

黑暗中难免会惴惴不安，但在这里，在这个海边的度假小镇，她心里感觉既安全又踏实。

停车场里很空，没有一辆车，沙滩上也只有她一个人。镇上的警察并不鼓励夜间活动。在这个时间，没有海鸥，没有小孩的高声尖叫，也没有刺耳的打电话声，不必惦记着在什么时间离开，赶着去做什么事。没有任何事物能打扰此刻的宁静。

她走到海浪触碰海滩的边缘，把双脚浸入水中，任由温暖的海浪轻抚着她的双腿。哈丁斯海滩面对着南塔基湾，这里平静的水域要比附近其他海滩的水域至少温暖个五六度，因为那些海滩都直对着冰冷的大西洋。

她先脱掉了衬衣和胸罩，然后把裙子和内裤一起褪去，走进了海里。海水中没有平日会随着海浪一起翻滚的海草，一波一波轻轻拍打着她的肌肤，如牛奶般顺滑。她开始随着海浪的节奏呼吸，轻轻踩着水，仰面浮在海面上，惊讶地发现点点磷光就像小精灵的魔法粉末，追随着她的指尖和脚踝，让她惊叹不已。

月光洒落在她右手的手腕上。那条两英寸长的平滑的不锈钢手镯上刻着“平安回家”几个字。上面的数字“1800”是她的身份号码，“记忆障碍”这个词则蚀刻在手镯的内侧。她的思绪随着海浪漂远，从这件不情愿佩戴的首饰想到了母亲的蝴蝶项链，然后又跳跃到自己自杀的打算和计划要读的书，最终停留在弗吉尼亚·伍尔芙[注]和埃德娜·庞德烈[注]的共同命运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很简单，她只需径直游向南塔基湾，一直游到游不动为止。

她望向漆黑的海面。她健康而强壮的身体支撑着她浮在水面上，踩着水，一举一动都是求生的本能。是的，她的确不记得今晚和约翰一起吃了晚饭，也不记得他去了哪里。而且她明早起来就很有可能不再记得今天这个夜晚。但此时此刻，她并未感到绝望。她觉得自己快乐又有活

力。

她又回头望向海滩，远处依稀亮着光。有个人影走近了。还没等看清他的容貌，她就可以凭借他走路的劲头和步伐判断出来，那一定是约翰。她没有问他去了哪里，走了多久，也没有感谢他赶回了家。他没有责怪她没带手机就独自出门，也没有让她赶快上岸，一起回家。他们谁也没有说话，他只是脱了衣服，和她一起，畅游在海里。

“约翰？”

她找到他时，发现他正在屋外的车库里刷漆。

“我满屋子地找你一，直在喊你。”爱丽丝说。

“我在外面呢，听不到。”约翰说。

“你什么时候去开会？”她问。

“下周一。”

他要去费城一周，参加第九届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大会。

“那时莉迪亚就来了，对吗？”

“对，她周日就会到。”

“哦，对。”

莉迪亚之前已经向这里的莫诺莫伊剧院递交了书面申请。这家定期轮演固定剧目的剧团已经邀请她来担任夏季的客座演员。

“你准备好去跑步了吗？”约翰问。

清晨的薄雾还未完全散去，屋外仍然感觉有点凉，她穿的衣服不够

多。

“我只需要再去加件衣服就好。”

走进家门后，她打开了衣柜。初夏时节，想在科德角穿着合适永远是一个挑战。任何一天的温度都以10度开始，到中午会飙升到26度以上，然后在夜幕降临时又骤降至10度，还会伴随着凛冽的海风。这就要求你在衣着搭配上要有创意，还要有不断加减衣物的耐心。她摸了摸衣柜里挂着的每件大衣的袖子。虽然有几件非常适合现在穿着去海边走一走或坐一坐，但对于跑步来说都太过厚重了。

她沿着楼梯跑到楼上，走进卧室。翻了好几个抽屉后，她找出了一件轻型抓绒衣，穿在了身上。她看到床头柜上放着她正在读的书。

她把它拿了起来，走下楼梯，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冰茶，然后走到了屋后的露台上。清晨的薄雾还未完全散去，屋外比自己想象的更冷。她把茶和书放在两把白色的阿迪朗达克云杉椅子之间的桌上，走回屋里，去取毯子。

她回来后，把毯子裹在身上，坐在了椅子上，把书翻到折了角的那一页。阅读对于她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令人心碎又苦不堪言的差事。她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看，才能将前后的观点或叙述连贯起来。如果她把书放下，隔上一段时间，有时就要重读整章的内容，才能再次跟上思路。此外，在选择读物时还要有所取舍，她为此感到焦虑。如果她没有足够的时间读完一直想读的书，该怎么办？每一次选择都会让她受到伤害，都是在提醒她，时钟嘀嗒走着，总有一些事来不及去做。

她刚开始读《李尔王》。她一直十分钟爱莎士比亚的悲剧，但从没读过这一本。不幸的是，她又像往常那样，没看几分钟就卡住了，无法继续下去。她又重读了上一页，用食指指着每一个字，画出一道并不存在的直线。然后她喝光了整杯冰茶，望向树上的鸟儿。

“原来你在这儿呢。你在干吗？我们不是要去跑步吗？”约翰问。

“哦，对，好。这本书真让我抓狂。”

“那我们走吧。”

“你是今天去开会吗？”

“下周一。”

“今天是周几？”

“周四。”

“哦，莉迪亚什么时候来？”

“周日。”

“那是在你走之前吗？”

“是的，爱丽，我已经跟你说过一遍了。你该记在黑莓上，我觉得那样你会感觉好一点。”

“好的，对不起。”

“可以走了吗？”

“可以了。等一下，让我先去一下卫生间。”

“好吧，我去外面车库那里等你。”

她把空杯子放在水槽旁边的台面上，把书和毯子放在客厅里套着椅套的沙发椅上。然后突然站住，双腿好像没有收到指令一样，不知该迈向何方。她走进屋里是想干什么？她回顾了一下自己方才的行踪——放

毯子和书、把杯子放在台面、和约翰在露台，他不久后就要去参加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大会，大概是周日？得再问他一遍，确定一下。他们准备要去跑步，外面有点冷。她进来是要拿件衣服！不，还是不对，她身上已经穿了一件了。不管了，见鬼去吧！

刚走到门口，她的膀胱忽然感到一阵急迫的压力，她这才想起来是要上厕所。她急匆匆地转身回到门廊，打开洗手间的门。然而，让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眼前并不是洗手间。里面放着扫帚、拖把、水桶、吸尘器、搁脚凳、工具箱、电灯泡、手电筒和漂白剂，这里是工具间。

她的目光越过门廊望向屋里，左侧是厨房，右侧是客厅，仅此而已。楼下不是有个小卫生间吗？一定有的，就在这里。可又的确不是。她慌忙走向厨房，但只找到了一扇通向屋后露台的门。她又冲到了客厅，然而那里肯定也没有卫生间。她又跑回门廊，握住门把手。

“上天保佑，上天保佑，上天保佑。”

她猛地拉开了门，就像魔术师在展示自己最为神奇的魔术，但卫生间并没有被奇迹般地变出来。

我怎么在自己家里也会迷路呢？

她想冲到楼上，去用二楼的大卫生间，却被莫名地困在原地，目瞪口呆地站在一个不明区域——一楼的无卫生间次元之中。她再也受不了了，仿佛开始以一种超脱的姿态观察自己——这个可怜的陌生女人正在门廊里哭，听起来并不像一个成年女性有所克制的哭泣，更像是一个惊恐受挫的小孩毫无顾忌的泣不成声。

然而，她憋不住的不只是她的眼泪。当约翰突然冲进家门时，正好看到尿液顺着她的右腿淌了下来，浸湿了她的运动裤、袜子和运动鞋。

“别看我！”

“爱丽，别哭，没关系。”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没事了，你就在这里。”

“我迷路了。”

“你没有迷路，爱丽，你和我在一起。”

他抱住她，轻轻地左右摇晃着，给她安慰。就像在以前，每当孩子们经历了身体的伤痛和社会的不公后，他都是这样哄他们的。

“我找不到洗手间了。”

“没关系。”

“对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没有关系。来，我去帮你把衣服换下来。反正外面也变暖和了，你也该脱件衣服了。”

约翰去开会之前，向莉迪亚详细说明了爱丽丝服药的情况、跑步的习惯、寸步不离的手机和“安全回家”项目。他还给她留下了神经科医生的电话号码，以防万一。爱丽丝在脑子里重温了他的叮嘱，感觉像是他们以前要去缅因州或佛蒙特州度周末，把孩子们留给十几岁的小保姆时会说的话。现在她也需要被照看了，而照看她的人则是自己的女儿。

爱丽丝和莉迪亚在斯夸尔餐厅第一次单独用餐后，沿着主干道慢悠悠地走着，一路无话。靠着路肩停着一长溜豪车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都配备着自行车架，车顶用松紧绳捆着小划艇，车里满满当当地放着婴

儿推车、海滩躺椅和阳伞。除了麻省当地的车牌，还能看到康涅狄格、纽约和新泽西州的车牌，这一切都正式宣布夏季已经热火朝天地拉开了序幕。游客和家人们一起，在路边安闲惬意地散步，并不在意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慌不忙，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或驻足，或原路折返，或浏览着商店橱窗。仿佛他们拥有全世界的时间，充裕得用不完。

只是慢悠悠地走了10分钟，她们就从拥挤的商业区成功脱身。她们在查塔姆灯塔前停下，俯瞰着面前的沙滩美景，呼吸着新鲜空气，然后沿着脚下的30级台阶往下走，一直走到沙滩上。下面摆放着一小排凉鞋和人字拖，都是早些时候人们脱下来放在那里的。爱丽丝和莉迪亚也把她们的鞋放在队尾，然后继续前行。那里的指示牌上写着：

> 警告：此处水流强劲，在此冲浪可能突遇巨浪，危及生命。无救生员。在该区域进行以下水上活动会十分危险：游泳，戏水，潜水，滑水，冲浪，划小船、橡皮船或独木舟。

爱丽丝望着汹涌的海浪毫无休止地猛烈冲击着海岸，发出巨大的声响。若不是有牢固的防波堤保护着海滨路上一座座价值百万的房屋，大海大概早已把每座房子卷入浪中，将它们吞噬殆尽，毫无歉疚和怜悯之意。她想象自己的阿尔茨海默病就像这灯塔边的海洋——势不可当、凶猛残忍、无坚不摧。只不过她的大脑中却没有防波堤可以保护记忆和思想，使它们免受摧残。

“对不起，我没去看你的话剧。”她对莉迪亚说。

“没关系，我知道这次是爸爸的原因。”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你夏天的这部了。”

“嗯。”

太阳低低地挂在粉蓝色的天空中，大得不可思议，已经准备好要投入大西洋的怀抱。她们从一个男人身边经过，他正双膝跪在沙滩上，将相机对准海平线，想要捕捉太阳消失时稍瞬即逝的美丽。

“爸爸去参加的这个会议是和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的？”

“对。”

“他是不是想在那里找到更好的治疗办法？”

“是的。”

“你觉得他能如愿吗？”

爱丽丝望着潮水涨起，抹平沙滩上的脚印，冲垮一个精心制作的饰有贝壳的沙堡，灌满了用塑料沙铲挖出的沙坑，淹没了沙滩上一整天的历史痕迹。她忽然有点嫉妒防波堤后面的那些漂亮房屋。

“不能。”

爱丽丝捡起一只贝壳，把上面的沙砾抹去，它露出了奶白色的光泽和漂亮的粉色纹路。它的边缘有些磨损，但她很喜欢它光滑的手感。她本想将它投进大海，但还是决定把它留下来。

“不过，我觉得如果他认为不会有收获的话，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参加的。”莉迪亚说。

这时，有两个穿着马萨诸塞大学运动衫的姑娘咯咯笑着，朝她们走来。爱丽丝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冲她们笑着说了句：“你们好！”

“我希望你也能去上大学。”爱丽丝说。

“妈妈，求你了。”

爱丽丝不希望她们接下来共处的时光有个剑拔弩张的开始，于是不再说话，一边走一边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她想起了自己曾经喜爱过、惧怕过或看过自己出丑的老师们，以及自己曾经喜爱过、惧怕过或看过自己出更大的丑的男生们，还有考试前劲头十足的通宵熬夜、上过的课、参加过的派对、一段段友情、与约翰的相识——生命中那个阶段的记忆无比鲜活清晰、完好无损。它们从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方式甚至有点自命不凡，如此骄傲而敏捷，好像对于近在咫尺的战争毫不知情。

每当她想起大学时光，思绪都会一下子跳到大一的一月份。那一次，家人在探访后与她分别，返程回家。他们刚离开三个小时，爱丽丝就听到宿舍房门上响起了一记犹豫不决的敲门声。她依然记得教务主任站在门口时的每一个细节——他双眉之间那道深深的皱纹、他祖父般花白头发间的黑丝、他深绿色羊毛衫上起的球和他说话时低沉谨慎的语气。

她的父亲开着车冲下了93号公路，撞在了一棵树上。他可能是睡着了，可能是吃饭时喝了太多酒。*他每顿饭都会喝很多酒。*他正躺在曼彻斯特的一家医院里，而她的母亲和妹妹已经失去了生命。

“约翰？是你吗？”

“不，是我。我把毛巾拿到屋里来，要下大雨了。”莉迪亚说。

空气潮湿而沉闷，是该下点雨了。一个星期以来，这里的天气都与明信片上的大好风光相配，每天都是大晴天，每晚的温度都十分适合睡眠。她的大脑在这个星期也配合得很好，阿尔茨海默病似乎潜伏了起来，没有出来捣乱。她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现在与那些整日找不到记忆、想说的话和卫生间的时刻之间的区别。在阿尔茨海默病休眠的日子里，她是正常的自己，一个熟悉的自己，一个自信的自己。在这些日子里，

她几乎可以说服自己相信，戴维斯医生和遗传咨询师都搞错了，过去的半年只是个梦，一个噩梦，那个藏在她的床底下、死死抓住她的被子的恶魔并不存在。

爱丽丝从客厅望向厨房，莉迪亚正在一把高脚椅上叠着毛巾，然后将它们摞了起来。她穿着浅蓝色的吊带背心和黑色短裙，看起来刚刚洗完澡。爱丽丝还穿着泳衣，外面套了件已经褪色的小鱼图案的沙滩裙。

“我应该换身衣服吗？”她问。

“你想换就换吧。”

莉迪亚把冲洗干净的马克杯放回橱柜，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然后她回到客厅，把散落在沙发和地板上的杂志和商品目录收起来，在咖啡桌上堆成整齐的一摞。她又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拿起那一摞最上面的《科德角杂志》，坐在沙发上，开始随意地翻阅。她们两个人似乎都在消磨时间，但爱丽丝不明白原因。似乎有点不对劲。

“约翰在哪儿？”爱丽丝问。

莉迪亚抬起头来，露出了觉得好笑或是尴尬，又或是二者兼有的表情——爱丽丝说不上来。

“他应该很快就会到家了。”

“所以我们是在等他？”

“嗯。”

“安妮在哪儿？”

“安娜在波士顿呢，和查理在一起。”

“不是安娜，是安妮，我的妹妹，她在哪儿？”

莉迪亚顿时目瞪口呆，所有的轻松愉悦都从她的脸上消失。

“妈妈，安妮死了。她和你妈妈都已经出车祸死了。”

莉迪亚依然望着爱丽丝。爱丽丝感觉自己仿佛停止了呼吸，心脏像一个拳头一样握得紧紧的，头和手指开始发麻，四周的世界变得黑暗而狭窄。她深深吸了口气，让头和手指获得了一丝氧气。她怦怦直跳的心脏充满了愤怒和悲伤。她开始浑身颤抖，痛哭流涕。

“别这样，妈妈，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你不记得了吗？”

莉迪亚对着她说话，她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她只能感觉到愤怒和悲伤充斥着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发紧的心脏和滚烫的泪水，只能听到自己头脑中的那个声音正在大声呼喊着安妮和妈妈。

这时约翰出现在了她们的面前，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这是怎么了？”

“她刚刚在找安妮，她觉得她们刚刚去世。”

他用手抱住她的头，和她说着话，努力安慰着她，让她平静下来。*他为什么不伤心呢？他一定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所以才没有那么伤心他一。直在故意瞒着我。*她觉得自己无法再信任他。

---

1. “面包屑”这个典故来自童话故事《韩塞尔与格蕾特》。当韩塞尔和格蕾特试图穿过森林回家时，不小心迷路了，但是他们在来的路上沿途撒下了面包屑，以帮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译者注
2.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她在历经多次精神崩溃后最终投河自杀。——译者注

3. 埃德娜·庞德烈（Edna Pontellier）：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所著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中的女主人公，最终选择在大海温柔的拥抱中自杀。——译者注

2004年

8月

爱丽丝还是个大一新生时，母亲和妹妹就离开了人世，所以家中的相册里没有一张她们的照片。无论是在她的毕业典礼、婚礼上，还是在庆祝节日、假期或生日的场合，都见不到她们的身影，也没有她们和她、约翰或孩子们的合影。母亲若是活到了现在，自然已经容颜衰老，但她想象不出母亲年老后的模样，而安妮在她脑海中一直是个十几岁的少女。尽管如此，她依然一直确信她们会在她的家门口出现，看上去并非往世的鬼魂，而是鲜活的生命，然后她们会一起在查特姆的这个家里度过夏天。她害怕自己会糊涂到无论是睡是醒，都满心希望她的妈妈和妹妹会来看她。那样会比现在更可怕。

爱丽丝、约翰和莉迪亚一起坐在露台的桌边吃早餐。莉迪亚向他们讲起剧团的同事和这个夏天排练的情况。但大多时候，她都只和约翰说话。

“我还没去的时候好紧张，你知道吗？我是说，你看看他们的简历就知道了——纽约大学戏剧专业的艺术硕士，演员工作室(注)的、耶鲁毕业的、在百老汇演过戏的……”

“哇，一听就是个经验很丰富的团队。他们都多大年纪？”他问。

“我肯定是最年轻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三四十岁吧，但有一个男演员和一个女演员差不多是你和妈妈的岁数。”

“都像我们这么老了，是吗？”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总之，我本来担心这个团队高不可攀，但发现自己一直以来接受过的训练和做过的工作全都能派上用场，去了以后完全得心应手。”

爱丽丝想起自己刚成为哈佛教授的头几个月里，也经历了同样的不安，产生了同样的领悟。

“他们的经验肯定都比我丰富，但没有人学过迈斯纳方法。他们学的全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注]，也就是体验派表演方法，但我认为迈斯纳才是实现真实的表演自发行为的最有效的方法。虽然我没有多少舞台经验，但我为团队带去了一些独特的东西。”

“很棒啊，宝贝，这可能正是他们招你过去的原因之一。但‘表演自发行为’具体是什么意思呢？”约翰问。

爱丽丝也想问这个问题，但她想说的话全都黏在了脑子里的淀粉样沉积中，总比约翰慢几拍，而这已成为他们日常对话的常态。于是她只是安静地听着丈夫和女儿在自己面前轻松自如、漫无边际地交谈，就像一个坐在观众席上的观众看着他们在台上表演。

她把手中的百吉饼切成两半，咬了一口，平淡无味。桌上放着好几种调味品——野生缅因州蓝莓酱、一罐花生酱、一长条黄油和一杯白色的像黄油一样的东西，但它并不叫白黄油，它叫什么来着？也不是蛋黄酱。不，它的质地更加浓厚，像黄油一样。它叫什么名字？她用手里的黄油刀指了指它，说：“约翰，你能把那个递给我吗？”

约翰把整杯白色黄油都递给了她。她在一半的百吉饼上抹了厚厚的一层，然后一直盯着它看。她很清楚它的味道，也知道自己很喜欢，但在想出它的名字之前就是无法咬上一口。莉迪亚看出了妈妈的纠结。

“那是奶油芝士，妈妈。”

“对啊，是奶酪芝士。谢谢你，莉迪亚。”

这时电话响了，约翰向屋里走去。爱丽丝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是母亲打来的，告诉他们要晚一会儿才能过来。这一想法显得如此真实，再加上是第一反应，似乎和约翰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念头一样合理。爱丽丝纠正了这个冲动的想法，训斥了它，然后把它收了回去。母亲和妹妹早在她读大一时就去世了。她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这一点，而每一次提醒都让她心碎。

至少在这一刻只剩下她和女儿两个人，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插话的机会。

“莉迪亚，你再去学校拿一个戏剧专业的学位怎么样？”

“妈妈，难道你没明白我刚才说了什么吗？我不需要学位。”

“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到了，而且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想的是更加长远的打算。你这个职业肯定还有很多方面需要你去探索，有很多知识需要你去学习，甚至有可能学学导演？我想说的重点是，多一个学位就能为你打开更多扇门，没准哪一天就能用上。”

“那这些门指的是什么呢？”

“嗯，比如说，如果你愿意，你就有资格教书了。”

“妈妈，我想当一个演员，不是老师。那是你，不是我。”

“我知道，莉迪亚，这一点你已经阐述得非常充分和清楚了。我说的不见得一定是大学或学院里的老师，当然要当也是可以的。我想说的是，这样你有一天也可以开办演员培训班，就像你参加的、很喜欢的那

些一样。”

“妈妈，对不起，不过如果我还不能成为一个好演员，我不会浪费精力去考虑别的事。我没有必要这样怀疑自己。”

“我也没有怀疑你在演戏方面的能力，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决定结婚生子，希望工作的节奏能缓一缓，但又不想脱离这个行业呢？在培训班上上课，哪怕是在家里进行，都可以是一个很灵活的选择。再说了，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总是你掌握的知识，而是你掌握的人脉。我敢肯定，如果你没有学历或者在业内受到肯定的作品，你是没有办法接触到业内最核心的圈子的，但和你的同学、老师、校友就能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网。”

爱丽丝停顿了片刻，等着莉迪亚说“对，但是……”，但她什么也没说。

“先考虑一下。生活只会越来越忙，等你上了年纪再想融入一个圈子，难度会变得更大。你也可以和同事们聊一聊，看看如果想把演员这个职业持续到三四十岁甚至更大年纪，都需要做些什么，听听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好吗？”

“好。”

好。这是她们母女二人就这个话题所能达成的最接近于一致的观点。爱丽丝想说些别的话题，但没有想出来。那么多天以来，这是她们谈论过的唯一话题。她们之间的沉默变得越来越久。

“妈妈，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你说什么感觉？”

“得阿尔茨海默病。你能感觉自己得病了吗？”

“嗯，我知道自己现在没有犯糊涂，也没有重复说着什么话，但就在几分钟以前，我想不起来‘奶油芝士’这个词了，而且你和爸爸的对话我听起来很费劲，也很难参与进去。我知道这种情况迟早还会出现，而且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高，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甚至在我认为自己完全正常的时候，我也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只是暂停了一下而已。我并不相信自己。”

她说完这些话，立刻开始担心是否透露了太多。她不想吓着女儿，但莉迪亚没有表现出丝毫惊恐，依然很感兴趣，这让她松了口气。

“所以在出现不对劲的情况时，你是知道的？”

“大部分时候是这样。”

“那当你想不起来奶油芝士的名字时，是种什么感觉呢？”

“我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但大脑就是不配合。就好比你想拿起那杯水，但手就是不听使唤，不管你跟它说好话还是威胁它，都没有用，它仍然纹丝不动。就算最后你终于让它移动了，拿起的却是盐瓶，或者碰翻了杯子，把水都洒在了桌上；或是等到你终于用手握住了玻璃杯，送到了嘴边，饥渴的感觉却消失了，你并不需要它了。最需要它的那个时刻已经过去了。”

“听起来很折磨人啊，妈妈。”

“的确是这样。”

“你得了这种病，我很为你难过。”

“谢谢你。”

莉迪亚伸出手来，越过了她们之间的盘子、杯子和多年的隔阂，握

住了妈妈的手。爱丽丝捏了捏她的手，笑了。终于有一天，她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谈论的新话题。

爱丽丝在沙发上醒了过来。最近她经常打瞌睡，有时候一天要小睡两次。虽然更加充足的休息让她的注意力和精力都大为受益，但重新适应白天的状态却非常痛苦。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4点15分。她不记得自己睡了多久。她记得吃了午饭：一个三明治——一种好像三明治的东西，是和约翰一起吃的。那大概是中午的事情。一个什么东西的硬角扎到了她的屁股，原来是她正在读的书。那她一定是在看书的时候睡着了。

4点20分。莉迪亚要一直排练到晚上7点。她坐起来，侧耳倾听着周围的动静。她能听到海鸥在哈丁斯海滩上的尖鸣声，她可以想象它们正在“寻宝”，搜寻并吞下那些粗心大意、晒得黑黝黝的人类留下的每一粒面包屑，就像在进行一场疯狂的竞赛。她站起身，也开始搜寻自己的目标，只是没有海鸥们那么狂热，她的目标是约翰。她查看了他们的卧室和书房，看了一眼外面的车道，没有车。正当她想埋怨他连张字条都没留的时候，她在冰箱门上一个冰箱贴的下面看到了它。

爱丽：开车出去一会儿，很快回来。约翰。

她又坐回沙发上，拿起正在读的书——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但并没有翻开。其实她现在不太想看这本书。她之前已经读完了《白鲸》一半的内容，却突然找不到书了。她和约翰在家里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找到。他们甚至连那些只有精神错乱的人才会把书放那儿的意想不到的角落也没有放过——冰箱、冰柜、食品储藏室、梳妆台抽屉、衣柜、壁炉，却依然一无所获。她很有可能把它丢在沙滩上了。她其实希望它真的丢在了那里，这毕竟是她没得阿尔茨海默病时也有可能

会做出的事。

约翰答应再给她买一本。也许他去书店了，她希望如此。如果她等的时间太久，就会忘记已经读过的内容，只能重新开始。那得是多大的工作量？光是想一想就够让她头疼了。与此同时，她开始读简·奥斯汀的书。她一直很喜欢这位女作家，但这一本书却无法吸引她的注意力。

她慢悠悠地走到楼上，进了莉迪亚的卧室。在三个孩子里，她对莉迪亚的了解是最少的。她的梳妆台上放着绿松石和银质的戒指、一条皮质项链，还有一堆从项链上脱落下来的五颜六色的珠子，散落在一只敞开的纸盒里。纸盒旁边放着一堆发卡和一个残留着焚完的香灰的小托盘。莉迪亚有点嬉皮士的味道。

地板上到处散落着她的衣服，有的叠了起来，但大部分都没有。看来她的抽屉里应该没放多少东西。她的床也没有整理。莉迪亚有点邋遢。

她的书架上放着一些诗集和剧本——《晚安妈妈》《友情晚宴》《求证》《人海万花筒》《匙河集》《上帝的女儿》《天使在美国》《奥莉安娜》。莉迪亚是个女演员。

她从中挑了几个剧本，翻了起来。每本只有八十来页，而且每一页上只有一些稀疏的文字。*也许剧本读起来会更容易，更有成就感，而且还可以和莉迪亚一起讨论。*她挑了本《求证》。

莉迪亚的床头柜上放着她的日记、苹果音乐播放器和《桑福德·迈斯纳谈表演》，还有一张镶在相框里的照片。爱丽丝拿起了她的日记。她犹豫了一下，但也只有一下而已。她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犹豫。她坐在床上，一页接一页地看女儿的梦想和坦诚，看她在表演课上遇到的障碍和突破、对试镜的恐惧和希望、对角色分配的失望和喜悦。她读到了一位年轻女性的热情和坚韧。

她还读到了和马尔科姆有关的内容。他们在课堂上一起表演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时，她爱上了他。有一次她还以为自己怀孕了，但好在是虚惊一场。她如释重负，她还没准备好要结婚生子。她希望先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要走的路。

爱丽丝端详着相框里的照片，上面是莉迪亚和一个小伙子，可能正是马尔科姆，他们灿烂的笑脸紧贴在一起。照片里的这个女人和男人，他们很幸福。莉迪亚是个女人。

“爱丽，你在哪儿？”约翰大喊。

“我在楼上。”

她把日记和照片放回到床头柜上，偷偷溜下了楼。

“你去哪里了？”爱丽丝问。

“我开车出去转了一圈。”

他拎着两只白色的塑料袋一手一，个。

“你是不是给我买了一本新的《白鲸》？”

“算是吧。”

他把其中一个袋子递给了爱丽丝，里面全是影碟——格列高利·派克和奥逊·威尔斯主演的《白鲸》，劳伦斯·奥利弗主演的《李尔王》，《卡萨布兰卡》，《飞越疯人院》，和她永远的最爱——《音乐之声》。

“我觉得这样你看起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而且我们还能一起看。”

她笑了。

“那个袋子里是什么？”

她特别兴奋，就像一个在圣诞节清晨刚刚醒来的小孩。他从里面拿出了一袋微波炉爆米花和一盒牛奶巧克力糖豆。

“我们能先看《音乐之声》吗？”她问。

“当然能啊。”

“我爱你，约翰。”

她用胳膊搂住了他。

“我也爱你，爱丽。”

她的双手放在他的背上，她的脸紧贴着他的胸膛，呼吸着他的味道。她还想对他说一些话，告诉他他对于她的意义，却想不出合适的词。他把她搂得更紧了一些。她不说，他也懂。他们站在厨房里，拥抱着彼此，一言不发，待了很久。

“给，你去弄爆米花。我去把电影放上，在沙发上等你。”约翰说。

“好。”

她走过去打开了微波炉的门，然后笑了。她只有哭笑不得。

“我找到那本《白鲸》了！”

爱丽丝醒来后，已经独自待了几个小时。在这清晨的独处时刻，她喝了些绿茶，看了会儿书，在屋外的草地上练习瑜伽。她做着下犬式[注]，呼吸着清晨清新美妙的海滨空气，让它们充满整个肺部，享受着腘绳

肌[注]和臀肌拉伸带来的痛苦和奇妙的愉悦。她眼角的余光瞥到了左胳膊的肱三头肌，它很用力地帮助身体保持这一体式，看起来很结实，线条如雕塑般漂亮。她的身体强健而美丽。

她的身体正处于一生中最好的状态。健康饮食配合每日锻炼让她拥有了有力的肱三头肌、富有弹性的臀部、强健的小腿和四英里长跑时可以轻松呼吸的能力。然而，再看看她的头脑——反应迟钝、不听使唤、日渐衰弱。

她每天会按时服用安理申、美金刚、神秘的艾米利克斯试验药片、立普妥、维生素C、维生素E和婴儿剂量的阿司匹林；她会从蓝莓、红酒和黑巧克力中获取额外的抗氧化剂；她会喝绿茶；她尝试了银杏提取物；她练习冥想，玩手机上的数字游戏；她用自己不惯用的左手刷牙；她累了就去睡觉。然而，这些努力似乎并未产生显而易见的效果。不过，若是她不再锻炼身体，停用安理申，也不再吃蓝莓，也许认知能力就会出现更显著的退化。也许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她脑中的病魔就会大开杀戒。也许吧。但是也许这些付出全都是徒劳无功，只是她无从得知，除非她停用所有药物，不再吃巧克力，也不再喝酒，只是呆呆地坐上一个月。但这不是她会轻易尝试的试验。

她迈出脚步，切换为战士式[注]。她呼了口气，把弓步蹲得更深了一些，接受了随之而来的不适，以及对专注力和耐力增加的挑战。她决定要把这个体式坚持下去，坚持做一个战士。

约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头发乱糟糟的，表情呆若木鸡，一副刚睡醒的样子，但他已经换好了去跑步的运动衣。

“你想先喝杯咖啡吗？”爱丽丝问。

“不喝了，直接走吧，回来再喝。”

他们每天早晨都先沿着主干道跑两英里，到镇中心后再原路返回。约翰的体型已经明显变得更加紧致，轮廓更加分明，而且现在这个跑程对他来说已不在话下，但他依然无法得到丝毫享受，就像支付账单和洗衣服一样，毫无热情和兴趣可言。他陪她跑步，虽有勉强但毫无怨言。她很爱他这一点。

她跟在他身后，追随着他的步伐和节奏。眼前的他就像一件动听的乐器——胳膊肘像钟摆一样前后摇摆、呼吸时有节奏地喘着气、运动鞋有力地踏在撒着沙砾的路面上。然后他突然吐了口痰，她笑了，他没有问为什么。

返程时，她和他并排一起跑着，脑子里闪现出了一丝同情，她很想告诉他，如果他以后不想跑了也没关系，她现在一个人也能掌握这条路线。然而就在这时，她跟着他转了个弯，在一个岔路口向右侧跑去，踏上了通往家里的米尔路，而她本来是想向左转的。阿尔茨海默病不喜欢别人忘记它的存在。

回到家后，她对他说了声谢谢，亲吻了他满是汗珠的脸颊，没有冲澡就直接去找莉迪亚。莉迪亚还穿着睡衣，坐在露台上喝咖啡。每天早上，她们都会一起吃着加了蓝莓的杂粮麦片、搭配奶油芝士的芝麻百吉饼，喝着咖啡和茶，一边讨论着爱丽丝正在读的剧本。爱丽丝之前的直觉是对的，她非常喜欢阅读剧本，远胜于小说或传记，而且和莉迪亚讨论一下刚读完的内容，不管是第一场、第一幕还是整个剧本，都是一种加强记忆力的愉悦且有效的方式。通过和莉迪亚一起分析场景、剧情和角色，她发现了女儿的深刻思想、对于人性的欲望以及对情感和挣扎的丰富认识。她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莉迪亚，她很爱她。

今天，她们讨论的是《天使在美国》里的一个场景。她们热切地交流着心中的疑问和看法。两个人的对话有互动，平等且有趣。再加上爱丽丝在厘清思路时没有了约翰这个竞争对手，她可以从容思考，不必担心被超越。

“你和马尔科姆一起演出这一幕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爱丽丝问。

莉迪亚吃惊地望着她，这个问题让她十分震惊。

“你说什么？”

“你和马尔科姆不是在课堂上演过这一幕吗？”

“你看了我的日记？”

爱丽丝感觉心里一沉，她以为莉迪亚跟她提过马尔科姆。

“宝贝，对不起……”

“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这样！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莉迪亚站起来，猛地把椅子推到一边，气冲冲地离开，只剩下爱丽丝独自坐在桌前，不知所措，心乱如麻。几分钟后，她听到家里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别担心，她会平静下来的。”约翰说。

整个上午，她都在努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努力地打扫卫生、打理花园、看书，但她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担忧。她担忧自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担忧自己失去了这个刚刚有所了解的女儿对她的尊重、信任和爱。

午饭后，爱丽丝和约翰步行去了哈丁斯海滩。爱丽丝开始下海游泳，一直游到自己筋疲力尽，身体只能感受到疲劳为止。她心里七上八下和胃里翻江倒海的感觉都消失了。她坐到沙滩椅上，把椅背完全放平，闭着眼睛躺在上面，开始冥想。

她曾经在书上看到过，经常冥想能增加大脑皮层厚度，减缓年龄增长导致的大脑皮层变薄。莉迪亚原本就坚持每天冥想，在爱丽丝表现出兴趣后，就教给了她冥想的方法。不管这样做对于爱丽丝的大脑皮层有没有影响，她都很喜欢这段安静专注的时光，可以让她头脑中嘈杂混乱的噪音和担忧迅速安静下来，确实给她带来了内心的宁静。

大概20分钟后，她回到了比较清醒的状态，全身放松，充满活力，感觉很热。她又蹚着水回到海里，只是稍微泡了一下，拂去身上的汗珠和热意，感受海水的盐分和清凉。再次坐到椅子上后，她无意中听到坐在旁边沙滩毯上的一个女人讲述自己曾在莫诺莫伊剧院看过的一部很棒的话剧。她的胃里再次翻江倒海起来。

那天晚上，约翰烤了肉，做了芝士汉堡，爱丽丝拌了沙拉，而莉迪亚没有回家吃晚饭。

“肯定是排练得有点晚了。”约翰说。

“她现在一定恨透我了。”

“她不会恨你的。”

用过晚餐后，爱丽丝又喝了两杯红酒，约翰喝了三杯加冰的威士忌。莉迪亚还是没有回来。爱丽丝服用了晚上的药，让它们进入了原本就已忐忑不安的胃。他们抱着一碗爆米花和一盒巧克力豆，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影《李尔王》。

约翰把她从沙发上叫醒时，电视已经关上了，屋里很黑。她一定是还没等到电影结束就睡着了。不过没关系，反正她看了也记不住结局。他陪着她走上楼梯，回到卧室。

她走到床边，难以置信地张大了嘴巴，用手捂住嘴，眼泪夺眶而出。一整天的担忧从她的胃里和心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莉迪亚的日记就

躺在她的枕头上。

“对不起，我来晚了。”汤姆说着，走了进来。

“好了，各位，现在汤姆也来了，我和查理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安娜说，“我已经怀孕五周了，而且是一对双胞胎！”

大家兴奋地和她拥抱、亲吻，说着恭喜和祝福的话。紧接着就是七嘴八舌的提问、回答，然后突然被打断，又继续激动地提问和回答。虽然爱丽丝现在理解多人同时进行的复杂对话的能力衰退了，但她对于对话内容之外的肢体语言和言语未表达出的情绪却变得更加敏感了。几个星期之前，她刚刚把这个现象解释给莉迪亚听。莉迪亚觉得这是一种让所有演员都非常羡慕的能力。她说他们要非常努力地集中注意力，才能让自己脱离口头语言的影响，真切地感受到其他演员的动作和情绪。爱丽丝虽然不太明白这到底好在哪里，但却很喜欢莉迪亚将她的缺陷视为令人羡慕的能力。

约翰看起来很开心，但爱丽丝能看出他依然有所克制，并未完全表露出内心全部的喜悦，大概是想尊重安娜对大家的提醒：“现在高兴还为时尚早哦。”当然，就算安娜没有这么说，他也是个迷信的人，就像大部分生物学家那样，在小鸡孵出来之前绝不会去公开查点个数。但他确实已经迫不及待了——他想当外祖父。

在查理表露出的喜悦和兴奋背后，爱丽丝看到了沉重的紧张掩饰着沉重的恐惧。爱丽丝觉得这显而易见，但安娜似乎毫无察觉，其他人也只字未提。她看到的只是第一次身为人父的准爸爸都会有的忧虑吗？他是为自己要担负起同时抚养两个孩子、付两笔大学学费的责任而紧张吗？但这些只能解释他的紧张而非恐惧。那么，他恐惧的是未来等两个孩子走进大学校园时，家里会有一个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吗？

莉迪亚和汤姆站在一起，正在和安娜说话。她的孩子都那么漂亮，

她的孩子都不再是孩子了。莉迪亚看起来光彩照人，她不仅为全家人即将一起看她的演出而开心，更为这个好消息感到兴奋。

汤姆的笑容很真挚，但爱丽丝也在他身上看出了隐约的忧虑。他的双眼和脸颊都有些凹陷，人也更消瘦了。什么在困扰着他？是学业还是女朋友？他发现她正在端详自己。

“妈妈，你感觉怎么样？”他问。

“大多数时候都挺好的。”

“真的吗？”

“对，是真的。我感觉很好。”

“你好像话很少。”

“我们有太多张嘴巴同时说话了，而且说得太快。”莉迪亚说。

汤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像是马上就要哭出来一样。爱丽丝感觉到屁股上浅蓝色小包里的黑莓开始振动，这是在提醒她该吃晚上的药了。她可以等几分钟再吃。她不想现在吃，不想当着汤姆的面吃。

“莉莉，你的演出是明天的什么时间？”爱丽丝问，手里拿着黑莓。

“8点。”

“妈妈，你不用记下来。我们都在呢，又不会忘记带你一起去。”汤姆说。

“我们要看的这场话剧叫什么名字？”安娜问。

“《求证》。”莉迪亚说。

“你紧张吗？”汤姆说。

“有一点儿，因为是首演夜，而且你们都会到场。不过我一上台就会忘记你们的存在的。”

“莉迪亚，你的演出是几点？”爱丽丝问。

“妈妈，你刚刚已经问过了，不用担心。”汤姆说。

“是8点，妈妈。”莉迪亚说，“汤姆，你这样说对她没有好处。”

“不，你这样才不对。为什么要让她为了记住自己没有必要记住的事情而担心？”

“她只有把这件事记在黑莓上才不会担心。你就不要管她了，让她记吧。”莉迪亚说。

“可是，她本来就不该依赖那个黑莓。只要有机会，她就应该锻炼自己的记忆力。”安娜说。

“那她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应该努力记住我的演出时间，还是完全依赖我们呢？”莉迪亚问。

“你得鼓励她集中注意力，更专心一些。她应该尽量靠自己的力量去回忆这个信息，不应该犯懒。”安娜说。

“她没有犯懒。”莉迪亚说。

“就是你和那个黑莓让她变懒的。妈妈，莉迪亚明天的演出时间是几点？”安娜问。

“我不知道，所以才会问她。”爱丽丝说。

“妈妈，她已经跟你说过两遍了。你就不能努努力，记住她的话吗？”

“安娜，别这么盘问她。”汤姆说。

“我本来想记在黑莓上，但是你阻止了我。”

“我不是让你去查黑莓，我是让你记住她的话。”

“嗯，我刚才没想记住时间，因为我准备输到手机里。”

“妈妈，你试着回想一下，莉迪亚明天的演出时间是几点？”

她不知道答案，但是她知道可怜的安娜需要从她的角度考虑一下。

“莉迪亚，你明天的演出是几点？”爱丽丝问。

“8点。”

“是8点，安娜。”

离8点钟还有8分钟。全家人都已在座位上坐好，他们坐在第二排中间的位置。莫诺莫伊剧院是个小型的私人剧院，只有100个座位。舞台和第一排之间只有几英尺的距离。

爱丽丝迫不及待地希望灯光马上暗下来。她已经读过这个剧本，还和莉迪亚认真深刻地讨论过，甚至还帮她对过台词。莉迪亚扮演的角色叫凯瑟琳，她父亲是一个最终失去了理智的数学天才。爱丽丝热切地盼望这些角色可以在自己面前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从第一幕开始，演员们的表演就细腻而真诚，表现方式丰富多样。

爱丽丝很快就沉浸在了他们营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中。凯瑟琳声称自己推算出了一种突破性的证明方法，但她的恋人对此毫无兴致，和她疏远的姐姐也不相信她，而且他们全都在质疑她的精神状态。她自己也饱受精神折磨，害怕会像她的天才父亲那样，最终变得精神失常。爱丽丝感受到了她的痛苦、遭到背叛的悲伤和恐惧。从头到尾她都被深深吸引住了。

表演结束后，演员们一起出来谢幕。凯瑟琳的脸上绽放着笑容。约翰为她献了花，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有力的拥抱。

“真是太精彩了，让人难以置信！”约翰说。

“谢谢！这部戏是不是很棒？”

其他人也纷纷拥抱、亲吻和称赞了她。

“真是才华横溢，看这样的表演是一种享受。”爱丽丝说。

“谢谢。”

“今年夏天我们还有机会看到您参演别的话剧吗？”

她望着爱丽丝，尴尬地停顿了许久，然后才开口说话。

“不会了，这是我今年夏天的唯一一个角色。”

“您只在这里待一个夏天吗？”

她眼里噙满泪水，似乎单是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会觉得悲伤。

“是的，8月底我就要回洛杉矶了，但我以后会经常回来看望我的家人。”

“妈妈，这是莉迪亚，你的女儿。”安娜说。

---

1. 演员工作室（Actors Studio）：1947年由伊力·卡山、劳勃·路易斯和雪莉·史劳复在纽约成立的职业演员训练场所，曾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戏剧和电影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著名演员如马龙·白兰度、保罗·纽曼等均出于此。——译者注
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1863—1938）：俄国杰出的戏剧大师，系统总结了“体验派”戏剧理论，强调现实主义原则，主张演员要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之中，他的一整套戏剧教学和表演体系，被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对各国戏剧影视舞台表演产生了深远影响。——译者注
3. 下犬式：常见瑜伽体式。先用手掌与膝盖撑地，然后将臀部向上抬起，双臂与双腿伸直，头部向下使身体呈三角形。——编者注
4. 腘绳肌：大腿后侧的肌群。——译者注
5. 战士式：瑜伽体式。两脚分开较大距离，呈弓步站立，双手上举。比较耗费体力。——编者注



一个神经细胞健康与否，取决于它与其他神经细胞交换信息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神经细胞接受和传导信息时产生的电化学驱动力有助于完成重要的细胞进程[注]。无法与其他细胞进行有效传输的神经细胞会萎缩，而彻底丧失功能的神经细胞最终会死亡。

---

1. 细胞进程（Cellular Processes）：包括物质转运和分解代谢、细胞运动、细胞生长和死亡及细胞通讯。——译者注

2004年 9月

虽然哈佛的秋季学期已经正式开始，天气却依然按部就班地按照罗马历稳步运转[注]。这是9月一个闷热的夏日，气温达到了26摄氏度以上，爱丽丝踏上了每天前往哈佛园的路程。每年到了入学考试前后，校园里随处可见显然不是在新英格兰地区长大的大一新生，爱丽丝看到他们总会觉得很有趣。剑桥的秋日总让人联想到茂盛的树叶、丰收的苹果、橄榄球比赛和羊毛衫配围巾的画面。在剑桥的9月末，早上醒来发现南瓜上结了霜一点也不稀奇，但在白天，尤其是9月初的白天，依然到处都能听见窗前空调无休止运转的呻吟声，和人们对波士顿红袜棒球队群情激昂、盲目乐观的讨论。然而每年这些新来的外国学生依然如故，他们和那些毫无准备的游客一样迷茫地沿着哈佛广场街边的人行道前行，身上裹了太多层羊毛衫和绒线衣，手里还拎着从哈佛纪念品商店买来的大包小包，里面装着所有必需的学习用品和胸前写着“哈佛”字样的运动衫。这些满头大汗的小可怜。

爱丽丝虽然只穿了件无袖的白色棉质T恤衫和长及脚踝的黑色人造丝裙，但走进埃里克·韦尔曼的办公室时，依然觉得很不舒服，透不过气。埃里克的办公室就在她楼上，同样的大小，同样的办公设施，同样面向查尔斯河和波士顿美景，但不知怎的，却感觉更加庄重威严。每一次进去，她都觉得自己像个小学生。今天尤其如此，因为他给她打电话说“过来谈一谈”。

“暑假过得怎么样？”埃里克问。

“很放松，你呢？”

“很好，一眨眼就过去了。6月开会时没见到你，我们都很想你。”

“我知道，我也很想去。”

“嗯，爱丽丝，我想在开课前，先和你谈一谈上学期的课堂评价。”

“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他说的是她教的“动机与情绪”课，那沓课堂评价还在她办公室的某个角落里躺着，捆着橡皮绳，尚未拆开。哈佛的学生反馈完全匿名进行，只有授课教师和系主任才有权查看。以前她看这些评价的目的纯粹是满足一下虚荣心，她很清楚自己是个优秀的教师，学生们会毋庸置疑地一致对她表示称赞。但埃里克从没提出和她一起看过。她很担心，这是她在教学生涯中第一次担心会不喜欢学生评价里的自己。

“给，你先花几分钟看一看。”

他把他手中的那沓递给她，最上面那页是整体评价总结。

对于以下说法，请用1～5分来表示你同意的程度，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

任课教师在学业方面以高标准严格要求学生。

都是4分或5分。

课堂讲解有助于自己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

4分、3分或2分。

授课教师能帮助我理解晦涩的概念和复杂的观点。

还是4分、3分和2分。

授课教师鼓励学生思考、提出不同观点。

有两个学生打了1分。

用1～5分对授课老师进行整体评价，1分代表“很差”，5分代表“出色”。

大部分都是3分。如果她没记错的话，自己往年从没低于过4分。

放眼望去，满页随处可见3分、2分、1分。她并不想欺骗自己，说这绝对不是学生们认真思考过的、毫无恶意的准确判断。她在课堂教学上所受的影响显然比自己意识到的更加严重。尽管如此，她依然敢打赌，自己绝不是系里评价最差的老师。她可能已从山巅跌了下来，但还远远没有跌至谷底。

她抬头望着埃里克，准备好聆听领导的谆谆教诲。他的话可能不会非常悦耳，但也不一定糟糕透顶。

“如果那张纸上没有你的名字，我不会觉得这个分数有什么问题。评分还说得过去，虽然我从没见过你有这种表现，但还不算太差。让我非常担心的是后面学生们写的评语，我觉得我们还是谈一谈为好。”

爱丽丝还没往后翻。他拿起自己做的笔记，大声念了起来。

“大纲上很多内容她都跳过去没讲，我们也就跟着没学，但她考试时又会出这部分的题目。

“她好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这门课真是浪费时间。我还不如自己看课本。

“我很难跟上她讲课的思路，就连她自己也好像不太清楚。这门课远不及她课程介绍上写得那样好。

“有一次她来到教室却没有上课，只在下面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还有一次，她把上星期刚讲完的内容又重新讲了一遍。我从没想过要浪费豪兰博士的时间，但我觉得她也不应该浪费我的。”

这些评语听得人心里很难受。这比她意识到的问题要严重太多。

“爱丽丝，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对吧？”

“当然。”

“我要斗胆问些私人问题了。恕我直言，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

“那你自己呢，有没有可能压力太大或者情绪低落？”

“没有，没这回事。”

“这个问题会有点尴尬，但我还是得问，你觉得自己有没有酒精或药物上瘾的问题？”

她实在听不下去了。我可不能落下个抑郁消沉、不堪重压还沾染恶习的名声。相对来说，痴呆也没有那么见不得人。

“埃里克，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他的表情立刻僵住了。他已经准备好听到约翰出轨的消息；他已经想好了该推荐哪个精神科医生；他已经准备安排干预措施，让她同意去麦克莱恩医院[注]接受成瘾戒除了。但他没有准备好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是1月份确诊的。上学期的教学的确进行得很困难，但我没意识到会表现成这样。”

“我真为你感到难过，爱丽丝。”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也没想到。”

“我以为只是暂时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这显然不是暂时的。”

“不，不是的。”

爱丽丝看得出他在思考。对于系里的所有人来说，他就像一个父亲，慈爱而宽厚，但也非常严格和务实。

“现在家长给学生们交的学费是一年4万美元了，这种情况是不会得到他们的赞同的。”

不会，当然不会。他们支付这个天文数字，不是为了送子女来跟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学习。她仿佛已经听到了晚间新闻里家长们接受采访时的群情激愤和坚决抵制这种不道德行为时的义愤填膺。

“而且，你们班上已经有几个学生申请复议成绩了，恐怕人数还会不断增多。”

在她25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来没有学生对她给出的成绩提过复议，一次都没有。

“我觉得你还是先不要上课了，但我尊重你的时间安排，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本想上完这学年的课就休年假，但我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症状表现以及它们对教学的影响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我不愿成为一个差劲的老师，埃里克，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知道你不是。你先休病假，一直休到可以休年假，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他现在就不想让她干了。她工作出色，业绩优秀，堪为表率，最重要的是，她有终身教职。从法律层面来说，他们是不能解雇她的，但这不是她希望处理这件事的方式。虽然她也不情愿放弃哈佛的工作，但她要抗争的是阿尔茨海默病，而不是埃里克或哈佛大学。

“我还没准备好要离开，可我同意你的观点。虽然一想到这个就很痛心，但我觉得我应该离开教学岗位。不过，我希望能继续担任丹的导师，而且能继续参加研讨会和学术会议。”

我不再是老师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我希望你能和丹谈一谈，向他解释一下情况，然后让他自己来做决定。我也可以和你一起指导他的论文，如果这能让你们双方都更轻松。再就是，显然，你不能再收研究生了，丹会是最后一个。”

我不再是科研人员了。

“你可能也不能再接受其他大学或会议的演讲邀请，而且你现在的

身份也不太适合代表哈佛了。我已经注意到你基本上不出差了，可能你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我同意。”

“你打算怎么告诉系里的行政人员和同事？还是那句话，我尊重你的时间安排，按照你的意思来办。”

她不会再上课、做科研了，也不会再外出开会、做讲座了。大家迟早都会注意到这些，会妄加揣测、议论纷纷。他们会觉得她是一个抑郁消沉、不堪重压还沾染了恶习的人。没准儿已经有人这么想了。

“我会告诉他们的。宣布这个消息的人应该是我。”

亲爱的朋友们、同事们：

经过深思熟虑，我非常痛心地决定不再从事哈佛的教学研究工作和对外交流活动。今年1月份，我被诊断出患有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虽然尚处于早期或中期，但我已经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认知能力衰退，无法满足这一职位的高标准，而我一直以来正是以这些标准来要求自己，也只有这些标准才能与哈佛匹配。

虽然你们不会再在课堂讲台上看到我，也不会再看到我忙着申请新的基金项目，但我还会继续担任丹·马洛尼的论文导师，会继续参加学术会议和研讨会，我依然希望能成为其中积极参与的一员，并得到大家的欢迎。

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爱丽丝·豪兰2004年9月17日

秋季学期的第一周，马蒂接手了爱丽丝的教学工作。她把教学大纲和课堂讲义递给他后，他拥抱了她，并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和悲伤。他还

询问了她的状况，问她有没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她感谢了他，告诉他自己感觉很好。等他拿到了和课程相关的所有资料后，就迅速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系里的每个人基本上都遵循着相同的步骤："我为你感到难过，爱丽丝。""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我完全没想到。""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你确定吗？你看起来和以前没什么不一样啊。""我感到很遗憾。""我感到很伤心。"

然后他们都迅速离开，留下她孤身一人。他们碰到她时，都会礼貌地表现出善意，但他们不会经常碰到她，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日程都排得很满，而爱丽丝基本上已经无事可做。但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是，他们不想遇到她。遇到她就意味着要面对她的精神缺陷，就会不可避免地想到，也许一眨眼的工夫，相同的事也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遇到她很可怕，所以在大多数时候，除了开会和参加研讨会，他们不会遇到她。

今天是本学期心理学系的第一场午餐研讨会。埃里克指导的一位研究生莱斯莉已经在圆形会议桌的一端站好，准备开始演讲。幻灯片的标题页投放在了大屏幕上：搜寻答案——论注意力如何影响我们识别所见事物的能力。爱丽丝坐在会议桌最前面的位置，在埃里克对面，也已一切就绪。她开始吃午餐：一只意大利茄子馅饼和一份田园沙拉。在埃里克和莱斯莉说话的时候，屋里渐渐坐满了人。

几分钟后，爱丽丝注意到除了她身边的座位外，会议桌旁的座位全都坐满了。大家开始站到房间后面。桌旁的座位是每个人都很垂涎的：不仅能更清楚地看到大屏幕，还能避免两只手来回倒腾盘子、餐具、饮料、纸笔的不便。但是显然，他们宁愿承受这种不便，也不愿坐在她旁边。她望着每一个避免和她四目相对的人。屋里大概挤了50个人，都是她相识多年，一直视为家人的人。

这时丹冲了进来，头发乱糟糟的，衬衫露在裤子外面，戴着框架眼镜而不是隐形眼镜。他愣了一下，然后径直走向了爱丽丝身边那个空着的座位，把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宣布这个座位归他所有。

“我熬夜写了一晚上论文，得去拿点吃的，马上回来。”

莱斯莉的发言足足持续了一个小时。虽然爱丽丝耗费了极大的精力，但自始至终还是跟上了她的思路。莱斯莉讲完最后一张幻灯片，大屏幕变成空白之后，开始请大家发言提问。爱丽丝第一个举起了手。

“请讲，豪兰博士。”莱斯莉说。

“我觉得你的实验缺乏一个对照组，来测算干扰项实际的干扰程度。你可以指出，出于某些原因，一些干扰项只是没有被注意到，或者它们本身的存在不会构成干扰。你可以测试实验对象自发注意和处理干扰项的能力，也可以进行一系列将干扰项置换为目标项的实验。”

坐在桌边的许多人都在点头，丹则塞着一嘴意大利馅饼，“嗯啊”着表示同意。还没等爱丽丝说完，莱斯莉就抓起了笔，奋力地记起笔记。

“是的，莱斯莉，回到描述实验设计的那张幻灯片。”埃里克说。

爱丽丝环顾四周，每个人都紧盯着大屏幕。埃里克开始就爱丽丝的评论展开详细阐述，大家都专心听着，很多人继续点着头。她感觉自己像打了场胜仗，有点飘飘然。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意味着她就无法进行分析和思考；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意味着她就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坐在这个房间；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意味着她失去了发言权，不再值得别人倾听。

接下来的问答又持续了几分钟。爱丽丝吃完了她的馅饼和沙拉。丹站起来出去了一下，很快又回来了。马蒂新招来的博士后提了个问题表达相反意见，莱斯莉结结巴巴地应付了过去。她那张描述实验设计的幻

灯片一直停留在大屏幕上。爱丽丝看了看，然后举起了手。

“请讲，豪兰博士。”莱斯莉说。

“我觉得你的实验缺乏一个对照组，来测算干扰项的实际效果。一些干扰项有可能只是没有被注意到。你可以同时测试它们的干扰程度，或者将干扰项置换为目标项。”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其实，这才是做实验的正确方式，若没考虑到这个可能性，她的论文绝对不会顺利发表。爱丽丝很肯定这一点，但其他人似乎没看出来。没有人注视她，她环视每个人，他们的肢体动作透露出了尴尬和恐惧。她又读了一遍屏幕上的数据，那个实验确确实实还缺少一个对照组。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意味着她就无法分析和思考；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意味着她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呃，好的，谢谢。”莱斯莉说。

但她没做笔记，也没和爱丽丝对视，更没表露出丝毫的谢意。

她已经没有课要上，没有申请书要写，没有新项目要研究，没有会议要参加，也没有讲座要准备了。再也不会有了。她感觉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一直引以为豪并像奖杯一样放在高高的底座上擦拭得闪闪发亮的那部分已经暗淡了。而剩下的那个微不足道、平庸无奇的自我则带着自怜的悲伤哀号不已，不知道没有了那座奖杯，它还有何存在的价值。

她从办公室宽敞的窗户向外望去，看到有人正在沿着查尔斯河蜿蜒的河岸慢跑。

“你今天有时间跑步吗？”她问。

“可能有吧。”约翰说。

他也看着窗外，喝着咖啡。她很好奇他看到了什么，是和她一样看到了慢跑的人，还是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景色？

“如果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就好了。”她说。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是整个夏天都在一起吗？”

“不，不光是今年夏天，我是说我们这辈子。我最近一直希望我们陪伴彼此的日子能再多一些。”

“爱丽，我们一起生活，还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啊。”

起初，的确如此。他们共同生活，两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但时间久了，生活就变了，是他们默许了变化的发生。她回想起来两人分处异地的休假、抚养孩子的分工、各自的出差和专注工作。他们只是住在一个屋檐下而已，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很久了。

“我觉得咱俩已经很长时间互不关心了。”

“我没有这种感觉，爱丽。我觉得我们这样很好，在追求各自的梦想和共同生活之间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她想起了他对梦想和科研事业的追求，总是比她更为坚持不懈。即便那缺陷实验失败，数据前后不一致，设想被证明是错的，他对事业的热爱都不减分毫。无论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即便那缺陷会让他彻夜无眠、焦虑抓狂，他依然乐此不疲。他在事业上投入的时间、注意力和精力也一直激励着她在自己的研究上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她做到了。

“你不是孤独的，爱丽，我就在你身边。”

他看了看表，一口气喝光了剩下的咖啡。

“我得赶紧去上课了。”

他拿起包，把杯子扔进垃圾箱，走到她身边。他弯下腰，把手放在她黑色的卷发上，轻轻吻了她一下。她抬头看着他，从嘴边挤出一丝微笑，强忍住眼泪，在他走出办公室后才流了出来。

她多么希望她才是他的梦想和激情所在。

她坐在办公室里，认知课已经开始了，但课堂上不会再有她的身影。她望着阳光下闪闪发亮的车流沿纪念大道缓慢前行。她抿了口茶，接下来的一整天她都无事可做。这时她感觉到了屁股下黑莓的振动，又到了早上8点。她把它从浅蓝色小包里拿了出来。

爱丽丝，先回答下列问题：

1. 现在是几月份？

2. 你的家庭住址是什么？

3. 你的办公室在哪儿？

4. 安娜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5. 你有几个孩子？

如果有任何一个问题你无法回答，请打开你的电脑中一个名为“蝴蝶”的文件夹，立即按照里面的指示去做。

9月

剑桥白杨街34号

威廉·詹姆斯教学楼1002房间

9月14日

3个

她又抿了口茶，望着闪闪发光的车流沿着纪念大道缓慢前行。

---

1. 罗马历将一年分为10个月，3月份为一年之始，9月份天气还很炎热。——编者注
2. 麦克莱恩医院（Mclean Hospital）：全称为“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麦克莱恩医院”，成立于1811年，成立初期是麻省总医院的精神科。长期以来，医院精神疾病的治疗及精神疾病医护人员的培训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译者注

2004年

10月

她坐在床上，茫然不知所措。外面很黑，还是深夜，明白自己应该睡觉，她的神志却依然清醒。约翰就躺在她的身边，打着鼾，可她睡不着。最近她总是很难一觉睡到天亮，可能是因为白天经常打盹儿。或者正是因为晚上老睡不好，白天才经常打盹儿？她的思绪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个正反馈循环[注]中，就像一直开车兜风直到头晕眼花，却不知道该怎么停下来。也许，如果她白天能克制住想要打盹儿的冲动，晚上就能一夜安眠，打破这个模式。然而每到傍晚，她总是感觉自己乏累得很，想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下，最终还是没能抵抗住睡眠的诱惑。

她记得在孩子们两岁的时候，她也面临过相似的困境：如果不让他们睡午觉，他们到了晚上就会胡搅蛮缠；但若是睡了午觉，他们就精力旺盛，到了晚上的睡觉时间也依然清醒。她忘记当时自己是怎么解决的了。

我每天要吃的药那么多，其中肯定至少有一种的副作用是让人犯困的。哦，对了，我还有医生开的安眠药。

她从床上下来，走下了楼。虽然她很确定药没放在浅蓝色的包里，但还是先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钱包、黑莓、手机、钥匙。她打开钱包，看到了信用卡、银行卡、驾照、哈佛员工卡、医保卡、一张20美元的纸币和一把零钱。

她又匆匆翻找了专放信件的白色蘑菇碗——电费单、燃气单、话费单、银行贷款对账单、哈佛寄来的东西、各种收据。

然后，她走进书房，打开了书桌和文件柜的所有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接着又去了客厅，把收纳筐里的杂志和商品目录全倒了出来。她看到了《周刊报道》，拿起来翻了几页，然后又在“吉尔·斯图尔特”(注)的商品目录里看到一件很好看的羊毛衫，她在那一页上折了个角，她很喜欢这件衣服的蓝绿色。

她又打开了装废旧物品的抽屉，里面有电池、螺丝刀、透明胶带、蓝膜胶带、胶水、钥匙、几个充电器、火柴，还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抽屉可能很多年都没收拾过了。她把整个抽屉从滑轨上拉出来，将所有东西一股脑地倒在了餐桌上。

“爱丽，你在干吗？”约翰问。

她吓了一跳，惊恐地抬头望着他乱蓬蓬的头发和惺忪的睡眼。

“我在找……”

她低下头，看着眼前桌上一堆杂乱的东西——电池、针线包、胶水、卷尺、几个充电器、螺丝刀……

“我在找东西。”

“爱丽，现在是半夜三点。你在楼下弄得叮叮当当的，动静很大，就不能早上再找吗？”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耐烦，他不喜欢睡觉时被吵醒。

“好。”

她躺在床上，想要努力回想起刚才在找什么。外面很黑，仍然是深

夜，她知道自己应该睡觉。约翰已经进入了梦乡，开始打鼾了。他总是很快就能睡着。她以前也是这样，但现在却睡不着。最近她很难一觉睡到天亮，可能是因为白天经常打盹儿。或者正是因为晚上老睡不好，白天才经常打盹儿？她的思绪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个正反馈循环中，就像一直开车兜风直到头晕眼花，却不知道该怎么停下来。

哦，对了。我有办法可以睡着，我还有摩耶医生给我开的安眠药。我放在哪儿了？

她从床上下来，走下了楼。

今天不开会，也没有研讨会。办公室里的教材、期刊和信件都无法让她提起兴致。丹今天也没有写好的东西让她看。收件箱里没有未读邮件。莉迪亚每天都会发邮件，但要等到午后才写。她望向窗外，汽车沿着纪念大道呼啸而过，慢跑的人沿着蜿蜒的河岸前行，松树的树冠在不安的秋风中摇摆。

她从文件柜里拿出了标注着“第一著作者豪兰”的收纳箱，把里面所有的文件夹都抽了出来。她署名发表的论文已经远远超过了100篇。她手里拿着这摞厚厚的学术论文、评述和综述文章——她被迫匆匆结束的学术生涯中的所有观点和思想——感觉沉甸甸的。她的观点和思想很有分量，至少曾经如此。她很想念做研究的日子——时时想着它，念着它，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享受着她这门学科中的高雅艺术。

她把文件夹放到一边，从书架上抽出了《从分子到头脑》。这本书也沉甸甸的，是她学术生涯中最引以为豪的书面成果。她的文字和思想与约翰的交融在一起，创造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然后激发和影响着其他人的文字和思想。她本以为他们还有机会再合著一本书。她飞快地翻过纸页，并未被里面的内容吸引。这本书她也看不下去。

她看了一眼手表。她和约翰约好了晚上一起跑步。现在时间还早得

很，她决定先自己回家。

他们的家离办公室只有大概一英里，她很快就轻松抵达。现在干点什么呢？她走进厨房，想沏一杯茶。她用水壶接了自来水，放在炉子上，将炉灶的旋钮转到高火。接着去取茶包，但在台面上却找不到平时放茶包的马口铁罐。她打开放咖啡马克杯的橱柜，却看到三层架子上放的全是盘子。她又打开右侧的柜子，本以为里面是一排排的玻璃杯，却看到了碗和马克杯。

她把它们全都从柜子里拿出来，放在台面上，然后把另一个柜子里的盘子也拿了出来，放在碗和马克杯的旁边。接着又打开了一个柜子，里面还是没有她要找的东西，也和她想的不一样。台面上很快就堆满了一摞摞的盘子、碗、马克杯、果汁杯、水杯、酒杯、瓶瓶罐罐、锅、特百惠保鲜容器、锅垫、隔热手套、洗碗巾和镀银餐具。整个厨房里的东西全都被清到了这里。*现在让我想想，以前是怎么放的？*这时水壶发出尖利的声响，让她无法思考。她走过去关上了炉灶。

这时响起了开门声。*哦，太好了，约翰提早回家了。*

“约翰，你为什么把厨房的东西都放乱了？”她大声抱怨。

“爱丽丝，你在干什么？”

她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心里一惊。

“啊！劳伦，你吓我一跳。”

劳伦是住在她家对门的邻居。她一言未发。

“不好意思，你先坐会儿吧？我正要沏点茶。”

“爱丽丝，这不是你家的厨房。”

什么？她环顾了一周——黑色的花岗岩台面、桦木橱柜、白色瓷砖地板、水池上方的窗户、水池右侧的洗碗机、双层烤箱。等一下，她家好像没有双层烤箱，又或者有？然后，她头一次注意到了冰箱门，上面的证据确凿无疑：冰箱贴下面的照片上有劳伦、劳伦的丈夫、劳伦的猫和几个她不认识的婴孩。

“哦，劳伦，你看我把你的厨房弄得乱七八糟的。我会帮你把东西都放回去的。”

“没关系，爱丽丝。你没事吧？”

“其实，不太好。”

她想立刻跑回家，回到自己家的厨房里。她们能不能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她一定要现在开始这场“我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对话吗？她很反感这种对话。

爱丽丝试图读懂劳伦脸上的表情。她的脸上写满了困惑和恐惧，她的表情显示她心里在想“爱丽丝一定是疯了”。爱丽丝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

“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她睁开眼睛，劳伦的脸上依然是刚才的表情。

为了保险起见，现在她每次走进厨房，都要看一眼冰箱。上面没有劳伦的照片，她是在自己家里。就算这样还是不能打消她所有的疑虑，冰箱贴下面有一张约翰写的字条，上面用大大的黑体字写着：

爱丽丝：

我不在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去跑步。

我的手机号：617 - 555 - 1122

安娜：617 - 555 - 1123

汤姆：617 - 555 - 1124

约翰之前已经让她承诺，不会在他不在时一个人去跑步。她答应了，还对天发了誓。当然，她可能转过头又忘了。

不过她的脚踝大概可以帮她消耗些时间。她上周从路肩上跨下来时崴了脚。她的空间知觉有点儿不灵敏了，物体有时看着很近，有时很远，反正就是没待在实际的位置上。她去检查了眼睛，视力没有问题，眼睛和20岁的年轻人一样健康，问题并没有出在角膜、晶状体或视网膜上。约翰说是视觉信息的处理过程出了故障，这一过程由大脑皮层的枕叶区域负责。显然，她有一双和大学生一样年轻的眼睛，却有和八旬老人一样苍老的枕叶。

约翰不在时就不能去跑步，否则她可能会迷路或受伤。但约翰在时，他们也没去跑步。他经常出差，就算在家，也是早出晚归，一早出门上班，然后工作到很晚，到家后就已筋疲力尽。她很讨厌连跑步这件事都要依靠约翰，更何况他已经靠不住了。

她拿起电话，拨通了冰箱上贴着的号码。

“喂？”

“我们今天能去跑步吗？”她问。

“我不知道，可能吧，我开会呢一，会儿打给你。”约翰说。

“我真的特别想去跑步。”

“我一会儿打给你。”

“什么时候？”

“等到我方便的时候。”

“好吧。”

她挂了电话，看了看窗外，又看了看脚上的运动鞋。她把它们从脚上脱了下来，狠狠地往墙上扔去。

她希望自己能尽量体谅他，毕竟他需要工作。但他为什么就不能体谅她想跑步的心情呢？如果仅仅通过进行规律的体育锻炼这么简单的途径就可以延缓病情发展，那她就更应该保证经常锻炼。每一次他说“今天不行”，她都有可能失去更多原本可以挽救的神经细胞，毫无必要地加快了迈向死亡的步伐。约翰正在谋杀她。

她又拿起了电话。

“喂？”约翰“嘘”了一声，听起来很烦躁。

“我想让你答应我，今天我们一定会去跑步。”

“请稍等一下。”他对别人说，“求你了，爱丽丝，等我开完这个会再打给你。”

“我今天必须去跑步。”

“我还不知道今天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处理完呢。”

“所以呢？”

“所以我才觉得应该给你买个跑步机。”

“哦！去你妈的。”她挂了电话。

她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似乎称不上体谅。她最近很容易发怒，不知道是新增的症状还是合理的反应。她不想要跑步机，她想要他的陪伴。也许她不该那么固执，也许她也在谋杀自己。

他不在时，她随时可以去别的地方走走，当然，这个地方必须是“安全的”。她可以去办公室。但她不想去办公室，她觉得在那里很无聊，无人理睬，形影相吊。她觉得待在那里很可笑。她不再属于那儿了。在一贯广阔博大的哈佛，找不到一个认知心理受损的认知心理学教授的容身之处。

她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希望能想出些事情做，却想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事。她又想象了一下第二天、下一周和就要到来的冬天，还是没什么主意。她坐在自家客厅的扶手椅上，依然很无聊，无人理睬，形影相吊。傍晚的阳光在屋里投下了蒂姆·波顿[注]风格的怪异阴影，沿着墙面和地板像起伏的波浪一样滑过。她望着阴影渐渐消失，房间慢慢变暗。她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爱丽丝站在卧室里，全身赤裸，只穿着一双短袜，手上戴着“安全回家”的手镯，正在费力撕扯缠在头上的一件衣物，并低声怒吼着。她和那块布料的斗争就像玛莎·葛兰姆[注]的舞蹈一样，看起来像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对痛苦的肢体表达。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叫。

“怎么了？”约翰跑进来问。

她透过那件扭曲衣物上的一个圆洞，用一只眼睛惊慌地望着他。

“我受不了了！我怎么都穿不上这件该死的运动胸罩。我不记得怎么穿了，约翰！我穿不上自己的胸罩！”

他走过来，看了看她的头。

“这不是胸罩，爱丽，这是条内裤。”

她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一点儿都不好笑。”约翰说。

她笑得更厉害了。

“别笑了，没什么好笑的。你看，如果你想去跑步，就抓紧时间换好衣服。我没多少时间。”

他转身离开，不忍直视她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头上挂着一条内裤，为自己的荒唐愚蠢而大笑不止。

爱丽丝知道坐在自己面前的年轻姑娘是她女儿，但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有点儿举棋不定。她知道她有个叫莉迪亚的女儿，但当她看着眼前这个姑娘，并知道她就是莉迪亚时，这件事仿佛更像是一种理性的认知，而非感性的感受；是她同意的事实，是别人告诉她后，她当作事实去接受的信息。

汤姆和安娜也坐在餐桌前。她只要看一眼他们，就可以立即唤起自己对于长女和儿子的记忆。她能回想起安娜穿着婚纱，从法学院、大学和中学毕业时穿着毕业礼服，三岁时每天都非要穿着白雪公主睡衣时的模样。她也记得汤姆戴着方帽穿着长袍、滑雪摔断了腿打着石膏、戴着牙套、穿着少年棒球联合会制服和婴儿时被她抱在怀里的样子。

她也能想起莉迪亚以前的样子，但不知怎的，对家里这个最小孩子的记忆硬是无法和她对面的这个姑娘联系起来。这让她感觉非常不安，而且痛苦地意识到她的大脑正在走下坡路，她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缝。奇怪的是，她能立刻认出安娜旁边的男人是她丈夫查理，而查理进入这个家庭才不过几年时间。她将阿尔茨海默病想象为头脑中的恶魔，一路横冲直撞地大肆破坏，将联系着“现在的莉迪亚”和“过去的莉迪亚”的线路扯断，而所有和“查理”相关的神经却毫发无损。

餐厅里拥挤而嘈杂。其他餐桌上传来的声音干扰着爱丽丝的注意力，收音机中的背景音乐在她耳朵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安娜和莉迪亚的声音听起来没什么区别，每个人说话时都用了太多的人称代词。她艰难地分辨着说话的人，费力地理解对话的内容。

“亲爱的，你没事吧？”查理问。

“这个味儿……”安娜说。

“你想出去透透气吗？”查理问。

“我陪她一起去。”爱丽丝说。

刚一走出舒适温暖的餐厅，爱丽丝就感觉到背部的肌肉紧绷起来。她们都忘记带上大衣了。安娜抓起爱丽丝的手，拉着她从大门口附近吸烟徘徊的几个年轻人身边走开。

“啊，空气好新鲜。”安娜说着，心情舒畅地深深吸了口气。

“而且很安静。”爱丽丝说。

“你感觉怎么样，妈妈？”

“我没事。”爱丽丝说。

安娜还握着她的手，揉了揉她的手背。

“的确没有以前好了。”她承认。

“我也是。”安娜说，“你怀上我的时候也这么难受吗？”“嗯。”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就这么坚持着，会过去的。”

“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孩子们就出生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也是。”安娜说。但她的声音并不像爱丽丝的那样蕴含着充沛的喜悦。她的双眼刹那间盈满热泪。

“妈妈，我总是感觉很难受，很疲惫。每一次我忘记什么事，都觉得是病情发作了。”

“哦，宝贝，不是的，你只是累了。”

“我知道，我知道。只是我一想到你不再上课了，你失去的这一切……”

“不要这么想。现在对你来说应该是很幸福的时光。别这样，多想想我们将要得到的。”

爱丽丝握了握安娜的手，将另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肚子上。安娜笑了，但眼泪还是从眼眶中溢了出来。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同时应对这一切——我的工作、两个宝宝，还有……”

“还有查理。别忘了你还有查理，你要守护住你们共同拥有的生活，把一切平衡好——你和查理的关系、你的工作、孩子们、你热爱的一切。不要把生命中你热爱的任何一件事物视为理所当然，这样就没有什么能难倒你了。查理会帮你的。”

“他最好会帮。”安娜用威胁的语气说。

爱丽丝笑了。安娜用手背擦拭了好几次眼睛，然后像练习拉马兹分娩法[注]那样调整着呼吸，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谢谢你，妈妈，我感觉好多了。”

“那就好。”

回到餐厅后，她们在座位上坐好，开始吃晚餐。爱丽丝对面的年轻姑娘——她的小女儿莉迪亚，用餐刀叮叮当当地敲了敲她的空酒杯。

“妈妈，我们现在就想送给你生日大礼。”

莉迪亚递给她一个裹着金色包装纸的长方形小盒。看来，这份“大礼”一定是“大”在了意义上。爱丽丝把包装纸撕下来，里面是三张光盘，分别标着“豪兰家的孩子们”、“爱丽丝和约翰”以及“爱丽丝·豪兰”。

“这是我们为你做的视频回忆录。‘豪兰家的孩子们’是安娜、汤姆和我的访谈合辑，是我今年夏天录的，里面是我们对你、童年和成长的回忆。你和爸爸那张的内容是他回忆认识你、和你约会、你们的婚礼、度假和其他很多事情，有几个很棒的故事，连我们几个都没听过。第三张我还没开始录，内容是对你的采访，讲述你的故事，不知道你想不想录？”

“我当然想了，我太喜欢这份礼物了。谢谢你们，我真想现在就看。”

服务员为他们端上了咖啡、茶和插着一根蜡烛的巧克力蛋糕。他们一起唱了生日歌。爱丽丝吹灭了蜡烛，许了个愿。

---

1. 正反馈是经典控制论中的术语，指扩大对系统的干扰，导致系统失稳。在正反馈循环中，一个小小的干扰就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失衡。——编者注
2. 吉尔·斯图尔特（J.Jill）：美国著名女装品牌。——编者注
3. 蒂姆·波顿（Tim Burton）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是好莱坞另类天才，其作品怪诞不羁，却有着让人着迷的魔力，华丽而颓废的哥特风格是这位鬼才最被人称道的特点之一，执导过的电影包括《剪刀手爱德华》《蝙蝠侠》《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等。——译者注
4. 玛莎·葛兰姆：美国舞蹈家和编舞家，被称为“现代舞之母”。她致力于探索纯净有力的表达方式，认为生命的挣扎和痛苦同样值得重视。她训练舞者拒绝刻意轻盈的线条，不掩饰肢体的紧张和挣扎，注重身体能量的宣泄。葛兰姆标志性的黑色长裙始于《悲悼》。在这支独舞中，黑色布料约束着她的身体，肢体动作被限制，传递出一种深切的压抑和沮丧，她试图用被束的身体营造由外而内的空虚感，进而表达悲伤。——译者注
5. 拉马兹分娩法：一种心理预防式的分娩准备法，从怀孕初期到分娩，通过对神经肌肉的控制、产前体操和呼吸技巧训练等，使产妇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呼吸的控制上，转移疼痛，顺利生产。——编者注

2004年
11月

夏天时约翰买来的影碟已经和它们所替代的那些纸质书一样，遭遇了被冷落的不幸结局。她的理解速度已经跟不上剧情的发展，如果有哪个角色不是在每个镜头中都出现，她就记不住他们的故事背景。她可以欣赏每个微小的瞬间，却在影片结束后，演职员表的字幕开始滚动时，对整部电影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这部电影很好笑。如果约翰和安娜同她一起看，他们经常会对里面的情节本能地做出很多明显的反应，会捧腹大笑、吓得大叫或恶心得缩成一团，而她都无法理解原因。于是她就效仿他们，假装做出同样的反应，掩饰自己的不知所措，以免他们知道后伤心。看电影让她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每况愈下。

莉迪亚录制的视频出现得正是时候。约翰和孩子们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只有几分钟长，她可以充分理解，还不必刻意记住细节，因为这并不影响她去理解和享受其他故事。她看了一遍又一遍。她记不住他们讲的全部细节，但这也很正常，因为就连孩子们和约翰也记不住。每当莉迪亚要求大家一起回忆某件事时，他们记住的内容都会与事实有所出入，会忽略一些地方，夸大一些细节，特意强调各自的观点和视角。就算未被疾病侵蚀的个人回忆也难免有疏漏和差池。

“爱丽丝·豪兰”那张光盘她却只能看一遍。以前的她那么能言善辩，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是多么轻松自然。而现在的她总是不停地说“那个什么”，不断重复说过的话，让人感到难为情。但她依然感激有这份

记录，将她的回忆、观点和建议封存起来，不会受到阿尔茨海默病发起的分子大屠杀的残害。以后还能留给孙辈们看，他们会说：“那是奶奶（或姥姥）还能说话，还有记忆的时候。”

她刚刚看完了“爱丽丝和约翰”。电视机屏幕逐渐转暗，她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一条毯子，倾听着屋里的寂静。寂静让她欢喜。有好几分钟她只是静静地呼吸着，什么也不想，只能听到壁炉架上的时钟嘀嗒走着。突然，这嘀嗒声让她如梦初醒，马上睁开了眼睛。

她看了看时钟的指针：差10分钟10点。天啊，我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她把毯子往地上一扔，把脚塞进鞋里，跑进了书房，咔嚓一声锁上了电脑包。我的小蓝包去哪里了？没在椅子上，没在书桌上，没在书桌抽屉里，也没在电脑包里。她赶紧跑上楼，走进卧室，床上没有，床头柜上没有，梳妆台上没有，衣柜里没有，桌子上也没有。她呆立在走廊里，用自己笨拙的大脑努力回顾自己刚才的行踪，这时它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视线中，就在浴室的门把手上挂着。

她拉开包上的拉锁，看到了手机和黑莓，但没有钥匙。她记得自己总是把钥匙放在包里，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她总是想把钥匙放在包里，但有时候，她也会把它放进书桌的抽屉、放餐具的抽屉、放内衣的抽屉、首饰盒、邮箱或是哪件衣服的口袋里。还有时候，她干脆就把它留在锁眼里。她不愿回顾自己每天花了多少时间去寻找随手乱丢的东西。

她又冲到楼下，回到客厅。没发现钥匙的踪迹，但她看到了挂在高背椅上的大衣。她穿上大衣，把双手插进了口袋。钥匙在这儿！

她急匆匆地走向门厅，但还没走到门口就站住了。真是太奇怪了，门前的地板上有一个很大的洞，大概和门厅一样宽，有八九英尺长，里面什么都没有，只能看到下面漆黑的地下室，完全无法逾越。门厅的地板已经老旧变形，她和约翰最近讨论过换新地板的事。难道约翰已经找好装修队了？今天有人来修过了？她不记得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在填

上这个洞以前，肯定是打不开前面的大门的。

于是她往后门走去，这时电话响了。

“喂？妈妈。我大概7点钟到家，会带晚饭过去。”

“好的。”爱丽丝说着，语气中透露出一丝疑惑。

“我是安娜。”

“我知道。”

“爸爸去纽约了，明天才回来，你还记得吗？我今天晚上会过去陪你睡。不过我要等到6点半才能下班，所以你要等着我一起吃晚饭。你最好在冰箱的白板上把这件事儿记下来。”

她看了看那个白板。

不要一个人去跑步。

她被这句话激怒了，很想冲着话筒大喊，她不需要自己的孩子来当保姆，一个人在家也能过得很好。但她只是调整了一下呼吸。

“好，待会儿见。”

她挂了电话，祝贺自己对本能的冲动依然有自主的控制力。用不了多久，她就做不到了。她见到安娜会很开心，不必一个人待着很好。

她穿着大衣，拎着电脑包，肩头挂着浅蓝色的小包。她从厨房的窗户向外望去，外面刮着风，天气阴暗潮湿。现在是早晨吗？可能是吧。她不想出门，不想去办公室里坐着。她在那里感觉很无聊，无人理睬，形影相吊。她觉得待在那里很可笑。她不再属于那儿了。

她把身上的包摘下来，脱下大衣，向书房走去。这时门厅里突然传来了“砰”的一声，又把她的脚步吸引了过去。邮件刚从大门上方的投信口里塞了进来，正躺在地板上的黑洞上方，像是悬空的，一定是靠下面一块她看不到的木板或木头保持着平衡。悬浮在空中的邮件。大脑你真是够了，你被开除了！她撤退到书房里，想要努力忘记那个违背地心引力的洞口，却没想到会那么难。

她坐在书房里，抱着双膝，盯着窗外已经降临的夜幕，等待安娜回来一起吃晚餐，等待约翰从纽约回来，这样她就可以出门跑步了。她坐着，等着，坐着，等着一切变得更糟。她受够了只能坐着，等着。

据她所知，她是哈佛唯一一个得了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人。然而不管在哪里，她都不认识得了这种病的第二个人，但她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她需要找到新伙伴，需要在这个她确信自己已经踏入的精神错乱的新世界里展开新生活。

她在谷歌搜索栏中输入了“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立刻跳出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

> 据估计，全美患有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人大约有50万。
>
> 65岁以下的发病者被称为“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
> 在三四十岁的年纪也有可能会表现出症状。

屏幕上还出现了很多网站，上面列出了一长串的症状、遗传性风险因素、病因和治疗方法。也出现了很多文章，介绍相关研究和新研发的药物。这些她以前全都看过了。

她在关键词后加上了“互助”一词，按下了回车键。

很多论坛、链接、资源、留言板和聊天室出现在眼前，却都是针对

看护人的。看护人之间的话题包括：参观护理机构、药物问题、减压方式、如何应对患者出现幻觉的情况、如何应对患者夜游、如何应对患者拒绝接受现实及情绪低落的问题。看护人为他们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81岁的母亲、74岁的丈夫、85岁的奶奶在网页上提问和解答，表达同情和怜悯，讨论解决办法。

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自己的互助组织在哪里呢？其他51岁的患者在哪里呢？那些正埋首于事业，却突然被一纸诊断粉碎了一切的人，他们在哪里呢？她并不否认无论在什么年纪得了阿尔茨海默病都很不幸；她并不否认看护人也需要帮助；她并不否认他们也很痛苦。她知道约翰就很痛苦。但是我该怎么办呢？

她想起了麻省总医院社工的名片。她把它找了出来，拨通了上面的电话。

“丹妮丝·达达里奥。”

“你好，丹妮丝。我是爱丽丝·豪兰，戴维斯医生的病人，是他给了我你的名片。我今年51岁，差不多一年前被诊断为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我想问问，麻省总医院有没有针对我们这种患者的互助组织？”

“不好意思，这里没有。我们有互助组，但那是为看护人设立的。我们这里的大多数患者无法参加这种形式的讨论会。”

“有一些还是可以的。”

“是，不过恐怕人数不足以让我们花费必要的资源来设立和运营这类组织。”

“需要什么资源？”

“嗯，比如说我们的看护人互助组有12到15个成员，每周都要有几

个小时的会面。我们要留出一个房间，准备好咖啡、甜点，要有几个工作人员协调，每个月要邀请一位嘉宾来演讲。”

“你们能不能就腾出一个空房间，让早发性患者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自己的感受和生活？”

老天，咖啡和果冻甜甜圈那些东西我自己也可以带过去。

“这样的话，我们医院就得找一个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多余的人手。”

就不能从看护人互助组的工作人员里抽出一个吗？

“你能否把你知道的其他患者的联系方式给我？这样我就能自己联系和组织了。”

“恐怕我不能泄露他们的信息。你愿意做个预约，来医院和我聊一聊吗？12月17日，周五上午10点我有空。”

“不用了，谢谢。”

她正躺在沙发上打盹，门口传来的动静把她惊醒。屋里又冷又黑，前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

“对不起，我来晚了！”

爱丽丝站起身，走到门厅里。安娜站在门口，一只手抱着一个棕色的大纸袋，另一只手拿着一摞乱七八糟的信件。她正站在那个洞口上！

“妈妈，屋里一盏灯都没开，你在睡觉吗？这么晚你不能再睡了，晚上该睡不着了。”

爱丽丝走到她身边，蹲了下来。她把手放在那个洞口上，却感觉不

到丝毫的空洞。她的手指摸到了一条黑色地毯上起了球的羊毛，是铺在家中门厅里的那条黑色地毯，已经在那里铺了很多年。她用手掌狠狠地拍下去，巨大的声音在屋里回响。

“妈妈，你在干什么？”

她的手掌火辣辣地疼。她太累了，已经无法承受回答安娜这个问题会给她带来的屈辱，而那个纸袋里散发出一股强烈的花生味，让她反胃。

“你别管我！”

“妈妈，没关系，我们一起去厨房吃饭吧。”

安娜把那沓信件放下，去拉妈妈的手，那只很疼的手。爱丽丝却把她的手愤然甩开，开始尖叫：

“别管我！从我家里滚出去！我恨你！我不想让你来我家！”

她的话重重地落在安娜的脸上，比打了耳光还要疼。安娜的眼泪夺眶而出，从脸颊上滑落，然后她的表情逐渐平息为镇静的坚决。

“我带了晚饭，我快饿死了，而且我不会走的。我现在要去厨房吃饭，然后我就去睡觉。”

爱丽丝独自站在门厅里，愤怒和斗志在她的血管中肆意地流淌和燃烧。她打开门，开始把地毯往外拽。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却跌倒在地。她又站起来，继续使劲又拉又拽，又拧又扭，终于将它全部拖到屋外。然后她疯狂地冲它拳打脚踢，大喊大叫，直至它从门前的台阶上缓慢无力地跌落下去，死气沉沉地躺在人行道上。

爱丽丝，先回答下列问题：

1. 现在是几月份？

2. 你的家庭住址是什么？

3. 你的办公室在哪儿？

4. 安娜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5. 你有几个孩子？

如果有任何一个问题你无法回答，请打开你的电脑中一个名为“蝴蝶”的文件夹，立即按照里面的指示去做。

11月

剑桥

哈佛

9月

3个

2004年

12月

丹的论文一共有142页，还不包括参考文献部分。爱丽丝已经很久没读过篇幅那么长的东西了。她坐在沙发上，腿上放着论文，右耳朵后夹着一只红笔，右手握着一只粉色的荧光笔。她用红笔进行修改，用粉笔为已经读过的内容做记号。她把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地方都用粉色笔标出，这样需要回顾前面的内容时，只看标亮的部分即可。

看到第26页时，她就无可救药地停滞不前了。一整页全都沉浸在了粉色中。她的脑子表示已经无力承受，恳求她休息一下。她想象这些粉色的字在脑子里变成了黏糊糊的粉色棉花糖。她看的越多，标记的就越多，这样她才能理解并记住看完的内容。但标记越多，脑子里塞进的毛茸茸的粉色棉花糖也越多，它们阻塞和包裹住了脑子里的思路，让她越来越难以理解和记住看完的内容。第26页，她一个字也没看懂。

哔哔。

她把丹的论文扔到咖啡桌上，走进书房查看电脑。她看到收件箱里有一封新邮件，是丹妮丝·达达里奥发来的。

亲爱的爱丽丝：

我把你想成立一个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互助组的想法告诉了我们科室的其他早发性患者以及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患者，收到

了3个人的回复。他们都是本地人，对你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并允许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发给你（见附件）。

你还可以联系麻省阿尔茨海默协会。他们可能会找到更多想和你见面的人。

请告知我相关进展。如果我可以提供更多信息或建议，请随时联系我。很抱歉我们无法向你提供更多正式的帮助。

祝你好运！

丹妮丝·达达里奥

她打开了附件。

玛丽·约翰逊，57岁，额颞叶性痴呆[注]；

凯茜·罗伯茨，48岁，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

丹·沙利文，53岁，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

她的新同伴们就在这里。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们的名字：玛丽、凯茜和丹。玛丽、凯茜和丹。现在的感觉像是幼儿园、大学或研究生开学的头几周那样，一种奇妙的兴奋夹杂着难以抑制的担心。他们长什么样？他们还在工作吗？他们确诊多久了？他们和她有相似的症状吗？如果我的症状比他们的严重得多该怎么办？

亲爱的玛丽、凯茜和丹：

我叫爱丽丝·豪兰，今年51岁，去年被诊断出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我担任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已有25年，但今年9月，我的症状使我基本上无法继续胜任这一工作。

现在我待在家里，在面对这件事时感觉非常孤独。我给麻省总医院的丹妮丝·达达里奥打了电话，询问是否有早发性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的互助组。他们只有针对看护人的，没有针对我们的，但她把你们的名字告诉了我。

我希望能邀请你们在这周日（12月5日）下午两点，来我家喝喝茶或咖啡，聊聊天。如果你们乐意，也欢迎你们的看护人一起过来坐一坐。附件中是我家的地址和驾车路线。

非常期待能见到你们！

爱丽丝

玛丽、凯茜和丹。玛丽、凯茜和丹。丹。丹的论文。他还等着看我的修改。她赶快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把丹的论文翻到第26页。满页的粉红色顿时冲入她的大脑，让她头痛万分。她想知道有没有人回复了邮件。这个想法甚至还未消化，她就把丹的那个什么东西扔到了一边。

她点开了收件箱，没有新邮件。

哔哔。

她又拿起话筒。

“喂？”

话筒里传来的是拨号音。她本来希望会是玛丽、凯茜或丹打来的。

丹。丹的论文。

她又坐回沙发上，手里拿起荧光笔，看起来摆好了姿势，做好了准备，双眼却没有注视纸上的字，而是开始发呆。

玛丽、凯茜或丹还能读26页论文，并完全理解和记住看完的内容吗？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门厅里的地毯是个黑洞怎么办？如果只有她自己在走下坡路怎么办？她能感觉到自己在走下坡路，能感觉到自己在

滑向那个精神错乱的深渊一样的黑洞。孤身一人。

“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她呻吟着，每一次听到自己说出这句话，就感觉离孤独的黑洞又近了一些。

哔哔。

门铃声把她从黑洞中拉了出来。他们已经到了吗？她是邀请了他们今天过来吗？

“等一下！”

她用衣袖揉了揉眼睛，一边走一边用手指梳理了一下乱蓬蓬的头发，深深吸了口气，打开了门。门外空无一人。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有一半都会出现幻听和幻视，但至今为止她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时，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她的感觉是真实的存在，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真实症状。她的定向障碍、虚构症、幻觉以及其他出现了错乱的毛病又不能用荧光笔标亮，无法显著地和那些正常、真实和准确的反应区别开。从她的角度来看，就是没什么区别。毯子就是个洞。“哔哔”的声音就是门铃。

她又查看了一下收件箱，里面有一封新邮件。

嗨！妈妈：

你好吗？你昨天去参加午餐研讨会了吗？你又跑步了吗？我的课很好，和平时一样。我今天有个试镜，是一家银行的商业广告。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爸爸怎么样？他这个星期在家吗？我知道你上个月很难过，要坚持住啊！我用不了多久就回家了！

爱你的莉迪亚

哔哔。

她接起了电话。

“喂？”

依然是拨号音。她打开文件柜最上面的抽屉，把电话扔了进去，听到它跌在数百份悬挂着的文件下面的金属板上，然后把抽屉用力往里一推。对了，也许是我的手机在响。

“手机，手机，手机。”她一边在屋里漫游，嘴里一边不停念叨着，以免失去正在搜索的目标。

她翻遍了家里的各个角落，却没有发现它的踪影。这时她才想起来要先找到浅蓝色小包，于是改变了念叨的对象。

“蓝包，蓝包，蓝包。”

她在厨房台面上找到了包，里面放着她的手机，但已经关机了。那“哔哔”声也许是屋外谁家的车上锁或开锁时警报器发出的声音。她又坐回到沙发上，把丹的论文翻到第26页。

“有人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爱丽丝抬起头，睁大眼睛，仔细听着，好像刚刚听到了一个鬼魂的召唤。

“爱丽丝？”缥缈的声音再次响起。

“怎么了？”

“爱丽丝，你准备好出门了吗？”

约翰在客厅门口出现，看起来在等她。她如释重负，但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走吧。我们要和鲍勃、萨拉一起吃晚饭，已经有点儿晚了。”

晚饭。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特别饿。她不记得今天吃了什么东西，也许这就是她看不下去丹的论文的原因，也许她只是需要吃点东西。但一想到在人声嘈杂的餐厅里吃饭和说话，她就感到浑身疲倦。

“我不想出去吃饭，我今天很累。”

“我今天也很累。我们一起去好好吃一顿。”

“你去吧，我只想待在家。”

“走吧，会很有意思的。今年我们连埃里克家的聚会都没参加。出门透透气对你有好处，我知道他们很想见你。”

不，他们才不想。我不去的话，他们肯定会松一口气。我去了就变成屋里用棉花糖做的粉色大象，显而易见又引人侧目，让每个人都忐忑不安却又装作若无其事。晚餐就会变成荒唐可笑的马戏表演，每个人都像玩杂耍一样，紧张地表达着同情，强挤出笑容，手里还要不断摆弄着刀叉和鸡尾酒杯。

“我不想去。替我跟他们道歉，我不想出门。”

哔哔。

她发现约翰也听到了这个声响，就跟着他走进了厨房。他打开微波炉的门，从里面拿出一只马克杯。

“这杯子里的水都凉了，你想让我再给你热一下吗？”

她一定是早上沏了茶却忘了喝。然后她一定是把它放进了微波炉，想重新热一下，却忘了拿出来。

“不用了，谢谢。”

“好吧，鲍勃和萨拉可能已经在等我们了。你真的不想去吗？”

“不想去。”

“我不会回来太晚的。”

他吻了她一下，然后撇下她一个人走了。她手里拿着一只冰冷的马克杯，站在厨房里，他总是在这里撇下她离去。

她打算去睡了，约翰还没有回来。她正想上楼，书房里电脑闪烁的蓝色指示灯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走了进去，更多是出于习惯而非好奇，看了一眼收件箱。

终于来了。

亲爱的爱丽丝：

我是玛丽·约翰逊，今年57岁，5年前被诊断为额颞叶性痴呆。我住在北海岸，离你家不算太远。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非常乐意过去。我先生巴里会开车送我，但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留下。我们都提前退休了，一起待在家。我想他会乐意一个人待会儿。到时候见！

玛丽

嗨！爱丽丝：

我是丹·沙利文，今年53岁，3年前被诊断为早发性阿尔茨海默

病。这是我们家族的遗传病，我母亲、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都得了，4个表兄弟姐妹也有。所以我从小就和它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知道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可笑的是，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我的诊断结果和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轻松容易。我爱人知道你家的地址，离麻省总医院不远，离哈佛很近。我女儿是哈佛的学生，我每天都在祈祷她不会得这个病。

丹

嗨！爱丽丝：

感谢你发来的邮件和邀请。我和你一样，一年前被诊断为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确诊对于我来说几乎是一种解脱，我本来以为自己疯了。我和别人说话时跟不上对方的思路，说不出想说的话，忘记回家的路，看不懂支票簿，弄错孩子们的时间安排（我有个15岁的女儿和一个13岁的儿子）。这些症状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只有46岁，谁也想不到会是阿尔茨海默病。

我觉得吃药还是很有用的。我现在服用安理申和美金刚，情况时好时坏。情况好时，身边的人和家人都觉得我完全正常，甚至还觉得得病的事是我编造的！那时我还没有那么渴求存在感。紧接着，情况就会变糟，我想不出要说的话，不能专心做事，更不能同时处理好几件事。我也感觉很孤独，迫切地想要见到你。

凯茜•罗伯茨

又及：你听说过“国际失智症援助与支持网”吗？他们的网址是：www.dasninternational.o。你可以去看看，这是一个很好的网站。像我们这些早期或早发性失智症患者可以在那里交流、倾诉、互相帮助和分享信息。

他们都在这儿。他们要来了。

玛丽、凯茜和丹脱下大衣，坐在了客厅里。他们的爱人都没有脱外套，有点不太放心地和他们道了别，和约翰一起去杰里咖啡馆了。

玛丽留着齐至下巴的金发，黑框眼镜后面是一双圆圆的棕褐色眼睛。凯茜看起来就很聪慧，让人愉快，眼睛满含笑意。爱丽丝马上对她产生了好感。丹留着浓密的胡须，已经谢顶，身材健壮结实。他们本来也可能是从别的城市过来做客的大学教授、读书俱乐部的书友或她的老朋友。

“大家要来点想法吗？”爱丽丝问。

他们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彼此，面面相觑，很犹豫的样子。他们是太害羞了还是太礼貌了，所以不愿第一个开口说话？

“爱丽丝，你是不是想问‘要来点喝的吗’（注）？”凯茜问。

“对，我说的是什么？”

“你说的是‘想法’。”

爱丽丝的脸顿时红了。词语错用的症状可不是她想给大家留下的第一印象。

“我还真需要来点想法。我脑子里的想法早就快用光啦，该续杯啦。”丹说。

大家马上被逗乐了，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她端来咖啡和茶水，玛丽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本来是个房地产经纪人，干这一行已经22年了。突然我开始忘记赴约、开会、开放参观，还会不拿钥匙就带人看房子。有一次开车带着客户去看房，那个小区我很熟悉，闭着眼也能找到，结果却迷路了。本来不用10分钟就能到，我却开车瞎转了45分钟。客户对我的看法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变得动不动就发火，会在办公室里冲着同事发脾气。我一直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大家也都很喜欢我。但突然间，我的火暴脾气变得众所周知。我毁了自己的声誉，干我们这行，声誉就意味着一切。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的药，没什么效果，他就再给我开另一种，没用就再接着换。”

凯茜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自己只是太累了，总是一心多用。我兼职做药剂师，抚养两个孩子，做家务，东奔西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忙得不可开交。我只有46岁，所以从没想过会得失智症。有一天工作时，我想不起药物名称了，也不知道该怎么配出10毫升的药。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很有可能给别人配错了剂量，甚至拿错了药。说白了，我可能会无意中害了别人的性命。于是我脱下身上的白大褂，马上下班回家，再也没有去上班。我当时都要崩溃了，以为自己精神错乱了。”

“那你呢，丹？你最开始是怎么察觉自己不对劲的？”玛丽问。

“本来我手很巧，擅长干家里的零活。忽然有一天，我不知道该怎么修理那些一直都会修的东西了。我以前总是把工具间收拾得很利索，所有东西井然有序，现在完全乱成了一团。我怪身边的朋友借走了工具，把屋里弄乱，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就责怪他们没有归还。但其实，原因都在我。我本来是个消防员，却开始忘记队友的名字，想说的话说不出来，还忘了怎么煮咖啡。我从十几岁开始就亲眼看到这一切发生在我妈妈身上，她也有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

他们分享着彼此的故事，讲述着自己初期的症状、确诊前遭遇的波折、应对和忍受失智症的方法和策略。聊起丢了的钥匙、糊涂的大脑和未完成的生活梦想，他们时而点头，时而大笑，时而流泪。爱丽丝感觉自己的人生并未被删改，终于有人可以听懂她的心声。她感觉自己又是个正常人了。

“爱丽丝，你爱人还在上班吗？”玛丽问。

“对。这个学期他一直忙着搞科研和上课，还经常出差。现在的日子的确有些艰难，但下个学年我们俩就能一起休年假了，所以我只要再坚持坚持，等到下学期结束，我们就能一起在家里待上一年了。”

“你没问题的，很快就到了。”凯茜说。

只不过再等上几个月。

安娜把莉迪亚支进了厨房，去做白巧克力面包布丁。安娜现在已经“孕味十足”，她不再恶心呕吐了，似乎一直在吃东西，好像有任务在身，要把有晨吐反应的那几个月里丧失的卡路里都补回来。

“我有个消息要宣布，”约翰说，“斯隆－凯特琳(注)想聘请我做他们癌症生物学与遗传学计划项目的主席。”

“那是哪里？”安娜问，嘴里塞满了蔓越莓夹心巧克力。

“纽约。”

所有人都沉默了。音响中的迪恩·马丁正在热情高歌《一个棉花糖的世界》(注)。

“嗯，你不会是真要考虑接受这份工作吧？对吗？”安娜问。

“会的。今年秋天我已经去那边和他们见过几面了，这是个非常棒的工作机会，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那妈妈怎么办？”安娜问。

“她现在不工作了啊，也基本不去学校了。”

“但她需要待在这里啊。”安娜说。

“不，她不需要，她会和我在一起。”

“哦，拜托！我晚上过来陪她，这样你就能晚上加班。每次你一出差，我就会住过来，汤姆周末有空时也会来。”安娜说，“我们虽然不是一直都在，但是……”

“你说得对，你们不是一直都在，所以不了解她现在的病情有多严重。她会假装知道很多其实已经不知道了的事。你以为一年以后，她还会感激我们现在留在了剑桥吗？离家三个路口远，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我们完全可以去纽约，告诉她那里就是哈佛广场，她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会的，她会看出来的，爸爸，”汤姆说，“不要这么说。”

“嗯，我们要到9月才会搬走。还有很长时间。”

“这和什么时候走没关系，她需要留在这儿。如果你们搬走的话，她的病情会直线下滑的。”安娜说。

“我也这么觉得。”汤姆说。

他们就这样谈论着她，就好像她没在场，没有坐在与他们只有几步之遥的高背椅上一样；他们谈论着她，当着她的面，好像她的耳朵聋了一样；他们谈论着她，却没有让她参与，就好像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一样。

“这个职位在我的一生中可能只对我开放这么一次，他们希望我去。”

“我想让她看到双胞胎出生。”安娜说。

“纽约没多远，而且你们也不能肯定将来都会继续留在波士顿啊。”

“我可能会去那边。”莉迪亚说。

莉迪亚站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的过道上。她开口说话前，爱丽丝没看到她站在那儿，所以她突然在旁边出现时，她吓了一跳。

“我已经申请了纽约大学、布兰迪斯、布朗和耶鲁。如果纽约大学录取了我，你和妈妈也在纽约的话，我可以和你们一起住，帮帮忙；如果你们留在这儿，而我也能去布兰迪斯或者布朗的话，也可以经常过来。”莉迪亚说。

爱丽丝想告诉莉迪亚，这些学校都是很好的选择；她想问问她最感兴趣的课程和专业是什么；她想告诉她，她为她感到骄傲。但今天她的想法从大脑向嘴边移动的速度极其缓慢，好像要先在河里游上几英里，穿过黑色的河道淤泥，才能被说出口，而大多数还未到达就已被淹没。

“太好啦，莉迪亚。”汤姆说。

“那就这么定了是吗？你就这样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好像妈妈没得阿尔茨海默病，好像我们对这件事没有发言权一样？”安娜问。

“我也做出了很多牺牲。”约翰说。

他一直都很爱她，不过，是她一直为他着想。她将日后两人可以共度的日子视为宝贵的时光。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但她已经说服自己相信，可以坚持到他们休完年假之后，这是他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年假。不管拿什么来交换，她都不愿意。

但显然，他是愿意的。他怎么能这样？这个问题在她的大脑里愤怒

地穿越黑色的河道淤泥，却没有得到回答。他怎么能这样？它找到的答案用力踢打着她的眼睛，让她痛得想要流泪；阻塞了她的心脏，像要停止跳动。他们俩总有一个人要牺牲一切。

爱丽丝，先回答下列问题：

1. 现在是几月份？

2. 你的家庭住址是什么？

3. 你的办公室在哪儿？

4. 安娜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5. 你有几个孩子？

如果有任何一个问题你无法回答，请打开你的电脑中一个名为“蝴蝶”的文件夹，立即按照里面的指示去做。

12月

哈佛广场

哈佛

4月

3个

1. 额颞叶性痴呆：由前额叶和颞页变性引起的痴呆综合征。发病高峰为60岁，女性较多。——译者注

2. “想法”（think）与“喝的”（drink）这两个词在英语中发音较相近。——编者注

3. 斯隆－凯特琳：指“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私立癌症中心。它是美国最好的癌症中心之一，也是美国指定的45个综合性癌症中心之一，坐落在纽约。——译者注

4. 迪恩·马丁（1917－1995）：意大利裔美国歌手、演员、电影制作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翻唱了《一个棉花糖的世界》，这是创作于1949年的一首圣诞歌曲。——编者注

2005年

1月

“妈妈，醒一醒。她睡了多久了？”

“到现在差不多有18个小时了。”

“她以前会这样吗？”

“有那么几次吧。”

“爸爸，我很担心。如果她昨天吃的药太多了怎么办？”

“没有，我检查过她的药瓶和药盒了。”

爱丽丝可以听到他们在交谈，也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她不怎么感兴趣，感觉像是无意中听到了两个陌生人在讨论一个和她毫不相干的女人。她没有醒过来的欲望。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睡觉。

“爱丽？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妈妈，是我，我是莉迪亚，你能醒过来吗？”

那个叫莉迪亚的女人说想给医生打个电话。那个被她称为“爸爸”的男人说，让那个叫爱丽的女人再多睡一会儿。他们商量着叫些墨西哥菜外卖，在家里吃晚饭。也许食物的味道能让那个叫爱丽的女人从睡梦中

醒来。然后，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周围的一切又陷入了黑暗和沉寂之中。

她沿着一条沙地小径，走进了茂密的森林，又顺着通往山顶的“之”字形坡路拐了好几个弯，走出了森林，来到了陡峭裸露的悬崖之上。她走到悬崖边，向外望去。山下是冰封的大海，海岸已经被高高的雪堆淹没。眼前的景象毫无生机和色彩，陷入可怕的寂静和沉默。她用力呼喊约翰的名字，却叫不出声音。她想转身回去，却发现来时的路和森林全都消失了。她低头望着自己苍白消瘦的脚踝和赤裸的脚，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准备跳下悬崖。

她坐在一把沙滩椅上，把双脚埋进温暖的细沙中，再把它们从沙里挖出来。她看着自己幼儿园时最好的朋友克里斯蒂娜，仍然只有5岁大的样子，正在放一只蝴蝶风筝。克里斯蒂娜身上的泳衣上有粉色和黄色的雏菊，蝴蝶风筝有蓝色和紫色的翅膀。天空是蓝色的，太阳是金黄色的，她的脚趾上涂着红色指甲油，眼前看到的每一种色彩都比自己曾经目睹过的一切都要明亮和闪耀。她望着克里斯蒂娜，心中涌现出无限的喜悦和爱意，并非因为看到了儿时好友，而是因为她的泳衣和风筝上那鲜明饱满、令人惊叹的色彩。

她的妹妹安妮和莉迪亚并排躺在红白蓝条纹的沙滩浴巾上，都是16岁左右的样子。她们富有光泽的焦糖色皮肤搭配着泡泡糖一样的粉色比基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俩本身也魅力四射，有着卡通片里的色彩，让人着迷。

“准备好了吗？”约翰问。

“我有点害怕。”

“机不可失。”

她站在那里，他在她身上绑了一条橘色的滑翔伞安全带。他“咔嚓”一声扣上带扣，调整好松紧，直到她感觉舒适和安全为止。他紧紧抓住她的肩膀，抵抗着一股想将她往上拉走的、无形的强劲力量。

“准备好了吗？”约翰问。

“准备好了。”

他放开她，她开始以让人兴奋的速度翱翔在调色板一样的天空中。她乘着的风打着旋儿，将知更鸟蛋的蓝色、蔓长春花的蓝色、薰衣草的紫色和吊钟海棠的紫红色糅和在一起，令人目眩神迷。而身下的大海就像转动着的万花筒，变幻出绿松石色、蓝宝石色和紫罗兰色。

克里斯蒂娜的风筝也获得了自由，在离她不远的地方飞舞着。它真是她见过的最为精美的东西，她很想得到它，从未有过这样强烈的渴望。她伸出手去，想抓住它的绳子，突然有一股强劲的气流吹得她旋转起来。她回头望去，发现它隐匿在了滑翔伞落日余晖般鲜艳的金橙色里，变得模糊不清。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飞翔的方向。她看向地面，那几个颜色明亮的点是她的家人。她想知道这生机勃勃的风能否把自己带回到他们身边。

莉迪亚蜷着身子躺在爱丽斯身边的床罩上。百叶窗拉了起来，房间里洒落着柔和的日光。

“我是在做梦吗？”爱丽丝问。

“不，你醒过来了。”

“我睡了多久了？”

“有几天了。”

“哦，不。对不起。”

“没关系，妈妈。听到你的声音真好。你觉得自己吃的药是不是太多了？”

“我不记得了。可能吧，但我不是故意的。”

“我很担心你。”

爱丽丝仔细端详着莉迪亚的五官，将目光像拍特写一样聚焦在每个细节之上。她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她的眼睛、鼻子、嘴巴，就像人们认出从小生长其中的家、爸爸妈妈的声音、自己手掌上的皱纹一样，都是本能反应，无须刻意思考。但奇怪的是，把她的五官拼凑成一个整体后，她就很难认出莉迪亚这个人来。

“你真美，”爱丽丝说，“我好害怕会看着你，却不知道你是谁。”

“我觉得，就算有一天你认不出我了，你依然会知道我爱你。”

“如果我看到你，却不知道你是我女儿，不知道你爱我，该怎么办？”

“那样的话，我会告诉你我爱你，然后你就会相信我。”

爱丽丝喜欢这个办法。*但我会一直爱她吗？我对她的爱存在于我的脑子里还是心里？*她身体里科学家的那一面认为，情感和情绪都由复杂的大脑边缘系统中的神经回路控制，而此刻她的神经回路已经陷入了一场鏖战的沟壕之中，终将全军覆没；而她身体里母亲的那一面却相信，她对女儿的爱不会受到大脑里战乱的影响，因为这份爱在她的心间。

“你好吗，妈妈？”

“不太好。这个学期很痛苦，没有工作，没去哈佛，而且病情还在恶化，你爸爸不怎么在家。日子真是太难熬了。”

“我真替你难受。我真希望能多回来几次。明年秋天，我就能离你近一点儿了。我想过现在就搬回来，但我刚刚在一部很棒的话剧里得到了一个角色。虽然只是个小角色，但是……”

“没关系。我也希望能经常看见你，但我绝不会让你为了我放弃自己的生活。”

她想起了约翰。

“你爸爸想搬到纽约去，他在斯隆一凯特琳找到了工作。”

“我知道，我听到了。”

“我不想走。”

“我知道你肯定不想走。”

“我不能离开这里，4月份双胞胎就要出生了。”

“我太想见到这两个宝贝了。”

“我也是。”

爱丽丝想象着把他们抱在怀里，想象着他们温暖的身躯、蜷缩起来的小手指、肉嘟嘟的小脚丫和圆滚滚的眼睛。她想知道他们会长得像她还是像约翰。还有他们身上的奶香味，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嗅到他们的美妙气息。

大多数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都乐于想象孙辈们的生活，期待着能去看他们的演出，参加他们的生日聚会、毕业典礼和婚礼。她知道自己等不到去看他们的演出，参加他们的生日聚会、毕业典礼和婚礼的那一天。但她可以待在这里，抱一抱、闻一闻他们。如果要她在纽约的什么地方孤独地坐着，她会生不如死。

“马尔科姆怎么样？”

“挺好的。我们刚刚一起在洛杉矶参加了‘为记忆行走’的活动。”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莉迪亚还未回答，脸上就浮现出了笑容。

“他个子很高，爱好户外运动，有点害羞。”

“他和你在一起时是什么样子的？”

“他很温柔体贴，很欣赏我的聪慧，为我的演技感到骄傲。他总是夸耀我，都让我觉得难为情了。你会喜欢他的。”

“那你和他在一起时是什么样子的呢？”

莉迪亚考虑了许久，似乎还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是我自己。”

“那很好。”

爱丽丝笑了，捏了捏莉迪亚的手。她本想问莉迪亚“是我自己”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想让莉迪亚描述一下自己，也好提醒一下她，但这个念头还未来得及说出口就飞快消逝了。

“我们刚刚在聊什么？”爱丽丝问。

“马尔科姆？‘为记忆行走’？纽约？”莉迪亚给了她几个提示。

“我也会去附近走走，而且感觉很安全。即便有时会走错路，最后都能找到眼熟的路标，而且附近商店里总会有人认出我，给我指路。杰里咖啡馆的那个姑娘总帮我检查钱包和钥匙还在不在。

“而且我互助组的朋友们都在这里，我需要他们。我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再去熟悉纽约了，我会失去所剩无几的那点独立。你爸爸得到的可是一份新工作，他会没日没夜地干活的。我还会失去他。”

“妈妈，你要把这些告诉爸爸。”

她说得对，但告诉她要容易得多。

“莉迪亚，我真为你骄傲。”

“谢谢。”

“也许我会忘记，但你要记住我很爱你。”

“我也爱你妈妈，。”

“我不想搬到纽约去。”爱丽丝说。

“时间还早呢，我们不用现在就做决定。”约翰说。

“我就想现在做决定。我现在就要做决定。我想在还能说清楚话的时候，把这件事说明白。我不想搬到纽约去。”

“如果莉迪亚在那里呢？”

“如果她不在呢？你应该在告诉孩子们之前，先单独和我商量一下。”

“我和你商量过了。”

“没有，你压根没提过。”

“我提过，提过很多次。”

“哦，所以是我没记住了？你这个借口倒是方便得很。”

她调整着呼吸，从鼻子里吸气，从口腔中呼出，希望让自己平静一下，从他们两个人迅速陷入的像小学生吵架一样幼稚的口角中脱离出来。

“约翰，我知道你在和斯隆－凯特琳的人碰面，但我从没想过会是过去工作。如果我知道是这么回事，我早就表态了。”

“我跟你说过我想去那里的原因。”

“好吧。那他们会同意让你先休年假，明年9月份再正式上班吗？”

“不行，他们现在就需要人。现在和他们谈定的这个时间已经很强人所难了，但我的确需要时间把实验室这边的事处理完。”

“他们就不能暂时找个人替代一下，等咱们休完年假再去那边上班吗？”

“不行。”

“你是不是问都没问过？”

“你听我说，这个领域现在竞争很激烈，一切瞬息万变。我们随时

可能有重大发现，敲开治愈癌症的大门。制药公司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哈佛这些课业还有行政上乱七八糟的事儿只会分散我的精力。如果我不接受这份工作，我可能会浪费人生中唯一一次能取得重大发现的机会。”

“这不是你唯一的机会。你很有能力，又没得阿尔茨海默病，你还有大把的机会。”

他望着她，沉默不语。

“今年是我唯一的机会，约翰，不是你的。今年是我余生最后一次机会，能活在世上，还知道生活对于我的意义。我觉得我没有多少时间能记得自己了，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度过这段时间，但我不敢相信你并不这么想。”

“我当然这么想了，而且这会实现的。我们会在一起啊。”

“你这是在胡扯，你自己很清楚。我们的生活在这里——汤姆、安娜、她的宝宝们、玛丽、凯茜还有丹，可能还会有莉迪亚。如果你接受了那份工作，肯定会忙个不停。你知道你会那样的，而我只能每天一个人待着。这个决定与想要陪伴我之间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会把我生命中本来就所剩无几的东西全都抢走。我不会去的。”

“我不会总是在忙工作的，我保证。而且如果莉迪亚也去了纽约呢？如果你每个月都可以去安娜家住一个星期呢？我们会有很多解决办法，保证你不会一个人待着。”

“如果莉迪亚没在纽约呢？如果她考上了布兰迪斯呢？”

“所以我才觉得我们应该再等等，等到更确定的时候再做决定。”

“我想让你休年假。”

“爱丽丝，我面临的选择不是‘去斯隆工作’或‘休年假’，而是‘去斯隆工作’或‘继续待在哈佛’。我不能休一年的假。”

她浑身颤抖，双眼噙满愤怒的泪水，他的样子变得模糊不清。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求你了！没有你我坚持不下去！你是可以休年假的，只要你想，你就能休。我需要你这样做。”

“如果我拒绝了这个机会，休了一年假，而你甚至都不认识我了呢？”

“如果我今年还能认识你，而过了今年就不认识了呢？你怎么会愿意在我们剩下的时间里蜷缩到你该死的实验室里？我绝对不会这么对你。”

“我不会要求你这么做。”

“你不用要求我。”

“我觉得我做不到，爱丽丝。对不起，我就是受不了在家里待一年，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病夺走你的一切。我受不了看着你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不知道怎么开电视。如果我在实验室，就不用看着你在所有柜子上和门上贴上备忘贴。我不能只待在家里，看着你的病越来越严重。我会痛苦死的。”

“不，约翰，要死的人是我，不是你。不管你待在家里还是躲去实验室，我都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你在失去我，我在失去我。但如果你不愿意休假陪我，那么，好，我就先失去了你。我是个阿尔茨海默病人，你他妈的又有什么理由？”

她掏出了所有的瓶瓶罐罐、盒子、玻璃杯和锅碗瓢盆，全都堆在了餐桌上。餐桌上堆满了，就放在地上。

她把门厅衣柜里的每件外套都拿出来，拉开拉链，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一遍。她找到一些钱、票根和纸巾，还有想不出名字的东西。她给每一件外套“搜完身”后，就把那件无辜的衣服扔在地板上。

她把沙发和扶手椅上的垫子全都翻起来，清空了书桌的抽屉和文件柜，把书包、电脑包和浅蓝色小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她翻了一遍文件，用手触摸着每一件物品，让它们的名字浮现在大脑中。还是没有。

她的搜索并不要求她记住已经翻找过的地方。堆起来的一座座小山就是她之前已完成挖掘的现场证据。从它们的状态来看，她已经把整个一楼翻了个底朝天。她满头大汗，狂躁不安。她不想放弃，又冲上了楼。

她翻遍了洗衣篮、床头柜、梳妆台抽屉、卧室衣柜、首饰盒、装亚麻制品的橱柜和医药箱。对了，还有楼下的卫生间。她又跑回一楼，满头大汗，狂躁不安。

约翰站在门厅里，地上的外套没过了他的脚踝。

“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问。

“我在找东西。”

“找什么？”

她说不上来，但她坚信在大脑中的某个角落，她记得而且知道它的名字。

“等我找到就知道了。”

“这里简直是灾难现场，看起来像是被洗劫了。”

她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怪不得她找不到。

“啊，天啊，可能是被人偷走了。”

“我们家里没进贼，是你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她看到客厅沙发旁边有一篮杂志还没翻过。她把约翰和“家里被盗”的想法留在了门厅，举起重重的篮子，把里面的杂志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在地板上铺开，然后起身离开。约翰跟在她身后。

“别找了，爱丽丝，你连自己在找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

“那是什么？”

“我说不上来。”

“是什么样的，用来干吗的？”

“我告诉过你了，我不知道，等我找到了就知道了。我必须得找出来，要不我会死的。”

她想了一遍自己刚刚说出来的话。

“我的药在哪里？”

他们走进厨房，踢开脚边一盒盒杂粮麦片和金枪鱼罐头。约翰在地上找到了很多药瓶和维生素瓶，在餐桌上的一个碗里找到了一周七天的药盒。

“都在这里。”他说。

然而，最强烈的那个欲望，那种生死攸关的感觉并没有消失。

“不，不是这个。”

“行了，这也太荒唐了，你快住手吧。屋里都变成垃圾场了。”

垃圾。

她打开垃圾桶，拽出里面的塑料袋，把垃圾倒了出来。

“爱丽丝！”

她用手指扒拉着牛油果皮、黏糊糊的鸡肉脂肪、揉成团的纸巾和餐巾纸、空纸盒、包装袋以及其他被丢弃的说不出名字的东西。然后她看到了标注着“爱丽丝·豪兰”的影碟。她把湿乎乎的盒子拿在手里，仔细看着。啊，我不想把它扔掉的。

“找到了，一定是这个。”约翰说，“你找到了，太好了。”

“不，不是这个。”

“好了，求你了，地上到处都是垃圾。别找了，快坐下，歇一歇。你有点丧失理智了。没准儿你歇一会儿，就想起来了。”

“好。”

也许，她安静地坐一会儿，就能想起来在找什么，放在了哪里。也许，她就会忘记自己在找东西这件事了。

大雪从昨天开始下，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积雪已有两英尺高。雪刚刚停，她大概没有注意到，只听到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左右摇摆时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约翰把它们关上了。街上已经除过了雪，但只有他们这一辆车。爱丽丝一直很喜欢暴风雪过后的安寂宁静，但今天这寂

静让她感到害怕。

约翰把车开进奥本山公墓的停车场。那里已经铲出了一块停车的空地，但公墓里的人行道和墓碑依然埋在深深的雪中。

“我就是担心雪还没清，只能改天再来了。”他说。

“等一下，让我看一看。”

放眼望去，这片白雪皑皑的冬日仙境上满是漆黑挺拔的古树，它们粗壮的枝干上结着白色的霜。她看到为数不多的几座高耸精美的墓碑的灰色碑顶从雪地里露了出来，它们的主人大概在生前都富有显赫。但也仅此而已，其他一切都被埋藏起来。棺材中已经腐烂的尸体埋藏在泥土和石碑下，泥土和石碑埋藏在大雪之下。一切都是黑白色的，冻结成冰，死气沉沉。

“约翰？”

“怎么了？”

她叫他的名字时很大声，这声音突然打破了周围的寂静，吓了他一跳。

“没什么。我们走吧，我不想待在这儿。”

“如果你还想去，我们可以这周过几天再去。”约翰说。

“去哪儿？”爱丽丝问。

“去公墓。”

“哦。”

她坐在餐桌前。约翰倒了两杯红酒，递给她一杯。她习惯性地晃动起酒杯。她已经开始常常忘记那个当演员的女儿的名字，但还记得怎么晃动红酒杯，还记得自己喜欢喝红酒。这个病真是不可理喻。她喜欢看到红酒在酒杯里令人目眩地晃动，喜欢它的血红色，喜欢它混合了葡萄、橡木和土壤味道的浓烈口感，喜欢它进入腹部时的暖意。

约翰站在敞开的冰箱前，从里面取出了一块奶酪、一只柠檬、一种辛辣的汤汁和几样红色的蔬菜。

“我们吃鸡肉玉米卷饼怎么样？”他问。

“好。”

他打开冷柜，在里面翻起来。

“家里有鸡肉吗？”他问。

她没有回答。

“哦，不，爱丽丝。”

他转过身，把手里的东西拿给她看。他拿的不是鸡肉。

“是你的黑莓，在冷柜里找到的。”

他按了按黑莓的键盘，晃了晃，又擦了擦。

“好像进水了，等融化了再看看吧，不过我觉得它坏掉了。”他说。

她开始毫无征兆地号啕大哭，听起来令人十分心碎。

“没关系。如果坏了，就给你买个新的。”

真是好笑，不过是个坏掉的电子记事本而已，我为什么那么伤心？也许她是在为母亲、妹妹和父亲的去世而哭泣，也许是之前去公墓时感受到的情绪当时没有机会发泄出来。这样想更能说得通，但原因并非如此。也许它的“下岗”象征着自己在哈佛生涯的终结，她是在为事业的消亡而哀伤。这也合乎情理。但她知道，她的伤心欲绝只和黑莓本身有关。

2005年

2月

她蜷缩着坐在约翰旁边的椅子上，精神疲倦，脑力枯竭，对面是戴维斯医生。她已经跟着那个女人——就是那个负责进行神经心理测验的女人——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做了一大堆神经心理测验了，觉得时间既漫长又难熬。女人提问时和她回答时说的词语，还有其中的信息和含义就像小孩用细小的塑料管吹出的肥皂泡一样，在一个有风的日子里飘舞着。它们很快就朝四面八方飘走，让人眼花缭乱，需要极大的注意力才能跟上它们的轨迹。就算她的眼睛好不容易追上几个，似乎有希望持续一会儿，它们却总是很快就“砰”的一声，毫无缘由地破裂、消失，似乎从未存在过。现在轮到戴维斯医生拿起那根塑料管了。

“好，爱丽丝，你能倒着拼出‘Water’这个词吗？”他问。

若是在半年前，她会觉得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甚至有些羞辱的意味，然而在今天，她却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才能回答的严肃问题。这个问题只让她感到轻微的苦恼和难为情，远不及半年前感到的困扰和羞辱强烈。时间越长，她觉得离自己的自我意识越远。她对于“爱丽丝”的认识——对于这个人知道和了解的事物、爱憎和好恶、感受和领悟——也像一个肥皂泡，飘得更高，也更难辨认，只有一层吹弹即破的油脂膜保护着它，让它不会在稀薄的空气里破裂，消逝得无影无踪。

爱丽丝先按照正常字母顺序将这个词在心里拼了一遍，一边念一边

伸出左手的五根手指，每根手指代表一个字母。

“R。”她收起了小拇指，又在心里把这个词拼了一边，停在无名指上，然后把它收了起来。

“E。”她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步骤。

“T。”现在只剩下拇指和食指依然矗立着，像一把手枪。然后她小声对自己说：“A、W。”

“A、W。”

她笑了，左手依然停在半空中，像一只胜利的拳头，然后看了看约翰。约翰转动着手指上的婚戒，沮丧地笑了一下。

“完成得很好。”戴维斯医生说。他笑得很灿烂，好像认为她的表现非常了不起。爱丽丝很喜欢他。

“现在，我想让你用左手摸一下右边的脸，然后指一指窗户。”

她抬起左手去摸脸。砰！

“不好意思，你能再跟我说一遍吗？”爱丽丝问，左手依然举在面前。

“当然可以。”戴维斯医生心知肚明，满足了她的要求，就像爸爸看到孩子在玩牌时偷偷看了一眼最上面的牌，或赛跑时在听到口令之前就悄悄把脚挪过了起跑线，却故意视而不见，“用左手摸一下右边的脸，然后指一指窗户。”

他话音未落，她已经把左手放在了右边的脸颊上，然后尽快向窗户的方向猛地甩出了右胳膊，长长舒了口气。

“很好，爱丽丝。”戴维斯医生说，再次露出了笑容。

约翰没有夸奖她，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喜悦或自豪。

“好，现在我想让你告诉我之前让你记住的那个人名和地址。”

人名和地址。她的记忆非常模糊，好像刚刚一夜醒来，知道自己做了个梦，甚至记得和什么具体事物有关，但无论怎样努力回忆，都无法记起梦的细节。它们就这样彻底消失了。

“叫约翰什么。你看，你每一次都让我记这个，但我从来就记不住这个家伙住在哪儿。”

“好，那就猜一下。是约翰·布莱克、约翰·怀特、约翰·琼斯还是约翰·史密斯？”

她毫无头绪，但不介意应付一下。

“史密斯。”

“他住在东街、西街、北街还是南街？”

“南街。”

“是哪个城镇？阿林顿、剑桥、布莱顿还是布鲁克莱恩？”

“布鲁克莱恩。”

“好，爱丽丝，最后一个问题：我把20美元放在哪里了？”

“你的钱包里吗？”

“不是，之前我把一张20美元的纸币藏在房间里的某个地方了，你还记得我放在哪儿了吗？”

“你是当着我的面放的吗？”

“对。有没有印象？如果你找到了，我就让你拿走。”

“嗯，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肯定能想办法记住的。”

“你肯定可以。知道它在哪儿吗？”

她看到他的视线挪向了她的右边，稍稍高于她的肩头，停留了片刻又回到了她身上。她转过身去，发现后面的墙上有一个白板，上面用红笔潦草地写了三个词：谷氨酸盐、突触长时程增强、细胞凋亡。白板底部的托座上有一支红色的记号笔，旁边就放着一张对折起来的20美元纸币。她笑逐颜开，跑到白板前，领取了自己的奖金。

戴维斯医生咯咯地笑了，说：“如果我所有的病人都和你一样聪明，我就得破产了。”

“爱丽丝，你不能拿这个钱，你看到他往那边看了。”约翰说。

“这是我赢的。”爱丽丝说。

“没关系，她找到了。”戴维斯医生说。

“她刚确诊一年，还吃着药，病情就发展到这种程度算正常吗？”约翰问。

“嗯，有这样几种可能。也许早在去年1月份确诊之前，她的病症就已经出现了。她自己、你、家人和她的同事可能都没有在意，觉得是意外，属于正常现象，或是归因于压力大、睡眠不足、酒喝多了，等等。而初期的症状很容易就能持续一两年，甚至更久。

“而且她的智商高得惊人。简单点说，如果一般人有10个突触来获取某个信息，爱丽丝至少有50个。当一般人丧失了这10个突触，这个信

息就无法获取了，就会完全忘记。但爱丽丝就算没有了这10个突触，还会有40个达到同样目标的途径。所以在患病初期，她在生理结构上的损失和机能变化不会非常明显。”

“但现在来看，她丧失的可远远不止10个。”约翰说。

“是的，恐怕的确如此。她的短时记忆能力已经跌到可以完成测试人群中排名最后的那3%，语言处理能力退化明显，而且正在丧失自我意识，很不幸都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她还是特别机智，今天用了一些自己发明的方法答对了几个其实没有记住的问题。”

“但不管怎样，还是有很多问题没答对。”约翰说。

“对，是这样。”

“病情真是发展得太快了，比以前严重很多。我们能增加她服用的安理申或美金刚剂量吗？”约翰问。

“不能，她现在的药量已经是最大的了。很遗憾，这就是一种无法治愈的，发展性、退化性的疾病。不管现在服用什么药，情况都会越来越糟。”

“显然，她要么现在服用的是安慰剂，要么就是这个艾米利克斯没什么效果。”约翰说。

戴维斯医生沉默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赞同还是反驳这个说法。

“我知道你很沮丧，但我也经常见到病人出现意料之外的平台期，病情出现停滞，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

爱丽丝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坚定地站在一个平台中央的画面，四周是壮美的平顶大山。她可以看到这幅图画，而且非常期待它的

实现。约翰看得到吗？他还会为她期待吗？还是已经放弃了？或者甚至更糟，他其实希望她的病情能发展得更快一些，这样到了秋天，他就可以带着茫然而顺从的她去纽约？他会选择和她一起站在平阔的山顶，还是会把她推下大山？

她把双臂抱在胸前，伸开交叉在一起的双腿，将双脚平稳地踩在地面上。

“爱丽丝，你还在跑步吗？”戴维斯医生问。

“不跑了，停了有段时间了。约翰很忙，加上我身体的协调性变差了——我好像看不到马路牙子和隆起的路面了，对距离的判断也不准确。有几次摔得很厉害。就算在家，我也总是忘记每个门口要跨过去的那个什么东西，每次进房间都要绊一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好，约翰，我建议你们要么把门口的‘那个东西’拆掉，要么把它涂上鲜明些的颜色，显眼一些，或是在上面粘上亮色的胶带，这样爱丽丝就能看到了。否则她就会把它和地板混为一体。”

“好。”

“爱丽丝，和我说说你的互助组吧。”戴维斯医生说。

“我们一共有4个人，每周轮流在各家碰面，聚几个小时，每天都会互相发邮件。我们什么都聊，感觉很好。”

戴维斯医生和那个小房间里的女人今天都问了她很多测试中的问题，目的都是想精确了解她头脑的受损程度。但最了解她头脑中依然存活着什么的人是玛丽、凯茜和丹。

“我想对你自发成立互助组的行为说声谢谢，它填补了我们这里的互助系统中明显的空白。如果我再有早期或早发性症状的新病人，可以

让他们联系你吗？”

“当然可以。你还应该向他们介绍一下DASNI网站——‘国际失智症援助与支持网’，那是失智症患者的线上论坛。我在上面认识了不少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还有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患者。嗯，我从没见过他们本人，都是在网上交流，但我觉得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要比身边很多认识了一辈子的人都更加深入和亲密。我们从不浪费时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只讨论最要紧的事情。”

约翰在座位上稍稍挪动了下身体，抖动着腿。

“谢谢你，爱丽丝，我会把这个网站添加到我们官方提供的信息中。你呢，约翰？你和我们这里的社工谈过吗，或是参加过看护人的互助组聚会吗？”

“没有，没去过。我和他们互助组里其他人的爱人一起喝过几次咖啡，但是其他这类活动没参加过。”

“你可以考虑为自己争取些帮助。虽然你没有得病，但你和爱丽丝一起生活，也在和这种疾病一起生活。看护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我都会目睹它给走进这间诊室的家庭带来的伤害。我们这里有社工丹妮丝·达达里奥、看护人互助组，而且我知道麻省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有很多当地的看护人组织。你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多，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充分利用。”

“好。”

“说到阿尔茨海默病协会，爱丽丝，我刚收到他们的年度失智症关爱大会的日程安排，我看到你要在开幕式上演讲。”戴维斯医生说。

失智症关爱大会是一个全国性会议，与会者为关怀和照料失智症患者及其家人的专业人士。神经科医生、全科医生、老年科医生、神经心

理学家、护士和社工会聚一堂，交流诊断、治疗和患者护理方面的信息和方法。它和爱丽丝的互助组以及“国际失智症援助与支持网”类似，但规模更大，而且与会人员并非患者本人。今年的会议将于下个月在波士顿举行。

“是的，”爱丽丝说，“我还想问你呢，你会参加吗？”

“会的，而且我一定会争取坐在前排。你知道吗？他们可从没邀请我在会议上发过言呢。”戴维斯医生说，“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勇敢的女性，爱丽丝。”

他的称赞十分真诚，毫无盛气凌人之意，正是她的自尊在经历了今天那么多测试的无情打击后需要注入的一针强心剂。约翰转动着手上的戒指。他眼含泪光地望着她，嘴角挤出一丝她看不懂的微笑。

2005年

3月

爱丽丝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打印出的讲稿，环顾了一下坐在酒店大宴会厅中的观众们。她以前只需看上一眼观众席，就能丝毫不差地猜出与会人数。但她现在丧失了这种超能力，只是感觉自己看到了乌压压的人群。那个她已不记得叫什么名字的会议组织者告诉她，大会的报名者超过了700人。爱丽丝曾经面对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听众进行过不计其数的演讲，她以前的听众中有著名常春藤院校的教师、诺贝尔奖获得者、全世界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思想领袖。

今天，约翰坐在最前排。他不断扭头朝后看，把手中的日程表紧紧地卷成筒状。直到刚刚她才发现他今天穿的是代表好运的灰色T恤衫，平时他只有在最关键的实验出结果的日子才会穿。他这一迷信的举动让她觉得好笑。

安娜、查理和汤姆都坐在他旁边，正在交谈着。往后几排坐着玛丽、凯茜、丹以及他们的爱人。戴维斯医生坐在前排中间，手里准备好了钢笔和笔记本。他们身后满满都是致力于失智症患者护理的保健专业医生。虽说他们并非是她面对过的数量最多或最为尊贵的听众，但在她一生做过的所有演讲中，她希望今天这场会有最大的影响力。

她不断用手指触摸着蝴蝶项链上镶嵌着宝石的光滑翅膀。那条项链就像一只蝴蝶一样栖息在她的锁骨之间。她清了清嗓子，喝了一小口

水，又抚摸了一下蝴蝶的翅膀，希望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妈妈。

早上好！我是爱丽丝·豪兰博士，但我不是神经科或全科医生，我的博士专业是心理学。我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已有25年，讲授认知心理学方面的课程，从事语言学领域的研究，还会去世界各地讲课。

然而今天，我并非以心理学或语言学专家的身份，而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专家”的身份站在这里。我不治疗患者，不进行临床试验，也不研究基因突变或为患者及其家人进行心理辅导。我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仅仅是因为一年前，我被诊断出患有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

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希望能让你们进一步了解失智症患者的自身感受。用不了多久，就算我还知道这种感受，也无法讲给你们听了；再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忘记自己得了失智症。所以今天我要讲述的内容必须得今天说，刻不容缓。

“我们这些早期患者，还称不上完全失去了行为能力。我们没有丧失语言能力，依然可以思考，有重要的观点，神志也可以保持持久的清醒。然而，我们已无法像过去那样，承担生活中的各种要求和责任了。我们感觉自己既不属于过去，也没有到达未来，就像苏斯博士[注]笔下某个失落的世界里的古怪角色。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感觉非常孤独，绝望。

我已经离开了哈佛的工作岗位，不再阅读和写作研究类论文或书籍。我的生活和不久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扭曲失真。我的神经回路已经遭到淀粉样蛋白的破坏，使我很难理解你们的话、我自己的想法以及周遭发生的事。我艰难地搜寻想说的词，却经常发现说出来的是错的。我无法准确判断空间距离，会摔碎东西，会经常跌倒，会在离家不过两个路口远的地方迷路。我的短时记忆只能靠几根磨损严重的神经艰难维持。

我正在失去昨天。如果你问我昨天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听到、感受到了什么，我很难讲出任何细节。我可能猜得对一些事情，我很擅长猜测，但我其实一无所知。我记不住昨天，也记不住昨天的昨天。

而且我无法决定记住什么，忘记什么。这种病拒绝和你讨价还价。我不能用美国总统的名字换取我孩子们的名字，也不能让它带走各州首府的名称，以留存我对丈夫的记忆。

我经常惧怕明天的到来。如果一夜醒来，我不知道丈夫是谁该怎么办？如果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辨认不出镜子里的自己，该怎么办？什么时候，我将不再是我？我脑子里那个独一无二的‘自我’也会被疾病伤害吗？还是我的自我意识可以超越神经细胞、蛋白质和有缺陷的基因的限制？我的精神和灵魂能免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破坏吗？我相信能。

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仿佛被打上了鲜红的A字烙印[注]。这是现在的我，一个失智症患者；这也是曾经一段时期内，我对自己的定义；而在将来，其他人还会继续如此定义我。但我能说的话、能做的事、能记住的事情并不能代表全部的我。真正的我远远不止于此。

我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朋友、一个很快就要做外祖母的人。我依然能感受、理解并配得上这些关系中的爱和喜悦。我依然是社会中积极的一员。我的大脑不能再正常运转，但我的耳朵可以倾听你们的畅所欲言，我的肩膀可以让你们在哭泣时依靠，我的双臂可以拥抱其他失智症病友。通过成立早期互助组，通过‘国际失智症援助与支持网’，通过今天和大家的交流，我正在帮助其他病友拥有更好的生活。我不是一个走向死亡的人，而是一个用心生活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我希望能用尽全力去实现这一目标。

我希望患者能尽早得到确诊，提醒各位医生不要主观臆断四五十岁的人出现记忆和认知障碍就是因为抑郁、压力过大或更年期。我们越早得到准确诊断，就可以越早用药，就有希望延缓病情发展，拥有足够长的平台期，从更加先进的治疗手段中获益，甚至得

到治愈。我依然对治愈抱有信心，仍然希望我自己、所有失智症病友、携带着和我一样的突变基因的女儿得到治愈。我再也无法寻回已经失去的东西，但我可以守住依然拥有的一切。我还拥有很多。

请不要一看到我们的红色A字就转身离开。请直视我们的眼睛，和我们面对面交谈。如果我们犯错，请不要惊慌，也不要介意，因为我们肯定会犯错。我们会重复说过的话，会记不起东西放在了哪里，会迷路。我们会忘记你们的名字和你们刚刚说过的话。但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地弥补，去克服我们的认知障碍。

我呼吁大家能给我们更大的空间，而不是限制我们的行动。如果有人脊髓损伤、截肢或中风后落下了身体机能残疾，家人和专家就会想尽办法帮他们康复，让他们克服障碍，适应以后的生活。那么，也请和我们一起努力，在我们出现记忆、语言和认知退化后，帮助我们找到可以辅助我们正常生活的工具。请鼓励我们参与互助组。无论是失智症患者还是他们的看护人，我们可以帮助彼此，一起在苏斯博士创造出的这个迷失的世界中摸索出前行的道路。

我们的过去正在消逝，我们的未来一片未知，那么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为每一个今天而活，活在当下。很快，我就会忘记自己曾经站在你们面前，说过这些话。但不能仅仅因为有一天我会忘记，就说我没有度过今天的每分每秒。我会忘记今天，并不代表着今天不重要。

我再也不会受邀去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心理学会议发表语言学方面的演讲。但今天我站在诸位面前，衷心希望这会是我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场演讲。而我是一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谢谢。

这时，她才第一次从演讲稿上抬起了头。整个演讲过程中，她都害怕自己会忘记讲到了哪里，一直不敢把视线从演讲稿上挪开。出乎意料的是，整个宴会厅里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掌声雷动，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她原本只有两个简单的愿望——不要在演讲期间丧失阅读的能力；

从头到尾顺利讲完，不出洋相。

她望着前排听众中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确信自己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毫不过分的期待。凯茜、丹和戴维斯医生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玛丽正用手里攥着的一沓粉色纸巾擦拭眼泪。安娜鼓着掌，笑着，任由泉涌般的泪水在脸上流淌。汤姆一边鼓掌一边欢呼，看起来想要马上跑过来拥抱和祝贺她。她也想马上拥抱他。

约翰穿着代表好运的灰色T恤衫，抬头挺胸地站着，骄傲地鼓着掌，眼神中饱含明显的爱意，笑容中满是喜悦。

---

1. 苏斯博士（1904—1991）：美国著名童书作家、教育学家，作品充满想象力，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角色。代表作有《戴帽子的猫》《绿蛋与火腿》等。——编者注
2. 这一典故出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字》。该书出版于1850年，讲述了发生在北美殖民时期的恋爱悲剧。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因婚后没有爱情，与丈夫失散后和牧师丁梅斯代尔相恋并生下女儿珠儿。白兰被当众惩罚，胸前戴上代表“通奸罪”（Adultery）的红色A字示众。而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的首字母也是A，爱丽丝在这里使用这一隐喻，以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精神上背负的痛苦和压力。——译者注

2005年 4月

对于没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正常人来说，写完演讲稿、顺利演讲、与失智症关爱大会成百上千名热情的参会者握手并不断交谈，都要耗费巨大的精力，而对于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来说，就更是严重的身心透支。她依赖着飙升的肾上腺素、对于掌声的模糊记忆和对自己内心世界重拾的信心勉强支撑了过去。她是爱丽丝·豪兰，一位勇敢非凡的英雄。

但这种兴奋并未持续太久，对它的记忆也渐渐褪色。当她用润肤霜刷牙时，她丧失了一点信心和自我；当她一整个上午都在给约翰打电话，询问如何使用电视遥控器时，她又失去了一部分；当她身上的异味提醒她已经很多天没有洗澡，但她无法鼓起勇气，也不知该如何踏进浴缸时，她重拾的自信已所剩无几。她是爱丽丝·豪兰，一位阿尔茨海默病的受害者。

她的能量已经耗尽，没有可供利用的库存；她高涨的情绪渐渐平息，对自己刚获得的胜利和信心已经丧失了记忆；她感受到难以承受、让她筋疲力尽的忧伤。她睡得很晚，醒来后会在床上躺好几个小时。她坐在沙发上，毫无缘由地哭泣。但不管睡上多长时间，流上多少眼泪，都无法让她重获新生。

约翰将她从沉睡中唤醒，帮她穿好衣服。她默默接受着一切。他没

有为她梳头或刷牙。她不在乎。他匆匆带她坐进车里，她将前额靠在冰冷的窗玻璃上。窗外的世界看起来一片灰蓝色。她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她也不想知道。

约翰把车开进一个停车场。他们从车上下来，穿过停车场里的一扇门，走进一座大楼。楼里白得发亮的灯光照得她睁不开眼。宽敞的走廊、电梯和墙上的标识牌上写着“放射科”、“手术室”、“产科”、“神经科”。神经科。

他们走进一个房间。她本以为会是候诊室，却看到一个女人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双眼浮肿，手上插着静脉输液管。

“她怎么了？”爱丽丝小声说。

“没什么，她只是累了。”约翰说。

“她看起来很糟糕。”

“嘘，别让她听见。”

这个房间看起来不像是病房，在女人躺着的床旁边还有另一张床，更小一些，还是空的。角落里有一个大电视，桌上放着一只漂亮的花瓶，里面插着黄色和粉色的鲜花，地上铺着硬木地板。这里可能不是医院，而更像是旅馆。不过，那个女人的手上怎么插着输液管？

这时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子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只托盘，上面放着咖啡。可能是她的医生。他头上戴着一顶红袜队的棒球帽，穿着一件耶鲁大学的T恤衫、一条牛仔裤。也有可能是客房服务部的。

“恭喜你们。”约翰小声说。

“谢谢。汤姆刚走，下午还会过来。来，我给大家买了咖啡，给爱

丽丝买了茶。我去把宝宝们推过来。”

这个年轻人知道她的名字。

他推着一个手推车回来了，上面放着两个长方形的透明塑料箱，里面各有一个婴儿，小小的身躯全部裹在白色毯子中，头上戴着白色的小帽子，只露出了小脸蛋。

“我去把她叫醒，她肯定不想错过你们和宝宝初次见面的时刻。”年轻人说，“亲爱的，醒醒，看谁来了？”

床上的女人不情愿地醒过来，但看到爱丽丝和约翰时，她疲惫的双眼中立刻闪现出兴奋的火花，整个人顿时恢复了生气。她笑了，整张脸好像“咔嚓”一声恢复了原状。天啊，她是安娜！

“恭喜你，宝贝，”约翰说，“他们太漂亮了。”他朝她俯下身去，亲吻了她的前额。

“谢谢，爸爸。”

“你看起来精神不错，感觉怎么样，还好吗？”约翰问。

“谢谢，我很好，只是累坏了。你们准备好了吗？他们在这儿，这是爱丽森·安妮，这个小家伙是查尔斯·托马斯。”

年轻人将一个宝宝递给约翰，又抱起另一个帽子上系着粉色丝带的宝宝，递到了爱丽丝面前。

“你想抱抱她吗？”年轻人问。

爱丽丝点了点头。

她把熟睡中的小婴孩抱了起来，将她的头放在她弯曲的胳膊肘上，

用手托起她的屁股，把她娇小的身躯贴在她的胸前，耳朵靠在她的心口。这个小不点儿用她圆圆的小鼻孔呼吸着，发出微小而急促的声响。爱丽丝本能地亲吻了她胖嘟嘟的带着小斑点的粉色脸颊。

“安娜，你有宝宝了。”爱丽丝说。

“是啊，妈妈，这是你的外孙女，爱丽森·安妮。”安娜说。

“她真完美。我爱她。”

我的外孙女。她看了看约翰怀里那个系着蓝丝带的宝宝。*我的外孙*。

“他们不会像我这样得阿尔茨海默病吧？”爱丽丝问。

“不会，妈妈，他们不会得的。”

爱丽丝深深吸了口气，嗅着自己美丽的外孙女的美妙气息，体会着一种欣慰和安心。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妈妈，我收到纽约大学和布兰迪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

“啊，真是太好了。我还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感觉。你要去学什么专业？”爱丽丝问。

“学戏剧。”

“太好了。我在哈佛读过书，很喜欢那里。你刚才说要去哪所学校来着？”

“我还没决定，纽约大学或布兰迪斯大学都可以。”

“你自己想去哪一所？”

“我还不确定。我和爸爸谈过了，他很想让我去纽约大学。”

“你想去吗？”

“我也不知道。纽约大学的名气更大，但我觉得布兰迪斯更适合我，我会离安娜、查理和宝宝们很近，还有汤姆。如果你和爸爸留下来，离你们也会很近。”

“如果我们留在哪里？”爱丽丝问。

“这里，剑桥。”

“要不然还能去哪儿呢？”

“纽约。”

“我不会去纽约。”

她们正挨着坐在沙发上，一起叠着婴儿服，将粉色的衣服和蓝色的衣服分开。电视调至静音，屏幕上播放的画面照亮了她们的脸。

“我只是觉得，如果去了布兰迪斯，你和爸爸又搬去了纽约的话，我会觉得自己选错了地方，做了错误的决定。”

爱丽丝停下手里的活，望着这个姑娘。她很年轻，苗条又美丽。她看起来很疲惫，神情矛盾。

“你多大了？”爱丽丝问。

“24岁。”

“24岁。我喜欢24岁时的感觉，好像人生才刚刚开始，充满了一切可能性。你结婚了吗？”

这个内心矛盾的漂亮姑娘不再叠衣服，正对着她，直视着她的眼睛。这个内心矛盾的漂亮姑娘有一双棕色的眼睛，正在真诚地探寻着什么。

“没有，我还没结婚。”

“有孩子了吗？”

“没有。”

“那你就应该追随自己的想法。”

“但是如果爸爸决定去纽约工作呢？”

“你做决定时，不要考虑别人可能会怎样，可能不会怎样。这是你的决定，是你要上学。你是个成年人了，不需要按照你父亲的想法去做，而是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我会这么做的。谢谢你。”

长着一双好看的棕色眼睛的漂亮姑娘被逗笑了，叹了口气，又开始叠衣服。

“妈妈，我们之间改变了很多。”

爱丽丝不明白她的意思。“你知道吗？”她说，“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学生。我以前是他们的指导老师，我很擅长指导他们。”

“是的，你现在依然如此。”

“你想去的那所学校叫什么名字？”

“布兰迪斯。”

“在哪里？”

“沃尔瑟姆，离这里很近。”

“你要去那里学什么专业？”

“表演。”

“太好了。你以后会演话剧吗？”

“会的。”

“莎士比亚那种吗？”

“是的。”

“我很喜欢莎士比亚，尤其是他的悲剧。”

“我也喜欢。”

漂亮姑娘往爱丽丝身边挪了挪，抱住了她。她的气息清新干净，像香皂的味道。她的拥抱像她的棕色眼睛一样，打动了她的心。爱丽丝很开心，感觉和她很亲近。

“妈妈，求你不要搬去纽约。”

“纽约？别傻了，我住在这里，为什么要搬去纽约？”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那个女演员说，“她几乎一夜没睡，我也一直陪着她，现在感觉头昏脑涨的。凌晨三点还给她做了炒鸡蛋、烤面包片，沏了茶水。”

“那会儿我也醒着呢。如果你也可以哺乳就好了，就能帮我给其中一个孩子喂奶了。”宝宝们的妈妈说。

那个新妈妈和女演员都坐在沙发上，新妈妈正在给穿着蓝衣服的宝宝喂奶。爱丽丝抱着粉衣服的宝宝。约翰走了进来，他刚刚洗完澡穿好了衣服，一只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屋里的所有女人都还穿着睡衣。

“莉莉，谢谢你昨天晚上帮忙，我特别需要好好睡一觉。”约翰说。

“爸爸，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觉得可以去纽约，没有我们的帮忙就能搞定一切？”那个新妈妈问。

“我打算雇一个家庭护理员，其实我现在就在找合适的人选，马上就能上岗的。”

“我不想让陌生人照顾她。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拥抱她，爱护她。”女演员说。

“而且陌生人也不像我们这样了解她的过去和回忆。我们有时可以填补她记忆的空白，可以读懂她的肢体语言，因为我们了解她。”新妈妈说。

“我不是说不再照顾她，只是想有个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不用所有事都亲力亲为。过不了几个月，你就要回去上班了，晚上回到家还要照顾两个一整天都没见的孩子。

“而你也要开始上学了。你不是一直念叨着课程安排有多紧吗？汤姆这会儿还在手术室里。你们都会比以前更忙，而你们的妈妈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你们要牺牲掉自己的生活来照顾她。她绝对不想变成你们的负担。”

“她不是我们的负担，她是我们的妈妈。”新妈妈说。

他们说话的语速很快，用了很多人称代词。粉衣服的宝宝已经开始烦躁，嗷嗷啼哭，分散了她的注意力。爱丽丝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谈论谁。但她能根据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说话语气判断，这是一场很严肃认真的争论。而穿着睡衣的女人们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观点一致。

“也许我该延长一下产假，否则感觉有点仓促。查理同意我休息更长时间，而且还可以陪着妈妈，也就更加划算。”

“爸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能和她相处的机会。你不能去纽约，不能把这个机会夺走。”

“你看，如果你去了纽约大学而不是布兰迪斯，你就能天天和她在一起了。你做出了你的选择，我也有我的决定。”

“为什么妈妈对这件事没有发言权？”新妈妈说。

“她不想去纽约生活。”女演员说。

“你不了解她的想法。”约翰说。

“她说过她不想去，你现在就可以问问她。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并不代表她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早上三点钟，她想吃炒鸡蛋和烤面包片，不想要麦片和培根，而且绝对不想回床上睡觉。因为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你就忽略她的想法和需求。”女演员说。

哦，原来他们谈的是我。

“我没有忽略她的需求，只是想尽量做出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决定。如果她单方面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话，我们压根就不用谈这些

了。”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新妈妈问。

“没什么。”

“这话就好像你不明白她还没有去世，好像你觉得她剩余的时间已经没有意义了。你的行为就像一个自私的孩子。”新妈妈说。

新妈妈哭了起来，看样子很生气。她的容貌和说话的声音都很像爱丽丝的妹妹安妮，但她不可能是安妮。怎么可能呢？安妮没有孩子。

“那你怎么就知道她会觉得有意义呢？你看，不光是我这么想。以前的她，发生这些事以前的她，也不会希望我放弃这个机会，她也不希望像现在这个样子在这里生活。”约翰说。

“这话又是什么意思？”那个声音和容貌都很像安妮的正在哭泣的女人问。

“没什么。听我说，我很理解也很感激你们这些想法，但我希望做出一个理智而不是感性的决定。”

“为什么？这件事感性一点儿有什么不好？感性怎么就成了负面的？感性的决定为什么不对？”没有哭泣的那个女人问。

“我还没有做最终决定，你们俩也不能逼我。你们并不是对什么都知情。”

“那就告诉我们，爸爸，把我们不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哭泣的女人说，她的声音颤抖着，透露出了威胁的语气。

这威胁让他沉默了许久。

“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们说这个，我还要开会。”

他站起身，放弃了这场争论，只剩下女人们和宝宝们。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惊动了穿着蓝衣服的宝宝。他刚刚才在妈妈的怀抱中睡着，现在开始大声啼哭，好像被屋里的气氛传染了一样。另一个女人也开始流泪，也许她感觉受到了冷落。现在每个人都在哭——粉衣服的宝宝、蓝衣服的宝宝、新妈妈、新妈妈身边的女人，只有爱丽丝除外。她既不悲伤，也不生气；既不沮丧，也不害怕。她只是觉得很饿。

“我们晚上吃点儿什么？”

2005年
5月

他们在一条长龙中排了很久，终于站到了柜台前。

“好了，爱丽丝，你想要什么口味？”约翰问。

“你要什么，我就要什么。”

“我要香草的。”

“可以，我也要这个。”

“你不喜欢香草的，你喜欢巧克力的。”

“好啊，那我就要巧克力的。”

对她来说，这似乎是件很简单的事，不会构成什么问题，但他显然为此感到烦心。

“我要一个香草味蛋筒，她要一个巧克力软糖布朗尼蛋筒，都要大份的。”

他们远离了一家家商店和拥挤的队伍，在河边一条满是涂鸦的长凳上坐下来，开始吃冰激凌。在几英尺外的草地上，有几只鹅正在啄草。它们全都低着头，专心致志地啄啊啄，完全没有因为爱丽丝和约翰的存

在而受到干扰。爱丽丝咯咯地笑了，想知道那几只鹅是不是也这么想他们。

“爱丽丝，你知道现在是几月份吗？”

天空之前下过雨，但现在已经放晴。太阳散发的热量和晒干的长凳让她全身都暖和起来。暖洋洋的感觉真好。旁边一棵山楂树上很多粉色和白色的花朵洒落在了地面上，像派对上抛撒的五彩纸屑。

“现在是春天。”

“春天的哪个月？”

爱丽丝舔着手中的巧克力什么的冰激凌，认真思考着他的问题。她不记得上一次看日历是什么时候了。似乎已经有很长时间，她不必在一个确切的时间出现在一个具体的地点。就算她的确需要在某天的某个时间到达某处，约翰也会帮她记住，并确保她会按时出现。她不再使用记录预约和日程安排的机器，也不再佩戴腕表。

嗯，让我想想。一年里的12个月。

“我不知道，是几月份？”

“5月。”

“哦。”

“你知道安娜的生日吗？”

“是5月吗？”

“不是。”

“哦，我以为安妮的生日是春天。”

“不，不是安妮，是安娜。”

在离他们不远的一座桥上，有一辆黄色的卡车忽然开始轰鸣，把爱丽丝吓了一跳。这时一只鹅突然张开翅膀，冲着卡车鸣叫，捍卫着它的群体。爱丽丝很好奇它这么做是出于勇敢，还是只是头脑发热，喜欢寻衅滋事。想着这只性情急躁的鹅，她又咯咯笑了起来。

她舔着那只巧克力什么的冰激凌，注视着河对岸那座红色砖墙建筑。它有很多扇窗户，还有一只写着老式字体的数字的钟表，顶端有个金色的穹顶。它看起来很重要，也很眼熟。

“那边那座大楼是哪里？”爱丽丝问。

“那是商学院，哈佛的一部分。”

“哦。我是在那座楼里上课吗？”

“不是你在河岸这一边的一，栋楼里上课。”

“哦。”

“爱丽丝，你的办公室在哪里？”

“我的办公室？在哈佛。”

“对，但它在哈佛的哪里呢？”

“在河岸这一边的一栋楼里。”

“哪栋楼？”

“在一栋什么教学楼里，我觉得。你知道的，我已经不去那儿了。”

“我知道。”

“那不管在哪里都不重要了，对吧？我们还是关注点真正重要的事吧。”

“我在努力这么做。”

他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比她的要温暖。被他握住手的感觉真好。有两只鹅摇摇摆摆地走进了平静的水面。河里没有人游泳，大概是水太凉了。

“爱丽丝，你还想待在这儿吗？”

他的眉毛很认真地弯了起来，眼角的皱纹更深了。看来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很重要。她笑了，很开心终于可以想出一个确信的答案。

“想啊，我喜欢和你一起坐在这里。而且我还没吃完呢。”

她举起手里的巧克力什么的冰激凌给他看。冰激凌已经开始融化，沿着蛋筒的外侧流到了她的手上。

“怎么了，我们现在就要走吗？”她问。

“不走。你慢慢来。”

2005年

6月

爱丽丝坐在电脑前，等待屏幕亮起。凯茜刚刚打来电话，询问了她的情况，听起来很担心。她说爱丽丝已经有段时间没回复她的邮件了，也有好几周没在失智症聊天室里出现了，而且昨天又错过了互助组的聚会。直到凯茜说起了互助组，爱丽丝才想起电话那头这个很担心她的凯茜是谁。凯茜说互助组又多了两位新成员，是参加了失智症关爱大会并听了爱丽丝演讲的人推荐过来的。爱丽丝告诉她，这真是个好消息，并向凯茜道了歉，抱歉害她担心，希望她转告大家，她一切都好。

但是说实话，她一点儿都不好。虽然她还能阅读和理解少量的文字，但电脑的键盘在她眼里已经变成了一堆难以破译的杂乱无章的符号。其实，她已经无法将键盘上的字母组合成词语。她运用语言的能力——这一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的最重要的能力正在离她远去。随着它越走越远，她觉得自己的人类特征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就在不久前，她已含泪告别了“一切都好”的日子。

她打开收件箱，里面有73封未读邮件，多得让她招架不住，也无力回复。她一封没看就关上了邮箱。她盯着眼前这台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面对着的电脑，桌面上垂直排列着三个文件夹，分别是“硬盘”、“爱丽丝”、“蝴蝶”。她点开了“爱丽丝”。

里面有更多的文件夹，名称各不相同，“摘要”、“行政”、“课

程”、“会议”、“数据”、“基金申请”、“家”、“约翰”、“孩子”、“午餐研讨会”、“从分子到头脑”、“论文”、“幻灯片”、“学生”。她的整个人生都浓缩进了这些整齐的小图标里。她不忍点开它们，害怕已经记不得或看不懂她的人生。然后她打开了那个叫“蝴蝶”的文件夹。

亲爱的爱丽丝：

这是你在神智依然清醒时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如果你现在正在读这封信，说明你已经无法回答下面的一个或多个问题，说明你的神智已经不再健全。

1. 现在是几月份？

2. 你的家庭住址是什么？

3. 你的办公室在哪儿？

4. 安娜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5. 你有几个孩子？

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自我意识，失去了很多热爱的事物，而且现在的生活已经不再是你希望拥有的生活。这种疾病不会有好结局，你更愿意选择一种对你和家人来说都最有尊严，最为体面和公平的结局。你已经不能再相信自己的判断，但你可以相信我——也就是以前的你，在阿尔茨海默病吞噬了你太多的意识之前的那个你。

你拥有精彩纷呈、富有价值和意义的一生。你和丈夫约翰有3个健康完美的孩子，他们都获得了这个世界的爱和肯定。你曾在哈佛拥有卓越非凡的事业，有挑战也有创新，有热情也有成就。

你生命的最后这个阶段，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段时间，以及你最终慎重选择的这个结局都很不幸，但这并不代表你经历了不幸的人生。我爱你，我为你、你曾拥有的生活以及你力所能及做过的一切而自豪。

现在，请走进你的卧室，找到床边的黑色桌子，桌上有一盏蓝色台灯。打开桌子的抽屉，里面有一瓶药，瓶子上有个白色标签，上面用黑字写着“给爱丽丝”。那个药瓶里有很多药片。用一大杯水吞掉所有药，一定要保证全都吞下去。然后，去躺在床上睡觉。

在你忘记之前，现在就行动吧。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请你相信我。

爱你的爱丽丝•豪兰

她又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她不记得给自己写过这封信。里面那些问题她一个都答不上来，除了那个问她有几个孩子的问题，但可能是因为信里提到了答案。她不确定他们叫什么名字，可能是安娜和查理，但她想不起来另外那个孩子叫什么。

她又读了一遍，这次慢了很多。在电脑屏幕上阅读难度很大，比在纸张上阅读难得多，因为在纸张上她可以用钢笔和荧光笔做标记，还可以拿到卧室去看。她想把它打印出来，但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她希望以前的那个自己，那个还没有被阿尔茨海默病吞噬的自己，可以预料到这些，并在信里告诉她操作指南。

她又看了一遍，感觉非常奇妙而不真实，就像在读青春期写的日记，看到了一个只有模糊印象的小女孩写下的秘密和心里话。如果她能多写点就好了。她的话让她感觉既悲伤又自豪，充满力量又安心宽慰。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又呼了出来，向楼上走去。

她刚刚走到最后一级台阶，就忘记了上楼的目的。她感觉自己要做的事很重要也很紧迫，但仅此而已。她又回到楼下，寻觅自己刚才的踪迹。她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了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她读了一遍，又走上了楼。

她打开床边桌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包包的纸巾、很多钢笔、

一沓黏尘纸、一瓶乳液、几颗润喉糖、牙线和一些硬币。她把它们全在床上摊开，依次拿起每一件东西细细查看。纸巾、笔、笔、笔、粘尘纸、硬币、糖、糖、牙线、乳液。

“爱丽丝？”

“怎么了？”

她转过身去，看见约翰正站在走廊里。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他问。

她望着床上的一堆东西。

“在找东西。”

“我有篇论文忘在实验室了，现在要赶回去拿。我开车去，所以几分钟后就能回来。”

“好的。”

“来，到时间了，把这些吃了，要不我该忘了。”

他递给她一杯水和一把药。她把每一颗都吃了。

“谢谢你。”她说。

“不客气。我很快就会回来。”

他从她手里接过空杯子，离开了房间。她紧挨着抽屉里的那堆东西躺在了床上，闭上眼睛等待着，感觉既悲伤又自豪，充满力量又安心宽慰。

“爱丽丝，快点儿，拿上你的学位袍、垂布和学位帽，我们该走了。”

“我们要去哪儿？”爱丽丝问。

“去参加哈佛的毕业典礼。”

她又审视了一遍这套装备，仍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毕业典礼*是什么意思？”

“今天是哈佛的毕业日，*毕业典礼*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毕业典礼。从哈佛毕业。新的开始。她反复琢磨着这些词。从哈佛毕业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是成年生活的开始、职业生涯的开始、告别哈佛后的新生活的开始。*开始*。她喜欢这个词，想要记住它。

他们穿着那身暗粉色的行头，戴着华丽的黑色方帽，走在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刚出门的几分钟，她觉得自己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荒唐可笑，完全不信任约翰这次对于服装的选择。然而，突然之间，和他们相似的服装变得随处可见。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群都穿着类似的衣服，戴着类似的帽子，只是颜色有别。他们一起汇入了通往哈佛的人行道上，共同走在一支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的队伍中。

他们伴随着苏格兰风笛吹出的仪式音乐，缓缓走进一个碧草如茵的院子。院子笼罩在一棵棵高大古老的树木的浓密树荫中，四周环绕着一圈高大古老的建筑。爱丽丝打了个寒战，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我以前参加过这个仪式*。他们跟随着队伍走到一排座位前坐下。

“这是哈佛的毕业典礼。”爱丽丝说。

“是的。”约翰说。

“新的开始。”

“是的。”

过了一会儿，演讲者开始发言。哈佛毕业典礼向来都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演讲，以政界领袖为主。

“有一年西班牙国王来过。”爱丽丝说。

“是的。”约翰说，被她逗得轻轻笑了起来。

“这个人是谁？”爱丽丝问，示意演讲台上的那个男人。

“他是个演员。”约翰说。

这回轮到爱丽丝被逗乐了。

“看来今年没请到什么国王。”爱丽丝说。

“你知道吗？你的女儿也是个演员，有一天她可能也会站在那里。”约翰说。

爱丽丝听着那位演员的演讲。他是个大方随和、很有活力的演讲者，一直不断提到“历险传奇”。

“什么叫历险传奇？”爱丽丝问。

“就是一段漫长的冒险经历，主人公会获得丰富的阅历。”

演员讲述了自己人生中的历险故事。他说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传递给所有毕业生——这些要开启自己的人生历险的人，他一路上收获的经验和教训。他向他们提出了五点建议：要有创造力，要有价值，要务实，要慷慨，要有个完美的结束。

这些我都做到了，我觉得。有一点除外，我还没有结束，还没有个完美的结束。

“这些建议都不错。”爱丽丝说。

“是的，确实不错。”约翰说。

他们都端坐着，一边听一边鼓掌。大家听讲和鼓掌的时间都超出了爱丽丝耐心的极限。然后，大家纷纷起身，地排着不太整齐的队伍缓缓前行。爱丽丝、约翰和另外一些人走进了附近一栋建筑。它那宏伟壮观的入口通道、高得惊人的深色木质天花板和镶嵌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彩色玻璃的高耸墙壁，都让爱丽丝叹为观止。一个个巨大古老、看上去很重的吊灯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是哪里？”爱丽丝问。

“是纪念堂，哈佛的纪念堂。”

让她失望的是，他们并未在这条精美的过道里待太久，很快就走进一个更小的、没有什么特色的礼堂中，在里面坐了下来。

“现在要干什么？”爱丽丝问。

“文理研究生院的学生们要被授予博士学位了。我们是来这里看丹毕业的，他是你的博士生。”

她环顾四周，望着身穿深粉色学位袍的一张张面孔。其实没有一张面孔让她觉得眼熟，但她却很熟悉房间里涌动的情绪和活力。他们心情愉悦，满怀希望，感到自豪和安心。他们做好了准备，热切盼望着去应对新的挑战，去探索，去创造，去教授他人，成为书写自己传奇的英雄。

她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她很熟悉这种感觉、这个地方、这种兴奋和准备就绪的状态、这种新的开端。她也是这样开启了自己的人生历险，虽然她已记不清细节，但她深信那是一段丰富多彩、值得拥有、富有意义和价值的旅途。

“他在那里，在台上。”约翰说。

“谁？”

“丹，你的学生。”

“哪一个？”

“金头发的那个。”

“丹尼尔·马洛尼。”有个声音大声念道。

丹走上前去，与讲台上的人握了握手，拿到了一个红色的文件套。然后丹将那个文件套高高举过头顶，露出了胜利的灿烂笑容。爱丽丝为了他的喜悦，为了他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无疑已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为了他将要踏上的新一段人生旅途而鼓掌喝彩，祝贺这个她已经丝毫不记得的学生。

爱丽丝和约翰站在室外一个巨大的白色帐篷下面等待着，身边都是穿着深粉色袍子的学生和为他们欢欣鼓舞的人。然后一个金发青年朝爱丽丝走来，咧着嘴灿烂地笑着。他毫不犹豫地拥抱了她，亲吻了她的脸颊。

“我是丹·马洛尼，您的学生。”

“祝贺你，丹，我真为你高兴。”爱丽丝说。

“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特别高兴。我觉得能成为您的学生很幸运。我想让您知道，您是我选择研究语言学的原因。您对于研究语言运作机制的热情、对于科研的严谨态度和注重跨学科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于教学的热爱，在太多方面激励、鼓舞、启发和鞭策着我。感谢您的指引和智慧，为我设立了一个我以前不敢想象自己可以达到的高标准，同时还给了我广阔的自由来实践自己的想法。您是我最好的导师。如果我这一生取得的成就能及得上您的分毫，人生也可以称得上成功了。”

“不客气。谢谢你的溢美之词。我现在记性不好了，知道你对我的记忆如此，我很开心。”

他递给她一个白色的信封。

“给，我都为您写下来了，刚才我说过的话都在里面。这样您随时都可以看，就算您不记得了，也能知道您对于我的意义。”

“谢谢你。”

他们手中都拿着各自的信封和封套，她的是白色的，他的是红色的，为彼此感到深深的骄傲。

这时，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朝他们走来。男人和丹长得很像，但更加年长健壮，两个女人中有一个比另一个年长很多。长得很像丹的那个更为年长和健壮的男子手里端着一盘细长高脚杯，每只杯子里都盛着白色起泡酒。年轻女子给每个人都递了一杯。

“敬丹。”那个长得很像丹的更为年长和健壮的男子举起酒杯说。

“敬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然后共同碰杯，啜饮起来。

“祝你有个好的开始，”爱丽丝补充道，“还有个完美的结束。”

他们远离了一顶顶帐篷、古老的砖墙建筑和穿着袍子戴着帽子的人群，走向没有那么拥挤和喧闹的地方。这时，一个穿着黑袍子的人大声叫喊着约翰的名字，向他跑来。约翰停下脚步，松开了牵着爱丽丝的手，去和他握手。爱丽丝跟随着身体前行的惯性，继续往前走去。

在感觉极为漫长的刹那之间，爱丽丝站住了，和一个女人四目相对。她确定自己不认识她，但两个人的对视中分明另有深意。女人一头金发，手机放在耳边，正在打电话，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瞪得很大的蓝色眼睛，里面写满了惊恐。她正在开车。

这时，爱丽丝肩上的垂布突然勒紧了她的脖子，把她猛地向后拉去。她毫无征兆地狠狠摔在了地上，后背着地，撞到了头。她身上的衣服和头上的帽子都起不到丝毫防护作用。

“对不起，爱丽，你没事吧？”一个穿着深粉色袍子的男人蹲在她身边问。

“不太好。”她说着，坐了起来，揉了揉自己的后脑勺。她以为手上会有血迹，但是没有。

“对不起，你直接走到了大街中央，那辆车差点撞到你。”

“她没事吧？”

是车上的那个女人。她的眼睛依然瞪得很大，惊慌失措。

“应该没事。”那个男人说。

“我的天啊，我差点就撞到她了。要不是你把她拉到一边，我可能就把她撞死了。”

“没关系，你没撞死她。我觉得她没事。”

那个男人扶着爱丽丝站了起来。他摸了摸又看了看她的头。

“我觉得你没受伤，不过刚才那一下可能很疼。你可以自己走路吗？”他问。

“可以。”

“需要我开车送你们一程吗？”女人问。

“不，不用，没关系，我们没事。”那个男人说。

他用胳膊搂住爱丽丝的腰，用手扶着她的胳膊肘。他刚刚救了她一命，她就这样在这位好心的陌生人的陪伴下，向家里走去。

2005年 夏

爱丽丝坐在一张宽大舒适的白色椅子上，望着墙上的时钟，一脸迷茫。那是一个带指针和数字的钟表，比那种只显示数字的看起来费劲多了。可能5点了？

“现在几点了？”她问坐在另一张宽大的白椅子上的男人。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腕。

“快3点半了。”

“我觉得我该回家了。”

“这里就是你的家，科德角的家。”

她环顾了一下房间——白色的家具、墙上灯塔和海滩的图片、宽大的窗户、窗外细小孱弱的树木。

“不，这里不是我家。我不住这儿，我现在就想回家。”

“再过几周我们就回剑桥了。我们在这里度假呢，你很喜欢这里。”

椅子上那个男人继续读他的书，喝他的酒。那本书很厚，那杯酒里加了冰块，是黄褐色的，像他的眼睛一样。他很享受，沉浸其中——沉

浸在那本书和那杯酒中。

白色的家具、墙上灯塔和海滩的图片、宽大的窗户、窗外细小孱弱的树木看起来都如此陌生。这里的声响听起来也不耳熟。她听到了鸟叫声，是那种住在海边的鸟儿；听到椅子上的男人喝酒时，杯子里的冰块晃动着撞击玻璃杯壁的声音；听到那个男人读书时的呼吸声，还有钟表走动的嘀嗒声。

“我觉得我在这里待得够久了。我想现在就回家。”

“这里就是你的家，是你度假时住的家。我们是来放松和休息的。”

这个地方的样子和声响都不像她的家，而且她也没有感到丝毫的放松。坐在宽大的白椅子上看书和喝酒的那个男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可能喝醉了。

那个男人喘着气、读着书、喝着酒，钟表嘀嗒作响。爱丽丝坐在宽大的白椅子上，听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希望能有人带她回家。

她坐在露台上一把白色的木头椅子上，喝着冰茶，听着看不到的青蛙和昆虫此起彼伏、刺耳尖锐的叫声。

“嘿，爱丽丝，我找到你的蝴蝶项链了。”这所房子的男主人说。

他拿着一条装饰着宝石的、有蝴蝶吊坠的银色链子在她眼前晃了晃。

“这不是我的项链，是我妈妈的。它很珍贵，你最好赶紧放回去，我们不能随便拿出来玩。”

“我跟你妈妈说过了，她说你可以拿，她送给你了。”

她仔细研究着他的眼睛、嘴巴和肢体动作，希望能发现可以泄露他的行为动机的蛛丝马迹。但她还没来得及对他的真诚度做出准确判断，就被熠熠生辉的蓝色蝴蝶彻底吸引住了，将违反妈妈规定而产生的担忧抛之脑后。

“她说送给我了？”

“对呀。”

他站在她身后，俯下身去，把项链戴在了她的脖子上。她的手指拂过蝴蝶翅膀上的蓝色宝石，拂过蝴蝶银质的身躯和镶嵌了宝石的触角，感觉全身涌动着沾沾自喜的兴奋。*安妮一定要嫉妒死了！*

她坐在卧室的地板上，面前是高大的穿衣镜。她仔细端详着镜中的那个人，那个女孩眼眶凹陷，生着黑眼圈，皮肤松弛，布满斑点，眼角和前额上都长了皱纹。她浓密散乱的眉毛需要修剪，一头卷发乍看起来是黑色的，但有些地方已经明显变灰。镜子里的女孩看起来又丑又老。

她用手摸着自己的脸颊和额头，用指尖感受着脸庞，用脸庞感受着指尖。*这不可能是我。我的脸怎么了？*镜子里的女孩让她厌恶。

她找到浴室，打开里面的灯，在洗手池上方的镜子里看到了同样的脸庞。那张脸上有她金褐色的眼睛、高挺的鼻梁和樱桃小嘴，但其他部位——她五官周围的结构和组合都错得离谱。她用手指抚过光滑冰凉的镜面。*这些镜子都怎么了？*

浴室里的味道也不对头。她身后的地板上放着一沓报纸，上面有两只光洁如新的白色踏凳、一把刷子和一只桶。她蹲下来，用自己高挺的鼻子嗅了嗅，然后把桶的盖子撬开，把刷子放进去蘸了一下，看着奶油一样的白色油漆从上面滴落下来。

她从出了毛病的那几面镜子开始下手：浴室的那面，还有她现在睡觉的房间里的那面，然后又找到了四面，把它们全都漆成了白色。

她坐在一把宽大的白椅子上，房子的男主人坐在另一把上。他正在读一本书，喝一杯酒。那本书很厚，那杯酒是黄褐色的，里面加了冰。

她从咖啡桌上拿起了一本更厚的书，翻了起来。她的目光停留在一张图表上，里面有很多词语和字母，与其他词语和字母之间用各种箭头、破折号和小棒棒糖一样的符号连接起来。她一边翻阅，一边注意到了个别词语——抑制解除、磷酸化、基因、乙酰胆碱、引发、短暂性、语素、音韵学。

“我觉得我以前看过这本书。”爱丽丝说。

那个男人看了看她手上的那本书，又看了看她。

“你不光看过，你还写过。我们一起写了这本书。”

她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的话。她合上书，看着它光亮的蓝色封面：《从分子到头脑》，约翰·豪兰博士、爱丽丝·豪兰博士著。她抬头望着这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原来他是约翰。她又翻到前面几页。“目录：情绪和情感；动机；刺激和注意力；记忆；语言。”

语言。

她又把书翻到最后。“凭借本能，人普遍可以毫不费力地学习语义、句法、格语法、不规则动词，习得无穷无尽的表达和措辞。”她读到的这些语句似乎推开了她脑子里让人透不过气的杂草和淤泥，抵达了一片依然完好无损的原始区域，正在艰难维持着自己的原貌。

“约翰。”她说。

“嗯。”

他把手里的书放下，挪到宽大白椅子的边缘，挺直了身子。

“我和你一起写了这本书。”她说。

“是的。”

“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你，我记得我以前很聪明。”

“是的，你很聪明，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这本有着闪亮蓝色封面的厚实的书代表了她太多的过去。我曾经懂得头脑是如何运用语言的，还可以把我了解的知识表达出来。我曾是个学识渊博的人。现在没人询问我的意见或建议了，我想念那种感觉。我以前是一个充满好奇、独立自信的人。我想念自信不疑的感觉。我现在对每件事都犹豫不决，内心永远不得安宁。我想念做事情时得心应手的感觉。我想念与周围融为一体的感觉。我想念被他人需要的感觉。我想念我的生活和家人。我爱我的生活和家人。

她想告诉他自己记起和想到的一切，但无法让这些包含了太多词语、短语和句子的记忆与想法冲破让人透不过气的杂草和淤泥，变成可以听到的声音。她只能把它们都归结为一句话，倾尽全力表达出内心最清晰的那个想法。剩下的都只能滞留在那块原始的土地上，苟延残喘。

“我想念我自己。”

“我也想念你，爱丽，非常想念。”

“我也不想变成现在这样。”

“我知道。”

2005年

9月

约翰坐在一张长桌的一端，喝了一大口黑咖啡。咖啡很浓很苦，但他不在乎，他本来也不是为了享受它的口感。如果可以，他想喝得更快些，但杯里的咖啡依然滚烫。他还要再喝上两三大杯，才能完全清醒，恢复正常状态。

多数人进店后都买了外带咖啡，然后匆忙地出门，继续赶路。今天实验室一个小时后才开会，所以他不必急着早早赶过去。他很满意可以不慌不忙地吃着肉桂司康饼，喝着咖啡，看看《纽约时报》。

他直接翻到了“健康”版块。过去一年多以来，他读每份报纸时都是如此，这早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没有了最初翻开时的满怀希望。他读完上面的第一篇文章后就禁不住失声痛哭，杯子里的咖啡渐渐变凉。

艾米利克斯临床试验失败

斯耐普森公司第三阶段的试验结果显示，在历时15个月的试验中，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相比，患有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服用艾米利克斯之后，失智症状并未得到显著的抑制。

艾米利克斯是一种可以有针对性地降低淀粉样蛋白分泌的药剂。该试验性药物旨在通过约束可溶β一淀粉样蛋白（1—42），从

而终止病情发展。而目前可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服用的药物充其量只能延缓该疾病晚期阶段的到来。

该药物表现出了很好的耐受性，顺利通过了第一和第二阶段试验，在临床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希望和潜力，并受到了华尔街方面的强烈关注。然而，经过“阿尔茨海默病评估量表”和“日常生活能力评估量表”的测试，即便服用最大剂量艾米利克斯的患者在服药周期超过一年后，认知能力也未表现出改善或稳定的迹象，而且退化速度明显，符合预期。

尾声

爱丽丝和一个女人坐在长凳上，看着孩子们从身边经过。其实他们已不能被称作孩子了，不再是那种和妈妈一起住在家里的小孩儿了。那他们算什么？半大孩子吧。

这些半大孩子从她身边经过时，她仔细观察着他们的脸庞。严肃、匆忙、昏昏欲睡。都赶着去某个地方。附近还有其他长凳，但没有哪个半大孩子停住脚步，坐在上面。每个人都在行走，匆忙地赶往必须要去的地方。

她没有要去的地方，觉得自己很幸运。她和身边那个女人一起听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孩演奏着乐曲，唱着歌。女孩的嗓音很优美，有着灿烂开心的笑容，穿着一条满是花朵的大裙子，爱丽丝很喜欢。

爱丽丝伴随着音乐一起哼唱。她喜欢自己的哼唱和女孩的歌声融合在一起的声音。

“好了，爱丽丝，莉迪亚快到家了。我们该走了，你想先给索尼娅付些钱吗？”身边的女人问。

她站在旁边，冲她笑着，手里握着钱。爱丽丝感觉她正在邀请她一起做什么事。她也站了起来，接过女人递给她的钱。爱丽丝把钱放在了女孩脚边砖地上的黑色帽子里。女孩仍在演奏着，但不再唱歌，和她们告了别。

“谢谢，爱丽丝，谢谢，卡萝尔，再见！”

爱丽丝和女人跟着半大孩子们一起走着，音乐渐渐在她们身后消失。爱丽丝其实不想离开，但这个女人要走了，她知道自己需要跟她在一起。这个女人让人愉快，为人友善，总是知道要做什么，爱丽丝很欣赏她这一点，因为她经常不知道。

走了一段时间后，爱丽丝瞥见了车道上停着一辆红色小丑车和一辆像涂了指甲油一样的大车。

“她们都回来了。”女人也看到了那两辆车，对她说。

爱丽丝很兴奋，赶快走进屋里。那个新妈妈正站在门厅里。

“今天的会议结束得比我预料的早，所以我就回来了。谢谢你帮忙。”新妈妈说。

“不客气。我把她床上的被罩和床单撤下来了，但还没来得及铺新的，都还在烘干机里。”那个女人说。

“好的，谢谢，让我来吧。”

“她今天的情况也很好。”

“没有到处走动吗？”

“没有。她现在是我可靠的小跟班了，我的犯罪同伙。对吗，爱丽丝？”

那个女人笑着，热情地点着头。爱丽丝也笑着点了点头。她不知道自己在赞同什么，但如果这个女人这么认为，那么大概她也可以。

那个女人开始收拾门口附近的书和包。

“明天约翰会来吗？”女人问。

这时，一个她们看不到的婴儿开始哭泣，新妈妈走去了另一个房间。

“不会，但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新妈妈的声音传来。

新妈妈抱着一个穿着蓝衣服的宝宝回来了，不断亲吻着他的脖子。宝宝虽然还在哭泣，但情绪渐渐平稳了下来，她的连环亲吻奏效了。然后她将一个可以吮吸的东西塞进了他的嘴里。

“你没事的，小东西。谢谢你，卡萝尔，太感谢了，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祝你周末愉快，周一见。”

“周一见。再见，莉迪亚！”那个女人大声说。

“再见！谢谢，卡萝尔！”不知从屋里的哪个角落又传来一个声音。

小婴儿圆滚滚的大眼睛和爱丽丝的目光相遇。他认出她后，嘴里噙着那个东西，笑了起来。爱丽丝也笑了，小宝宝又张开嘴巴大笑起来，嘴里的那个东西掉在了地上。新妈妈蹲下身，捡了起来。

“妈妈，你愿意帮我抱一下他吗？”

新妈妈把宝宝递给了爱丽丝。他舒适地滑进了她的臂弯，开始用他湿乎乎的小手抓她的脸。他很喜欢这么做，爱丽丝也很喜欢放任他这么干。他抓住了她的下嘴唇，她一边学着野生动物的吼叫声，一边装作要咬他、吃掉他的样子。

他笑了，把手往上移，挪到了她的鼻子上。她嗅了嗅，闻了闻，假装要打喷嚏。他又去摸她的眼睛。她把眼睛眯起来，这样就不会被他的手指戳到，她眨了眨眼，想用眼睫毛搔他的小手。他又用手去摸她的额

头，接着是她的头发，然后攥起了小拳头，开始拉扯。她轻轻地掰开他的手，将食指放在他的手中，解救了自己的头发。他又发现了她的项链。

“看到这只漂亮的蝴蝶了吗？”

“别让他把那个放进嘴里！”新妈妈说。虽然她在另一个房间，但依然在她的视线之内。

爱丽丝并没有打算让宝宝把她的项链放进嘴里，她感觉自己被错怪了。她走进新妈妈待着的那个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婴儿座椅上的那种五颜六色的好像生日派对上用的东西，被宝宝拍打后就会发出“哔哔”或“嗡嗡”的声音，或是开始说话。爱丽丝忘了这就是那个有很多吵闹座椅的房间。她正想离开时，新妈妈建议她把宝宝放在其中一张椅子上面。而且那个女演员也在这间屋里，爱丽丝想和她们待在一起。

“爸爸这周末回来吗？”女演员问。

“不，回不来，他说下周。我可以把宝宝留给你和妈妈照看一会儿吗？我得去商店买点东西。爱丽森应该还能再睡一个小时。”

“当然可以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需要给你带点什么吗？”新妈妈一边问一边向屋外走去。

“再买点冰激凌吧，要巧克力味的！”女演员大喊。

爱丽丝找到一个没有声音按钮的柔软玩具。她坐了下来，让小宝宝在她的大腿上摆弄起来。她嗅了嗅宝宝几乎没有头发的脑袋，看着女演员读书。女演员抬起头来看着她。

“哎，妈妈，你愿不愿意听我念一下这段独白，然后告诉我你觉得它在讲什么？这是为课堂准备的。不是让你讲整个故事，它有点长，你也不用记住台词。我念完之后，你只需告诉我你的感受，好吗？”

爱丽丝点了点头，女演员开始念起来。爱丽丝看着，听着，关注着女演员台词之外的东西。她看到她的眼神变得绝望，好像在寻找真相。然后她看到她的眼神变得温柔，充满感激。她的声音起初犹豫而恐惧，后来虽然没有变得更大声，却慢慢地越来越有信心，然后变得欢快起来，有时像在唱歌。她的眉毛、肩膀和双手都变得柔和松弛，寻求赞成和接纳，表达宽恕和谅解。她的声音和身体都散发出一股力量，这力量感染了爱丽丝，让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她紧紧地抱住腿上这个漂亮的婴儿，亲吻着他香喷喷的小脑袋。

女演员停了下来，恢复了平日的状态。她看着爱丽丝，等待着她的答案。

“没了。你感受到了什么？”

“我感受到了爱。它是关于爱的。”

女演员尖叫起来，冲到爱丽丝面前，亲吻着她的脸颊，眉开眼笑。“我说对了吗？”爱丽丝问。

“对了，妈妈，你说得非常对。”

补充说明

本书中提到的临床试验药物“艾米利克斯”纯属虚构，但它和处于临床研发阶段的真实化合物类似，目的都是有针对性地降低β－淀粉样蛋白（1－42）的含量。目前可供患者服用的药物只能延缓疾病晚期阶段的到来，而这类试验药物与它们不同，有可能终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进程。文中提到的其他药物都是真实药物，而且对于它们服用和疗效的描述都与现实情况相符。

若想了解和阿尔茨海默病及临床试验有关的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alz.org/alzheimers_disease_clinical_studies.asp